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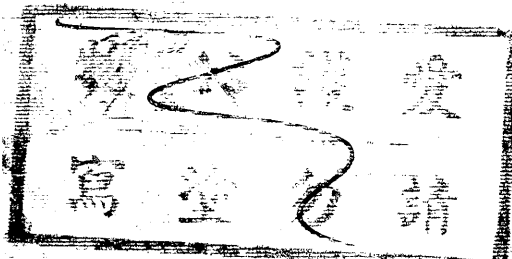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創始
中華書局藏書

中華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384B



“請愛惜公物勿再塗寫！”
可 中 吳 凡

垂死春蠶猶作繭



再來秋雁已無聲

(像 畫 者 著) 愛 請
物 寫 勿

求幸福齋隨筆初集

序一

或曰。以求幸福齋主人之筆。在曩年報界中。學悍婦罵街。以醜詆當世之人。尙不值大雅之一哂。近復放蕩怪誕。摭拾詖辭浪語。作隨筆數卷。既非衍述舊聞。爲小說家言。又非引經證古。鈎玄提要。別陳奧義。以自炫其宏博。徒爲醉翁口沫。信口開河。果何爲者。是亦可以休矣。主人曰。客焉知者。予之作。固異於他人之作也。夫筆記雜綴之書。自漢魏迄於近代。求其目於四部。蓋累千萬種。恣談神怪。紀載野乘者。比比皆是。甚至一事之微。輾轉抄襲者。數十家。毫未參以真見解。真意義於其。以補白。是誠何苦。縱云古人之作。未可一概抹煞。其間。談助而增知識者。固自有之。然後來之作。總以不

集

初

取目前之瑣屑爲當。予不文。且不思以文炫世。何

古。鈞玄提要。以自示宏博。縱能宏博矣。而引經證古。又

之書。故予乃不此是圖。而求其次。然又欲如客言。勉爲小說家言。且

亦能妖嬈作態。與人爭一日之長。但非初心所願。必欲糜肉調飴。作齷

齷中扁食。令市人大遂其嗜慾。鼓腹而去。又竊自醜。故予乃終寧爲予

之不倫不類之諛辭浪語。而無悔焉。況予之志不在著作也。竊自入世

以來。造化小兒。恒與予以不堪。心緒愈惡劣。性情愈冷僻。見人恒寡言

笑。然予腦海中。固嘗積存有許多之妙想。有時與契友談心。傾其肝膈。

又嘗有許多之妙語。發現于無意之中。事後漫難記憶。似覺可惜。故泚

筆記之。藉存其稿。後徇愛國報社記者之請。出其稿刊之。以填篇幅。讀

愛國報者。既閱予稿。乃竊竊私議。謂此寡言笑之某某。乃有風趣如是。

初

集

既驚其怪。又訝其不似。遂紛紛請予付刊。冀與多人共見之。故予此書。遂殃鉛槧。閱者閱此。原不必問其體裁奚似。內容如何。視爲予個人之談話可耳。予無狀。與愛我之人不相見者二年於茲。今茲購閱予書。必愛我之情甚摯。急欲聆予近來之談吐何若。故予此作。亦遂盡情而談。不懼人之譏評。蓋深知人必不以文字之陋劣罪我也。斷斷於答或問。又胡爲者。惟邇年聰明英銳。日就頹喪。出言凄惻。不無可悲。而斯世斯時。又僅以詖辭浪語對人。亦終覺可羞耳。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十五日求幸福齋主人自序於上海客次

求幸福齋隨筆 序文

新書續出

求幸福齋批本 **拿破崙警句集**

求幸福齋批本 **俾士麥警句集**

求幸福齋自作 **歐戰軍事短篇小說**

其內容(一)赤子(二)秋閨夢(三)科學之祕
密(四)賣歌女郎(五)燈台女(六)賣國賊之
子

書經編輯不日付刊

求幸福齋隨筆初集將付梓。吾索觀之。既而歎曰。有是哉。有是哉。吾不知作者下筆時。其情景爲悲。爲喜。爲莊。爲諧。爲成。爲敗。爲眞。爲幻。爲榮。爲辱。爲生。爲死。爲嬉。笑。爲怒。罵。爲歌。吟。爲哭泣。爲芻狗。萬類。爲顛倒。衆生。而使讀者耳之。目之。觸之。味之。如磁之吸鐵。如水之投乳。其心中。惚惚恍恍。惘惘迷迷。亦不知何者爲悲。何者爲喜。何者爲莊。何者爲諧。何者爲成。何者爲敗。何者爲眞。何者爲幻。何者爲榮。何者爲辱。何者爲生。何者爲死。何者爲嬉。笑。何者爲怒。罵。何者爲歌。吟。何者爲哭泣。何者爲芻狗。萬類。何者爲顛倒。衆生。蓋作者生平最崇拜英雄豪傑。美人名士。故蓄之於心。形之於筆。無處不有英雄豪傑。美人名士之小影。則是書也。直開闢鴻溟以來。英雄豪傑。美人名士之一幅繪眞圖耳。隨筆云乎哉。惟作者書中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又異於大千世界。恒河沙數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而此大千世界。恒河沙數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又異吾心中。目中。夢中。意中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而適讀是書。則不禁

喜極而駭極而狂蓋作者書中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即吾心中目中夢中意中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也滄海桑田萬千劫裏不知埋沒無量數英雄豪傑美人名士吾曩思此不禁爲之大聲呼屈今讀是書又不禁爲之大聲叫快作者其殆滄海桑田萬千劫裏所埋沒無量數英雄豪傑美人名士之化身故能具此高深玄妙之思想寫出光怪奇離之文章而滄海桑田萬千劫裏所埋沒無量數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皆賴以表揚而光大之不然則作者爲近今事業派中轟轟烈烈之人物而奚事以文學鳴哉又不然以作者之聰明才力何難著爲經世之文藏之名山以風來葉又奚事以隨筆傳哉然而世界無英雄豪傑美人名士則不過塊然一片土耳其蕭蕭條條冷冷落落有何關重有何興趣故英雄豪傑美人名士者所以點綴世界之場面者也作者書中之英雄豪傑美人名士所以點綴文章之場面者也世界舍英雄豪傑美人名士而外非無他物作者書中舍英雄豪傑美人名士而外非無他事然不過如舞臺上之張旗喝道者雖不足貴而亦不可少一言以蔽之曰敷衍場

面者而已。嗟乎世界一大舞臺也。英雄豪傑。美人名士。一大舞臺上優等最優等之藝員也。忽悲忽喜。忽莊忽諧。忽成忽敗。忽真忽幻。忽榮忽辱。忽生忽死。忽而嬉笑。忽而怒罵。忽而歌吟。忽而哭泣。忽而芻狗萬類。忽而顛倒衆生。刹那之頃。有朝代之異焉。人我之間。有山河之阻焉。愈演愈烈。愈唱愈高。往往檀板初敲。而心魂先化。檀板已終。而餘音不絕。則吾之讀是書也。又不啻身登大羅天上。聽廣寒仙子奏霓裳羽衣之曲。仙仙乎。而玄乎。吾又安問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乎。

中華民國四年秋八月衡陽王血痕序於上海愛國報社

序三

日柳
 鼻聞滴露。研朱張子。簪妝樓之記。含媒嚼墨。康生薰菊。部之譚。北夢瑣言。傳奇誌異。西京雜記。鑿險鎚幽。網玉羅瓊。香祖軒貯。古今之秘寶。模山範水。畫禪室。描天地之璇圖。記事。言識大識小。原原本本。炳炳麟麟。古籍不已。多乎筆記。由來尙矣。求幸福齋主人者。三湘傑士。七澤文人。都督江甯。曩日之英風。足羨箸文。滬漢爾時之妙。

墨猶存。本年夏復箸求幸福齋隨筆若干卷。校葺屬予爲之序。嗟乎！士君子際外患。侵陵之會。國基碇兀之秋。躍馬橫戈。大有待也。懷鉛握槧。夫奚可哉。無那投筆有懷。移山無計。不得已退而臨流滌硯。蝕蝨篆蟲。閉戶燒燈。擔糟負粕。縱云乘槎絕域。自古崇蓋代功勳。然而寄跡書城。祇好爲名山事業。此主人隨筆所云。人而作文。自見乃無聊而不得已之事也。顧摘句成文。討論索丘要典。斷章取義。校正經史。微言褒貶。一準乎皮裏陽秋。探討已得其寔。中現象正言讜論。匪同浪跡叢談。鉅製宏編。迥異歸田瑣記。細繹歐洲戰事。詳參中國預言集腋成裘。釀花作蜜。觀乎止矣。作者斐然。登王氏之堂。璠璣一片。入韓家之室。經緯萬端。一部論衡。莫使蔡帷深秘。八篇呂覽。自當秦市高懸。僕也學慙博雅。才謝宏通。粗識之無不分穀黍。草成蕪蔓之詞。聊作苞茅之貢而。

民國四年秋尋鄔摩翰序於海上旅次

序四

余讀求幸福齋隨筆輒憬然若醍醐灌頂拳拳焉其弗能釋也豈韓娥之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歟抑其文闕肆其詞怨刺鈎深致遠探窺索賸匠心獨出非巾幗而事人者之有契于中也樂正子輿謂公子牟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余之於求幸福齋得無然乎古賢者不得志往往恣情山水寓意鳥獸寫其湮鬱道其幽思述往事以示來者如韓非屈平賈誼叔夜之儔是已其旨約以邇其聲大而遠而孤臣孽子寡婦懟士之什悲愁感憤動人尤深意其倫歟聞將哀輯就梨棗因媒而序之亦以寫胸中之所好云爾

乙卯秋襄賈賈公諤識于人定廬

序五

主人今之眞男子也脫腐儒之積習憲名士之清狂按劍發姦事業悵參辰之晦下帷數典著述分太乙之光俯仰譚叢優游理窟齋名幸福普藏之願可求筆儼春秋董狐之辭定直攷乎史小史可補徵文獻稽於書稗書乃昉自虞初魏漢之際慘露

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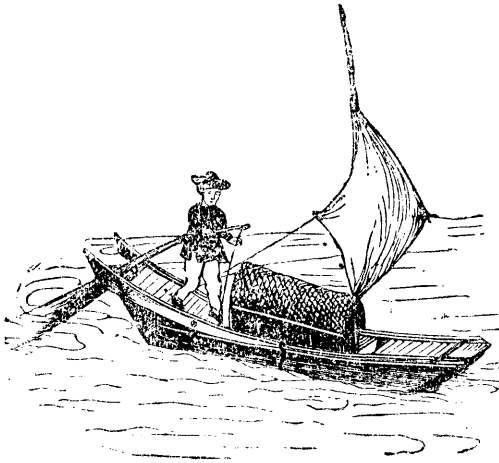
集

鳳。毛。唐。宋。而。還。充。饜。牛。汗。金。匱。石。室。本。國。粹。之。富。藏。刻。玉。雕。龍。萃。劇。談。而。成。帙。君。則。庚。庚。妙。緒。信。手。拈。來。乙。乙。紬。絲。取。懷。而。予。副。墨。已。就。殺。青。待。成。彙。錄。若。千。定。爲。初。集。廣。采。葑。菲。丐。余。猷。言。細。審。內。容。信。其。美。矣。統。括。全。旨。得。其。趣。焉。爾。其。龍。威。鬢。秘。闡。揮。幽。微。鳥。跡。摹。紋。追。拾。塵。網。拈。記。事。之。珠。能。知。萍。寔。奪。雄。辯。之。席。博。考。名。郵。吐。糟。粕。而。擷。英。華。演。璠。璣。以。紹。經。緯。咋。痛。腐。之。舌。出。其。新。型。醉。名。流。之。心。推。翻。陳。案。長。儕。遷。馬。睥。睨。康。生。之。堂。智。握。靈。蛇。蝶。躩。張。公。之。室。豈。好。奇。哉。是。稽。古。也。然。而。工。野。錄。以。論。興。亡。究。朝。儀。而。評。國。是。藏。慧。以。胸。衡。歐。西。之。戰。局。畫。疑。在。掌。辨。微。中。於。談。言。閒。情。寄。夫。芳。草。宮。韞。夢。華。幽。思。託。以。美。人。天。風。唾。玉。覓。重。陽。之。句。不。讓。潘。邠。扣。廣。陵。之。絃。應。推。稽。散。詞。傳。黃。絹。表。孝。女。於。江。頭。文。寫。烏。絲。彰。烈。士。于。海。上。誌。一。蛇。之。夜。哭。事。著。龍。門。認。六。鷓。之。畫。飛。書。垂。麟。筆。就。邇。僉。載。是。述。今。也。若。夫。登。高。作。賦。捉。麈。尾。以。流。連。遇。物。題。詩。掉。鴨。頭。而。跌宕。模。山。範。水。未。識。燕。子。樓。空。蕩。氣。迴。腸。轉。恨。桃。花。命。薄。鴈。池。鳧。渚。極。閱。歷。之。奇。賒。玉。格。貝。編。得。江。山。之。美。錯。身。異。局。於。一。隅。神。且。遊。乎。六。合。擅。格。物。之。

能得論理之奧。疏草木以讀葩。經辨蟲魚而紹翼。雅總八荒之聞。見描萬國之土風。糠粃乾坤獨抒偉識。蜉蝣今古別具雄心。步北夢之瑣言。進西京之雜記。非以紀遊。是選勝也。而迺拔劍斫地。有意擲罵曹之鼓。把筆問天。無方擊斃呂之錐。角善觸邪。刻世態而入畫草。能指佞摹物情。以傳神勸善懲惡。未忘皮裏陽秋。法語異言。亦是腦門針灸。臨風感慨。屈子離騷。入夢悟非莊生。齊物燃燭。怪之犀魅魑戢影。懸照妖之鏡。魍魎潛形。識大識小。是微言也。雖然夜雨秋燈。紹壬有兩般之筆記。披風把盞。阮亭作池北之偶談。誦鈕琇之觚賸。奇趣橫生。閱王陶之談淵。雅言流溢。藝苑風流。王謝驥稱於晉代。文章磊砢。崔盧雀噪於康朝。皆以衣冠舊族。耽嗜小言。華胄名家。好爲瑣記。尙書故實。非盡荒唐。天祿識餘。無傷典則。况君本三湘英傑。七澤聞人。屑玉碎金。手爲天馬。磨刀橫槊。志償屠龍。石頭舞蠹。曾都督於江甯。漢上主文。已蜚聲於中外。此日韜光瀝瀆。結翰墨之姻緣。他年出駕東山。慰黔黎之渴望。就觀韓陵片石。炤梁苑之精華。江郎彩毫。唾旛旆之珠玉。預卜風行鴻文流傳乎四海。定知紙貴。

求幸福齋隨筆 序文

驥。譽。震。動。於。九。關。媿。余。不。文。勉。效。野。人。之。獻。辱。君。寵。囑。聊。副。牖。民。之。心。
民國四年孟秋清江毛亞俠拜序於海上旅次



初

題詞一

孟平病中作

不。夸。博。雅。不。矜。奇。隨。意。談。談。隨。寫。之。無。限。牢。愁。無。限。恨。此。中。歌。哭。耐。人。思。
長。沙。涕。淚。三。閩。騷。任。意。發。揮。盡。興。號。山。鬼。美。人。同。破。胆。秋。江。夜。夜。悵。寒。濤。
牛。鬼。蛇。神。人。世。界。虎。皮。羊。質。鬼。工。夫。輕。輕。說。破。渾。何。事。鼓。掌。高。歌。看。透。盧。
識。字。終。凶。不。是。福。年。來。我。悔。欲。燒。書。無。端。病。魔。枉。相。顧。又。道。此。中。有。靈。符。

題詞二

織雲女史

葵。影。斜。陽。漆。室。憂。秋。來。相。顧。尙。飄。流。乾。坤。地。窄。襟。期。遠。消。息。古。今。此。付。郵。

題詞三

瀟湘少年

豺。虎。滿。中。原。隱。憂。猶。未。已。連。年。困。東。瀛。救。國。哀。吾。子。金。陵。舊。夢。多。壯。心。貫。終。始。犇。走。
為。斯。民。鬱。鬱。復。居。此。豈。遂。忘。奮。飛。杜。門。守。斐。兒。妙。想。出。人。寰。下。筆。沾。沾。喜。書。成。數。萬。
言。欲。貴。洛。陽。紙。我。亦。楚。狂。人。哀。歌。寄。蘭。芷。逃。空。聞。足。音。愴。懷。忽。驚。起。且。為。斟。綠。醪。杯。
借。洞。庭。水。屠。龍。終。有。期。羣。生。頌。葛。藟。還。傾。東。海。波。一。洗。大。陸。恥。

題詞四

息疚

英雄。豈。必。文。章。勝。聊。作。烟。雲。示。後。人。硯。海。淘。成。千。古。秀。筆。花。點。綴。萬。家。春。買。生。痛。哭。空。餘。恨。蘇。老。莊。諧。妙。絕。倫。君。有。詩。書。我。有。淚。各。抒。懷。抱。見。心。真。

題詞五

石谿詞客

讀。芸。編。敲。金。戛。玉。天。孫。慣。織。雲。錦。鈎。玄。提。要。探。微。奧。一。片。麟。炳。炳。文。思。靜。且。句。挾。風。霜。筆。力。回。天。迥。獨。尋。蹊。徑。把。雀。籙。雞。碑。龜。經。鼠。序。細。語。商。量。定。邯。鄲。夢。都。被。東。風。吹。醒。遶。來。海。上。隱。文。章。自。古。多。疑。義。欲。待。斯。人。訂。正。探。妙。境。看。倚。馬。雕。龍。腕。底。海。潮。趁。江。花。弄。影。喜。舊。語。翻。新。陳。言。化。腐。正。義。千。秋。凜。
(邁。陂。塘)

題詞六

衡鴈

合。眼。倚。天。嘯。濡。毫。繪。古。今。閒。情。殊。有。意。忤。世。似。無。心。怕。是。英。雄。淚。流。爲。空。谷。音。臨。風。一。開。卷。明。月。獨。相。侵。

男。兒。喜。任。俠。名。士。重。文。章。遭。世。非。稱。意。立。身。益。有。方。長。城。待。飲。馬。薄。海。對。飛。觴。誰。遣。

搖珠玉。天花散自忙。

題詞七

寒翼

黑雲黯黯蠻霧沉沉。魍魎魅萬丈塵沙。大道行人趨避。雨怒風狂。震漏屋。魑啼鬼哭。驚平地。甚難祈。魯靈光一點。照清妖異。幸相值菩薩天降。大發慈悲。普渡垂意。手執楊枝。雨露衆生福。賜編篡金剛。消苦難說明。色相醒淫。醉欲驅魔。願人人。口題心誌。
(倦尋芳慢)

集
初

嘆韶華。駒隙世事滄桑。人生如夢。奔走忙忙。晒芸芸。蟻衆古往。今來幾人名。在言念。心悼痛。夙負豪懷。馳驅任我。欲爲國棟。雄比拿翁。尙難酬志。不若毫端。任君橫縱。滿紙生花。更由君箴諷。紙貴洛陽。風行雷厲。定戶傳家。誦人作晨鐘。天徇木鐸。萬年稱頌。
(醉蓬萊)

題詞八

三中子

幸福難希冀。要求胆亦豪。熱腸如海湧。愁思入秋高。憂國詩宗杜。忘懷跡似陶。鑄金

吾願事仁澤及同胞。

題詞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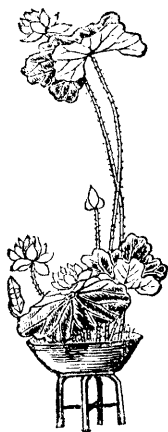
劍在

中原慘淡屬黃昏。壯士何從招國魂。苟狗營蠅多跋扈。城狐社鼠任狂奔。窮途愧我無良劍。末俗欽君有正論。一點靈光留雪爪。巋然千古照乾坤。

題詞十

舍予子

華嚴兩字等春秋。隨筆生花意自由。名士美人堪共賞。求來幸福幾生修。慢云天下理無窮。紀事言情今古通。俠骨柔腸何所寄。海涯鳴鴈一聲中。



求幸福齋隨筆初集

初

集

予於古代英雄豪傑獨愛項羽。幼時作項羽論。極得塾師稱許。流徙東瀛。後閒無事。欲另編一項羽傳。名曰楚霸王以少叅攷書而罷。一日抑鬱甚。信口吟七律一首。詞曰：「人生如夢復如烟。明日白頭今少年。不向風塵磨劍戟。便當情海對嬋娟。英雄兒女堪千古。鬢影刀光共一天。沒個虞姬垓下在。項王佳話豈能傳。」詩成無題。即以佳話題之。自誦數遍。不覺狂笑。又復大哭。閱數日。復閱鄭板橋集。鉅鹿一首。中有句曰：「項王何必爲天子。只此快戰千古無。」又云：「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快人快語。先獲我心。

人謂關羽。天人也。予曰。項羽亦天人也。許獵欲殺華容。則饒人。謂關羽把阿瞞作小兒。然則鴻門宴中。項羽又何曾正眼覷劉亭長。來况大丈夫作事。不凌弱。不乘人之危。竊知千軍萬馬中。鎗對鎗。刀對刀。項羽與關羽。均能把劉邦曹操殺却。鴻門華容。劉曹已成俎上之肉。殺之無丈夫氣。論交誼。猶其次也。

七十二戰。戰無不利。一日。喪卻八千子弟。何以爲情。項羽之死。不得已也。勝得。敗不得。自有。一種。可取。處。何必。勸。項羽。學。勾踐。乎。

烹其父。所以脅其子之降也。子無不愛父。以己推人人。當以此降我。此項羽之近人情處也。不得謂曰。殘忍。幸分我一杯羹。此爲亘古最。不近人情。一句話。虧劉邦。道得出口。然如此。愈足以見項羽之可愛。嗟夫。國人讀史。專崇拜一種。姦巧。陰鷲。之小人。爲英雄。予欲大哭。

人無不崇拜拿破崙者。予亦然。但予之評論拿翁。獨取其最後之一敗塗地。此中亦自有說也。蓋拿翁如能席捲歐洲。爲全歐之主。或保其法帝之位。以終後之人。亦不過照例恭維幾聲。聖武皇帝無甚特趣。反不如爲一失敗英雄。使千萬世人。歎歎感嘆也。

日本肝若海軍中將有拿翁會之組織。官編輯拿翁全集。都人別第一冊。爲拿翁少年時代。第二第三以及五六七冊。則分記征普征俄諸戰史。而拿翁之艷史。亦另刊。

115

一編惟第八冊則名曰失敗之拿翁予亦曾發一痴願欲譯其全書但須顛倒其秩序以失敗之拿翁一篇冠全書並贅以己意聊當短序其意則略謂以英雄如拿破崙而猶失敗則世之不及拿翁萬一而妄思推翻共和恢復帝制者可以猛省且拿翁所爲均由愛法國一念發生非徒逞專制之威雖專制何傷世無拿翁徒使黃口小兒齷齪鄙夫妄自尊大爲專制魔王亦國之羞也

英小說家柯南達利撰遮那德自伐八事一書其述拿翁舊將遮氏之言曰自拿破崙出日鞭撻全歐沉酣不勇之民使領受勇武之教訓以去久之技成遂背其師恩轉群驅拿翁于荒島歐之人待拿翁薄也予曰今二十世紀之歐人猶保守其武德勿衰且有如火如荼之勢者均拿翁所賜也不可忘

成功與失敗雖爲二事然同有一種性質則事之歸束是也既有歸束總算是了了一件事人生數十年能了一件事便足又何必在這成功失敗上計較一時之短長西諺云失敗爲成功之母含有勸勉之意其意固甚善即中國數千年抑鬱不平之

士所常詆之成敗論人一語亦何嘗盡錯夫成敗論人雖不滿意於敗者然敗者終尚。有。可。論。之。資。格。且。可。論。之。中。尚。有。許。多。感。嘆。之。聲。較。之。老。死。牖。下。沒。世。無。聞。者。如。何。故。人。生。在。世。終。須。作。一。件。轟。轟。烈。烈。之。事。不。論。成。敗。也。固。是。可。喜。即。失。敗。亦。未。嘗。不。驚。動。一。時。項。羽。拿。破。崙。之。故。事。可。以。風。矣。

有一新問答曰既知要拉屎又何必吃飯予戲應之曰因爲要拉屎所以纔吃飯又改其句曰既知終要死又何必想活則當答曰因知道要死所以更想活更又改其句曰人生不過數十年何必多尋事作則又當答曰因爲人生不過數十年所以必多尋事作

稗史載曹操殺呂伯奢事人讀之恆惡曹操之不義夫曹操殺呂證之者陳宮耳苟當時無陳宮事後曹操自道當如何後之人泚筆記之又如何予於此忽另觸憶一事則漁父及浣紗女沉江之事是也稗史載伍員奔吳漁父渡之伍囑其爲彼諱漁父沉江自明後員又乞食于浣紗女亦嚴囑之如前女亦沉江死夫漁父與女之死

孰見之。不過出於伍員之口。苟曹操當日無陳宮在側。詎不能以漁父浣紗女擬呂伯奢。而謂其全家自殺耶。伍員報父母之仇。而覆父母之邦。千古忍人也。漁父浣紗女。或實由彼手刃而死。亦意中事也。一段糊塗公案。數千年無人敢道破。徒使後世儒撫拾一二人。人共知之。事異口同聲。加以唾罵與吠聲。吠影何異。又何怪英雄齒冷。

凡治小人不可為己甚。天地間有君子必有小人。能容小人。方成君子。此某先哲之格言也。雖忘其出處。予嘗引此為誠。然予性過烈。每一怒輒痛詆人。不能自己。事後又自悔。真莫奈何也。歷代許多權姦。在當初未嘗不思作一個好人。偶有小過。一般自命忠良者。必羣詆之。以為快人。非庸懦焉能盡忍。一不作。二不休。遂真造就一個大權姦矣。抑忠良之福乎。抑國家之福乎。

剛毅之夫。苟有大忿。必倒行逆施。而不顧如伍員之覆楚是也。新劇家劉藝舟編石達開劇本。其中有搖板六句云。一霎時流熱血。乾坤遍灑。說甚麼。共生死。同保中。

初

集

華到如今才知道人心險詐。兄王呀（哭楊秀清也）大丈夫顧不得破國亡家。叫人來你與我南京攻打。拿着了狗奸賊。定要殺他。淒涼悲壯。得未曾有。顧不得三字。有許多血淚。隨之迸出。足見人受激刺甚深。一念之中。幾無論何種驚天動地之事。均能做出。惟能持久者。始爲陰鷲之人。否則事後猛省得罷。且罷者終不失爲血性男子也。

蘇軾作戰國任俠論。其首段略謂春秋之末。諸侯卿相皆爭養士。如田文黃歇趙勝等。均皆有客六七萬人。至三千人不等。當倍官吏而半農夫。然六國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者。在此次段略。謂智勇辯力之四種人。皆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故先王尙分天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以求民靖。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而不失職。其椎魯無能力耕奉上之人。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始皇初欲逐客。以李斯之言而罷。故併天下。既帝之後。以客爲無用。于是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

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行將安歸夫縱百萬虎狼于山林飢之渴之而欲其不噉人孰謂始皇爲智乎金聖嘆批此文曰妙絕妙絕誰有此識誰有此胆予讀此文于佩歎之外而別有所慨蓋今之世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之甚多也卽不才如區區亦是此中一人可愧也然今之智勇辯力之人悉已爲二千年後之祖龍擯之逐之以鳴得意祖龍之亡亦可必矣
 文人作風流小史其述艷情也盛述才子佳人之如何戀愛如何盟心如何而得成神仙眷屬使人艷羨不已然成眷屬之後則無可記述矣其述哀情也亦歷言青衫之如何薄福紅粉之如何薄命甚至哀不顧身同爲情死然一死之後則又無可紀述矣予於此恍然大澈悟大解脫敢告普天下善男善女一切衆生曰情場中有眷屬與情死之分別其表面之哀樂雖異而精神上有相同之點則情之歸束處是也成眷屬是一種歸束同爲情死亦是一種歸束有歸束則向者所用之情爲有着落有着落則無負向者所用之情此心可以安矣故予曰情死者之愉樂與成眷屬者

初

集

無異也。有不解予言者。予更爲引伸其說。茲試執有情人而問之。情之一字。對於所愛之人。而發生乎。抑專對婚姻夫婦之名義。而發生乎。竊知世無此奇特之人。日倡言於衆曰。我近日嘗思娶婦嫁人。不能自禁也。卽有之。亦決不能憑空談到情字上去。是情之一字。固明明對於所愛之人。而發生者矣。男女相愛。出於天性。因男女各有相愛之人。而世間復有此相沿之婚姻制度。故始有此婚姻之希望。此希望固由愛情發生。先有情而後有此希望也。希望婚姻。就其精神言之。則希望此萬縷情絲。得其歸束是也。苟專爲婚姻夫婦之名義。而用情則一人之事。不諧天下美男子美婦人。尙多。又何必戀戀於一彼戀戀於一者。情也。萬縷情絲。飄散空中。尙無歸束。此爲人生最苦之事故。咬臂盟心之佳耦。當其將成眷屬而未成眷屬之時。其心患得患失。苦也。幸而事諧矣。成眷屬矣。竊知其雙飛之夕。必切切私語曰。郎不負儂。儂不負郎。今而後終身之事。定矣。定者即可樂之處也。苟婚姻之事不諧。是萬縷情絲。未能於此種歸束處歸束之。俯仰天地。此身竟無處安頓。其苦如何。於是而大澈悟大

解脫約同爲情死當其偎抱待死之時竊知亦必切切私語曰郎不負儂儂不負郎此生之事止於此矣止者亦可樂之處也否則人孰不畏死哉故予曰情死者之愉樂爲可貴也予再就其可貴之點加以斷語曰情死者具有真正之愉樂亟言之即無上之愉樂是也予前云作艷情小說者每至結婚後即止譬諸偵探小說述名偵探獲一奇案未嘗不動人心魄然案破後書亦收煞此後偵探每日如何在宅吃飯睡覺匪特無可記述即強記之亦索然無味也然予又嘗見一種說部亦叙一雙夫婦成婚後偶相猜疑或用情不終卒至分晰離散成爲怨耦及其結果也猜疑俱釋者破鏡重圓者固亦曾有然已飽受磨折備嘗情海中之痛苦矣其不幸者或至覆水難收琵琶別抱甚至於演成流血之慘劇大傷天下痴男子痴女子之心推其禍原則皆婚姻制度之爲害也若彼情死者一死之後已脫地獄而昇天堂精魂不味在天爲比翼在地爲連理矣決不致有波折變故之發生故將死未死之時此萬縷深情已證明爲神聖的永久的不變的故予曰此愉樂乃無上而可貴也

狂奴無狀。嘗於酒酣耳熱之餘。倡言於衆曰。人生不能作拿破崙。便當作賈寶玉。侏儒鴨屎臭。聞而大駭。爭於拿賈二人之事。實斷斷辯論。使人作嘔。雖然。曾幾何時。憂患逼人。狂態已不能復作。且數年來。聰明英銳。亦漸消磨頹喪。是可悲已。

初出世之少年。人人俱是一個完人。無奈此種完人在現今世上。行不去。動輒受人欺凌。當初以已待人。何曾識得及。漸知之。並有戒心矣。遂亦與世浮沉。領會得一切欺詐之手段。聰明人又以小才小智繼之。遂不覺成一老奸巨猾。爲社會之蠹。而且自鳴得意。卽偶或有一種天性厚根。砥深之人心。中老大不以此爲然。除卻避世厭世外。實無他法。自處遂亦不得已。稍出些許手段。對付世人。然問心終覺不安。且日日以假面示人。毫無絲毫天然之樂趣。行戶走肉。生不如死。那還有心向前作事。哀哉。哀哉。雖欲不厭世。而不可也。予抱此感想甚久。繼忽大澈悟。人生數十年。原是逢場作戲。但生着時。總得生得暢快。明知世界齷齪。亦何必硬生悲感。混到幾時。便是幾時。惟求此身之暢快。計終須行其心之所安耳。立定脚跟。打定主意。與世

人交接手段。無論正奇。皆可出之。但心之所安。四字要時常自己捫心思想。有無錯謬。苟無愧天良。斯爲真安。世上行得去否。非所敢知。惟我總如此行去而已。

人人說國事不可爲我亦說國事不可爲人人說某事某事已無希望我亦說某事某事已無希望人人說生着無味不如死我亦說生着無味不如死然而誰肯無緣無故即行自殺雖說生着無味總湏尋點有味之事做做國事雖說不可爲某事某事雖說已無希望除卻此事無事可做只好不問成敗利害一步一步作去倒嚙子藝員唱二簧唱到那裏便是那裏成也不過是消遣敗也不過是消遣又何必想死又何必作痛哭流涕之賈誼又何必學不近人情沽名釣譽之隱居名士硬着心腸去嘗孤風寂味更何必學按捺不住塵心勃勃之空門禪士口淡得出水來自討苦吃。

辛亥夏余在漢口以大江報事與余友大悲同繫獄余之罪名即因某日報上有余一短評標題曰亡中國者即和平也之故詎料今日中日交涉完結後和平亡國之

聲浪乃遍傳於人口。是當曰不幸而言中。

從古以來。小人不獨爲小人。故其援益衆。君子每獨爲君子。故其類益孤。而遇事都不可。以有爲憂時之士。每嘆君子道衰。小人道長。殊不思君子之道。是否獨善其身。亦是兼善其國。如爲一人計。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則不妨自藩其籬。獨爲君子。如爲大局計。則爲君子者。須知善惡之途。間不容髮。身爲君子。與小人原相隔無幾。况爲應守之道。且亦尋常無奇。良不必清高自得。力拒小人。以自鳴。而反坐實許多小人。養成許多小人也。予讀史於歷代黨禍對彼齷齪小人。自應痛恨。惟所謂清流者。予亦良不敢多有所褒。蓋凡國家大務。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惟恢宏闊達之士。不斤斤於尺寸之節。而能盡破門戶拘攣之習。深沉不測中。智勇形焉。故能運用大勢而成大功。非彼自命清高者所可望項背也。

清儒包世臣曰。荀子言性惡。悖於孟子。此實由末俗陵夷。致荀子激爲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古爲字。言性善由於人爲。卽孟子言擴充之義耳。僞

爲之義頗新奇。又似平淡。然足以爲荀子釋寃矣。此爲善讀古人書者。
 腐儒假道學戒後生輩勿好色。甚至痛詆女子爲不祥之物。歷舉人人共知之。妲己。
 褒姒。亡國妖孽。以爲戒。推其用意。幾欲使世人均不親近美婦人。即對摸母。無鹽。亦。
 當正言厲色。但世界不可無人類。人類不可無男女。女子中尤時時有絕色者。點綴。
 其間。既不能投諸四夷。使盡作出塞之昭君。又不能定爲厲禁。使永爲不嫁之女尼。
 則男子之親近之也。又焉能免。即腐儒之父若母。固亦男女交合而始有腐儒。既痛。
 詆女子爲不祥。復厲責男子勿好色。則當初腐儒之父若母。豈不大多事爲腐儒所。
 不取者乎。况母亦女子。女子不祥。即罵其母也。父不好色。必不娶母。不娶母。即不生。
 兒。以男子好色爲罪。是又罵其父也。詆其父母。又豈四書五經中所有哉。且中國女。
 子無能力。無智識。可憐虫也。男子既視爲玩物。復又痛斥此玩物之迷人心志。是豈。
 玩物之罪哉。即以褒姒妲己論。明明係紂幽無用自亡其國。胡可罪及女子。且自古。
 英明之主。亦未嘗不有姬媵數人。而關雎一章。尤盛述君王好色。且艷稱后妃之美。

胡又引起後人之歌頌予深爲姐褒等抱不平嘗作西施詩四章有一絕云「十年生聚任人爲有土有民不教之自是夫差無大用緣何亡國罪西施」爲西施呼冤即是爲千古許多公認不祥之女子呼冤也又時人章某咏息夫人有句云「無言便是吞聲哭一死何須責婦人」亦是善體諒女子者

離恨天小說法廬梭友人森彼得原著閩人林琴南譯之此書多寓哲理有句云「果人人能知後來之事孰則更願長生但使後此有未來之不幸爲我前知則憂煩顧慮之心寧何時息耶果使禍事未來之前尅日知其必至則未被禍之前數日又何有寧貼之日故凡事以不推測爲佳」達哉是言予前者所云成功失敗亦寓有斯意蓋作事苟可問成敗於未作事之先則亦無寧貼之時而事終不可成矣惟於失敗上不看得透切終不能不顧慮憂懼予故進一步立說欲世人看透此中奧理俾自然趨於寧貼之途也

近來小說家爭稱林紓然林僅以善譯名而人之喜閱者又在愛其文筆予竊謂林

氏。仍。只。能。稱。文。學。家。或。曰。古。文。學。大。家。蓋。借。材。於。西。人。小。說。而。貢。獻。其。研。究。古。文。所。得。之。墨。滴。也。其。能。稱。小。說。家。者。仍。以。無。聞。達。之。李。涵。秋。爲。合。選。涵。秋。所。作。廣。陵。潮。眞。爲。吾。國。數。十。年。來。小。說。界。中。一。部。奇。書。不。能。與。紅。樓。夢。水。滸。並。論。蓋。各。有。各。的。好。處。廣。潮。陵。之。妙。點。亦。石。頭。記。水。滸。所。無。也。遑。論。其。他。卽。自。作。二。字。亦。遠。在。林。紓。之。上。雖。然。廣。陵。潮。所。露。布。之。大。共。和。日。報。乃。爲。上。海。倒。數。第。一。之。報。予。看。一。份。大。共。和。報。卽。專。爲。涵。秋。之。小。說。想。抱。此。觀。念。如。予。者。必。更。不。少。也。

自。古。才。子。必。悅。佳。人。佳。人。亦。必。悅。才。子。不。悅。佳。人。者。固。決。非。才。子。然。則。不。悅。才。子。者。亦。決。非。佳。人。蓋。佳。人。所。悅。者。始。爲。才。子。才。子。所。悅。者。始。爲。佳。人。世。無。佳。人。焉。知。才。子。世。無。才。子。又。誰。悅。佳。人。者。一。歎。

林。述。慶。克。復。金。陵。而。南。京。政。府。論。功。不。與。林。且。辭。去。鎮。軍。都。督。垂。釣。閩。江。後。走。京。師。以。暴。疾。終。說。者。謂。爲。袁。政。府。所。毒。果。如。是。袁。之。待。林。勝。於。孫。黃。也。蓋。世。之。稱。知。己。者。其。最。則。憐。其。才。稱。譽。之。援。引。之。其。次。則。深。忌。其。才。而。必。欲。殺。之。其。最。不。能。堪。者。視。其。

人無足輕重。其人自生自死。自貧賤。且老於天地之間。一不介於胸中也。魏相公叔。瘞薦公孫鞅於惠王。謂王若不能用。必殺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殺臣。夫天下能殺才士之人。即能知才士之人也。孫黃之對林。豈非與其以最不能堪而勿介於胸中者乎。袁初欲用林。繼知其不爲己用。遂毒殺之。其手段雖辣。然可謂知林矣。林述慶地下。或聞予言而失笑乎。雖然。予之記此。乃本於林琴南所著之金陵秋小說。此又一可贊嘆之事也。

金陵秋小說作者署名曰冷紅生。林琴南初譯茶花女遺事。亦署名曰冷紅生。故知爲林之手筆。其自叙其緣起曰。冷紅生者。世之頑固守舊人也。革命時居天津。亂定復歸京師。杜門不出。以賣文賣畫自給。不求於人人。亦以是厭薄之一日。忽有投刺於門者。稱曰林述慶。請受業門下。生曰。將軍非血戰得天保城。長驅入石頭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勝耳。生曰。野老不識貴人將軍之來。何取於老朽將軍。曰。請受古文（中略）如是累月。將軍每數日必一聽講。已而忽言將軍以暴疾卒矣。生

奔。哭。其。家。幼。子。甫。二。歲。夫。人。縞。素。出。拜。以。將。軍。軍。中。日。記。四。卷。見。授。言。亡。夫。生。平。戰。蹟。悉。在。其。中。讀。之。文。字。甚。簡。樸。生。告。夫。人。此。書。恐。不。足。以。傳。後。老。朽。當。即。日。記。中。所。有。者。編。爲。小。說。或。足。行。諸。海。內。以。老。朽。固。以。小。說。得。名。也。既。送。將。軍。之。喪。南。歸。夫。人。於。鐵。路。尙。嗚。咽。請。速。歲。事。生。以。經。月。之。功。成。此。書。（中略）嗟。夫。將。軍。之。禮。我。較。諸。邢。恕。及。耶。蘇。門。之。猶。大。相。去。萬。萬。矣。林。氏。之。作。此。書。全。關。係。將。軍。禮。我。一。語。蓋。所。以。報。知。己。也。世。道。日。衰。論。友。者。鮮。有。始。終。觀。於。此。可。以。風。矣。彼。林。述。慶。者。其。禮。文。人。而。請。爲。弟。子。其。意。當。不。在。是。書。之。編。刻。惟。夫。人。嗚。咽。以。請。又。似。聞。諸。亡。夫。生。前。酒。酣。耳。熱。之。餘。扼。腕。而。嘆。曰。世。不。識。英。雄。予。惟。願。得。文。人。傳。吾。事。實。於。後。世。增。後。人。感。歎。耳。故。夫。人。遂。以。是。請。而。林。亦。有。是。作。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感。嘆。較。之。無。行。之。文。人。假。筆。墨。阿。諛。權。勢。如。劉。師。培。之。請。開。方。略。館。者。相。去。奚。啻。霄。壤。耶。商。務。印。書。館。刊。此。書。諉。爲。代。售。尤。足。見。琴。南。之。煞。費。周。旋。其。報。故。人。也。可。謂。至。矣。

金。聖。嘆。曰。寫。女。郎。寫。來。美。是。俗。筆。寫。來。淫。是。惡。筆。必。要。寫。來。慙。方。是。妙。筆。又。寫。女。郎。

愁寫女郎自道。愁是俗筆。寫女郎要人道。其愁是惡筆。必要寫女郎愁而極不自以爲愁。方是妙筆。今之小說家誰解此者。

女子中何以有稱美人者。美人又必具何要素。予斷言曰。愁也。未有美人而不愁者。也。如徒求外觀。則天下妖姬多矣。美人之稱。又何足貴。讀小說至紅樓夢。絕無有心許王熙鳳爲美人者。卽是理也。又如西廂記。寫紅娘閱書者。每注意紅娘而少注意鶯鶯者。亦是紅娘傳書遞簡。不知爲着何來。而自又不知其愁也。

天乍熱矣。偶吃飯睡覺寫字。作生活必汗出。如雨染衣。際經日不洗。必發奇臭。偶思艷詞。多言美人之汗。爲香汗。同一汗也。我汗臭而美人之汗香。誠大奇事。然我乃不信。其有此焉。得縱身美人懷中。一聞之。而定其或香或臭乎。如其香也。則不妨廣延許多美人。閉之深室。使出汗如瀋。盛之以瓶。不亦可代香水精。而可售諸市乎。此言也大殺風景。聊以博笑。

海上小說家吳門瘦鷗曰。一九零九年英國庇亞生雜誌耶蘇復活節大增刊卷中。

乃有拿破崙所作之短篇小說一篇。按拿破崙本科西加望族。至其父身始賦式微。迨法國革命家毀拿破崙。乃發憤著書。冀以文學名於世。藉以振其家聲。其所著有科西加歷史一卷。凡三易稿而成。又科西加小說一卷。短篇小說若干種。詩數章。文多首都爲二十歲以前手筆。而文名寂然。人鮮稱道。歷史未付刊。小說未脫稿。惟其文及短篇小說。偶散見一二。夫拿破崙於橫戈躍馬以外。復能操觚爲文。眞爲罕聞之事。其所作幕面之先知一篇。著時爲一七八七年。刊時爲一八一二年。文體似仿大文豪福祿特爾氏瘦鷗譯之。易名爲同歸於盡。略述阿拉之舌士起兵與回回教王爭累戰。累勝。一日戰。失其一日。後遂敗。剩殘軍一支。處小危城中。以神語詔衆掘穿。穿成以毒酒宴衆。盡死。一一投之。穿中已亦尋死。其文要自可傳。姑勿論其用意。予惟嘆拿破崙以蓋代雄傑。當其失路時。亦嘗作以文自見之想。可見實非其願。乃無聊而不得已也。天下文豪多矣。其中多傷心之人。瑰奇之士。使盡爲文豪。以終是豈眞正文豪所願者耶。輓近英雄歛迹。有心人復抱悲觀。乃相率爲詩文小說。坐談。

風。月。以。自。遣。鶯。花。不。管。興。亡。恨。是。亦。更。可。悲。矣。

孔。子。一。生。惟。談。仁。義。然。其。生。平。所。作。事。乃。不。能。符。其。言。如。殺。少。正。卯。尤。爲。最。不。講。道。理。者。也。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誅。之。得。無。失。乎。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有。一。於。此。則。不。免。於。君。子。之。誅。夫。君。子。之。誅。當。作。誅。心。論。遠。之。可。也。豈。君。子。必。以。殺。人。爲。能。事。乎。史。又。言。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爲。大。司。寇。戮。之。於。兩。觀。之。下。是。明。明。孔。子。與。少。正。卯。爭。門。人。之。多。少。因。爲。少。正。卯。所。敗。遂。懷。忿。恨。及。爲。大。司。寇。遂。假。權。殺。之。也。縱。事。後。善。於。文。過。謂。少。正。卯。有。五。惡。然。此。五。惡。不。成。罪。名。供。君。子。之。筆。誅。則。可。供。大。司。寇。之。按。律。懲。辦。則。無。此。律。法。也。如。在。今。之。世。是。曰。違。法。殺。人。且。原。因。於。黨。爭。假。公。以。洩。其。私。忿。當。不。能。見。直。於。人。矣。嗟。乎。少。正。卯。當。從。何。處。呼。冤。哉。

孔。子。攜。其。黨。徒。周。遊。列。國。勞。碌。一。生。而。不。能。行。其。志。頗。似。高。等。流。氓。四。處。撞。木。鐘。思。

之使人失笑。然其千祿之心。躁進之念。亦是賢哲所不取矣。幸而孔子不得志於其時。耳苟多作幾次。大司寇則所殺之少。正卯當更不少。而孔子一生之私忿。亦當洩之勿遺。或且如回回教。以刀兵迫人服從矣。幸哉孔子之不得志於其時也。

昨致人一函云。予嘗對客言。今之人不戴面具。決不見親友。不出大門。甚或自睡夢中醒。亦亟取此不可離之面具。對其妻孥。大千世界。乃盡爲此面具獵逐之場。我身其中。畏而生厭。及見足下。乃得與面具裏面之人談話。或作兩句歪詩。或吃幾盃苦酒。或高談闊論。想入非非。上無古人。下無來者。真栩栩欲仙。其樂無藝妙人哉。足下也。自是君自有仙骨。願爲足下誦之。予素有痴病。亦具童心。早年雖孤僻不羣。然於心頗自適。金陵一役。驟負虛名。其實乃自加以纏鎖。於是須矯作英雄。勉爲豪傑。口非政治。不談行非革命。不動且非如是。不足取悅於人。而且來友朋之怨望之。勉責天然樂趣。剔削殆盡。再加以同室紛紜。人心反覆。愛我者多情。不可却。偶親於此。則疏於彼。爲防怨語。從事調劑。於是又須少籌對付之方。聊盡敷衍之道。研究連

初

集

絡之法強爲鎮定之。容有時神經過敏。忽然驚懼。既虞排擠。又防暗算。輾轉反側。數日不安。繼又念國家將亡。匹夫有責。負茲宏譽。何以圖救。及時不起。使人笑罵。口呼負負。日夕徬徨。嗟夫。嗟夫。如猴兒帶紫金冠。著大紅袍。頸繫一鍊。在人手掌。忽受命跳舞於廣場中。其苦乃不可以言狀。旁觀之人不知猴苦。以爲猴乃帶冠着袍。至爲榮幸。羣加笑謔。或用指摘。應接不遑。縮地無術。遂使二十餘年聰明英銳。消磨頹喪。既以自憐。又以自笑。朝來細雨打窗。捲簾納涼。心脾爽然如曩。昔對足下時。呼僮煮茗。聊以當酒。茗熟心事乃如泉湧。拉雜書之。寄塵足下。以當下酒物。或不至碎以覆甌。乎書訖。擁衾而臥。終日無言。至六時。家人又以愛國晚報進噫。

王金發已槍斃於杭州。橫範監獄說者謂王作紹興都督者數日。括民財及百萬。以巨金購宅海上。額曰逸廬。娶名妓花小寶。貯其中。平日呼么喝六。作牧猪奴戲。折資無算。今死於非命。宜也。予曰。辛亥之秋。作都督。司令括民財者夥矣。詎止一王金發。顧皆如守錢奴。着破學生裝。佯爲窮措大。以示人無豪於王金發者。王尙有本色。以

儻來之財。縱情於賭。一擲萬金。無吝色。又經營私第。娶名姬。學爲風雅。絕不諱。其有錢。諺云。非分之財。水裏來。水裏去。王似看透此理。及時行樂。適其所適。毫不矯作。向人。予有取焉。

海上報館先生之善罵。當無有過於張丹斧者。予亦自嘆弗及。癸丑秋。予在金陵。張一再以冷語載諸大共和報。罵我至謂我命中註定一個逃字。其言清脆。盡其罵之能事。或戲問予。他日當何以報其人。予曰。當置之清客之列。使其日作二三百字罵我。愈俏愈妙。倦時讀之。可博一笑。亦衛生新法也。

拿破崙曰。凡屬英雄。每日必作小兒之舉動。二次以上。偉哉言乎。是卽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中國人好自大年來。偉人之稱。轉含譏刺。是亦無真英雄故耳。有狂生焉。發三大宏願。一不娶妻。而多娶妾。二勿生子。三不及三十歲。卽死。自是快語。惜太過耳。予亦有宏願。願當今小說家將我名字。嵌入一言情小說內。得與一紙上之佳人。成爲眷屬。雖其間備受挫折。亦無悔。予且藉大文豪筆。下超生之力。得飽。

受。艷。福。阿。彌。陀。佛。予。願。折。十。年。陽。壽。焉。

予。生。二。十。餘。年。曾。爲。孤。兒。爲。學。生。爲。軍。人。爲。報。館。記。者。爲。假。名。士。爲。鴨。屎。臭。之。文。豪。爲。半。通。之。政。客。爲。二。十。餘。日。之。都。督。及。總。司。令。爲。遠。走。高。飛。之。亡。命。客。其。間。所。能。而。又。經。過。者。爲。讀。書。寫。字。爲。演。武。操。槍。爲。作。文。罵。世。爲。下。獄。受。審。爲。騎。馬。督。陣。爲。變。服。出。險。種。種。色。色。無。奇。不。備。獨。未。一。涉。獵。於。情。場。論。交。不。得。一。好。女。子。情。海。茫。茫。大。有。望。洋。興。嘆。之。概。遂。致。一。念。欲。灰。悲。酸。刺。骨。把。鏡。自。憐。問。天。無。語。休。矣。休。矣。此。生。已。矣。夫。復。何。言。言。之。亦。惟。徒。嘔。心。血。耳。

言。情。之。作。描。摹。善。男。善。女。福。慧。雙。修。如。同。仙。子。然。予。不。特。未。曾。身。受。且。亦。未。曾。親。見。或。文。人。故。弄。狡。獪。以。筆。墨。欺。人。耶。然。則。又。何。不。亦。將。我。名。編。入。稗。史。使。享。艷。福。聊。當。望。梅。雖。曰。欺。我。我。固。甘。之。以。欺。後。人。增。其。欣。羨。俾。作。爲。佳。話。永。道。弗。衰。則。不。佞。數。千。萬。年。後。骨。化。成。灰。灰。復。飄。渺。四。散。而。一。縷。精。魂。尤。有。餘。樂。也。文。人。積。德。當。允。予。請。人。之。生。也。首。賴。吸。清。鮮。之。空。氣。而。美。食。盛。饌。次。之。此。言。亦。不。過。道。其。表。面。耳。其。實。乃。

以愛情有所貫注爲重而尋常夫婦之好皮肉之慾次之嗟夫愛情卽清鮮之空氣也人之愛情若無所鐘遂亦無復有他人愛情之灌輸乾渴欲死又何異於人之無空氣可吸乎

武伶高福安於南滿火車中憤日警無故毆人報之以拳日警出手槍擊之高奪其槍復攫其刀如白水灘路打不平故事殺木鞋兒凡三且好漢作事好漢當赴大連自首又頗似田七郎朔方健兒好身手於長板坡金錢豹之餘尙演斯活劇予爲浮一大白雖然俠伶已矣健兒已矣同胞受人欺侮爲日方長予願與天下英雄南北戲迷以白酒盈斗呼高福安之魂而哭之（此事後不確聞係另一高姓云噫）予前所致某君一函語酸痛澈骨事後恒疑人必以悲觀太甚或消極太過相責繼念此亦不關重要今之人雖日言不可抱悲觀不可消極然悲觀消極無傷於人也人之初生渾渾噩噩初無悲樂可言及漸長成投身社會中偶有外觀無不呈非悲即樂之象而悲觀尤觸目皆是無可倖免以天真渾樸之人驟遇此變又焉得不消

初

集

極蓋悲觀者消極者皆入世之人所必經過者也。入世愈久悲觀愈多遂漸冷淡習以爲常而此消極之腦筋於千痛萬苦後亦備有一種抵抗悲觀之彈力聰穎者或藉此又得以養成一種明透放達之眼光凡所觸接視爲幻影無所謂悲無所謂樂自適其適而方寸間亦自無消極積極之念名之達人誰曰不宜然達人所長亦不過具此精遠之眼光耳。但此眼光非可以價值購得而必以入世之年數購得者推其究極又實非僅歲月光陰之力仍是此慣於苦人之悲觀之力耳。

人不。至。大。澈。悟。明。達。之。時。偶。有。客。觀。的。樂。觀。非。真。樂。也。惟。飽。閱。悲。觀。之。後。心。地。忽。然。放。出。一。線。光。明。眼。底。遂。異。常。明。透。凡。外。觀。的。之。悲。觀。樂。觀。均。不。爲。所。動。方。寸。中。自。有。主。張。而。且。自。然。安。適。是。之。謂。真。樂。矣。

六。祖。法。寶。壇。經。有。二。短。偈。其。一。曰。身。似。菩。提。樹。身。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教。惹。塵。埃。譬。諸。抱。悲。觀。者。尙。未。到。明。達。澈。悟。之。境。強。自。排。遣。愈。排。遣。乃。愈。苦。痛。也。其。二。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原。來。無。一。物。何。畏。惹。塵。埃。譬。諸。澈。悟。之。人。不。用。排。遣。即。無。所。

謂爲悲觀亦無所謂爲消極也。

予傲。睨。自。高。之。志。均。逼。迫。而。生。久。之。亦。自。思。得。其。故。譬。如。人。當。孩。提。時。日。不。離。父。母。之。懷。抱。偶。見。生。人。則。泣。是。明。明。無。傲。睨。自。高。之。念。攙。雜。其。中。矣。雖。然。此。尙。可。謂。其。無。知。識。無。能。力。所。必。致。及。其。長。成。初。入。社。會。必。常。懷。悚。懼。之。心。以。爲。人。盡。優。於。我。我。不。過。後。生。小。子。滄。海。一。粟。何。可。與。老。成。前。輩。並。論。故。有。所。作。施。以。及。文。章。游。戲。小。事。均。不。敢。以。對。人。以。爲。己。實。粗。劣。何。可。以。對。大。雅。卽。萬。不。得。己。偶。一。炫。之。亦。立。呈。忸。怩。含。羞。之。象。至。於。自。命。不。凡。壓。倒。一。切。之。心。殆。無。半。絲。存。在。也。及。入。世。稍。深。見。人。人。均。不。過。爾。爾。漸。自。信。其。可。敢。於。試。事。偶。有。所。成。卽。傲。睨。自。高。矣。雖。然。此。惡。德。也。實。惡。社。會。無。人。之。故。及。其。久。也。人。不。過。爾。爾。已。亦。不。過。爾。爾。五。十。步。笑。人。已。亦。自。覺。可。笑。此。傲。睨。自。高。之。念。亦。截。然。中。冷。矣。嗟。夫。偌。大。中。原。乃。無。一。人。致。使。乳。臭。小。兒。如。予。亦。嘗。自。負。且。四。顧。茫。茫。有。萬。萬。不。得。己。舍。我。其。誰。之。概。不。亦。大。可。悲。乎。

予有短詩云仗劍行千里微軀值萬金中原聞逐鹿舉目竟無人是殆自揮洒其傲

初

集

睨。自。高。之。情。也。曾。幾。何。時。中。原。禍。作。朝。野。無。人。吾。勿。論。矣。然。狂。吟。之。人。究。亦。何。若。思。之。懷。慚。甚。也。但。人。盡。如。此。區。區。亦。只。好。奉。陪。小。兒。曹。於。十。字。街。頭。扮。三。國。故。事。各。結。一。羣。以。竹。木。爲。刀。以。破。布。爲。旗。攘。臂。而。鬪。亦。有。勝。負。其。勝。者。亦。居。然。自。鳴。得。意。行。見。求。幸。福。齋。主。人。亦。插。身。其。間。與。兒。曹。爭。片。刻。之。勝。利。矣。如。幸。勝。者。當。長。嘆。無。言。如。其。敗。也。則。眞。千。古。笑。話。雖。然。予。何。人。斯。今。之。人。又。盡。何。人。斯。敢。汗。顏。言。千。古。耶。

人。各。有。業。士。各。有。志。業。也。志。也。其。中。有。愛。念。存。焉。有。愛。念。斯。有。樂。趣。否。是。則。其。業。其。志。必。不。能。持。久。但。立。一。志。專。一。業。而。愛。念。復。寓。矣。或。以。失。敗。而。減。其。愛。似。失。敗。與。愛。大。有。關。係。者。以。予。言。之。則。失。敗。與。愛。實。分。二。事。絕。少。連。及。蓋。世。事。恆。有。之。凡。足。使。己。憂。抑。而。不。如。意。者。愛。之。反。愈。切。也。

予。生。有。二。愛。第。一。愛。革。命。深。信。非。革。命。不。足。以。救。國。故。以。革。命。爲。志。頻。年。可。謂。艱。苦。備。嘗。矣。然。其。愛。不。稍。減。一。任。反。對。者。加。以。亂。逆。之。名。而。予。恬。然。視。之。且。亂。與。逆。云。者。亦。有。所。倚。託。之。名。詞。耳。予。等。之。世。界。以。是。爲。亂。逆。或。至。金。星。及。其。他。世。界。則。名。謂。不。

同安知不以是爲美稱耶

予第二愛唱劇。蓋革命可以爲志。而不可以爲業。唱劇或可以業耳。予初不能歌。初入劇館。聆音而慕之。嘗以爲蒼蒼者與予。以幸福。惟此歌音久之。自亦能歌。且自信大可造就。爲專家。頻年嗜此。殆無日離口焉。然予歷世久矣。艱苦備嘗。所最視爲缺憾者。未使吾一臨舞臺。而袍笏登場耳。然平日所引吭亂唱者。亦足畀予生許多之紀念。辛亥夏。以大江報事入漢口獄。初押看守。所以予嗜唱。重禁予七日。後押禮智司。又以唱故。受人痛毆。獄吏且銜予。而告密於有司。謂予爲革命黨。幾至於殺頭。癸丑秋九月一日。金陵城破。集敗軍戰於雨花台。台陷。兵盡。竄砲彈如雨。下予憩於草地。倦極。歌聲乃作。同輩力止之。此情景使人不忘。

予嘗與二三契友談救國之道。及吾人立身之法。要當痛革恃革命爲恆業之習氣。蓋中國無論何事。均含有作官以謀生之性質。如青年讀書入學校。貴在能文。作文貴在能應試。應試即可作官。作官即可得錢。以養生也。革命黨尤甚。自辛亥都督偉

初

集

人暴富後人皆視革命爲謀財之捷徑其實雖未必盡是然革命黨終必掌政權爲官其次則爲在野之政客然官也政客也自其往者言之均若專業而謀生之術賴焉夫人而無自生之道徒恃作官與作政客則其所抱負必易爲金錢之力所動搖小焉不惜犧牲主旨以迎合金錢大焉則身居重要廣事搜括以飽囊橐且少出其餘裕以餌他輩藉鞏其勢然國家值此斯真萬劫不復矣予友又云於美人所著平民政治書中見之美之政治良于他國者以素人政治家之多也素人政治家者卽有恆產而不以政治家爲專業者也其對於政治界合則進不合則退主義以外無慾望偶任政事不求厚祿退而恬然亦能自養其益國家者多矣予國雖積弱而國民獨立謀生之力甚薄然吾人自命爲與政治有關係之人則不可不認定此素人政治主義作去以期爲舉國倡也實行此主義首在能謀獨立之生活予曾爲文人然予實自慚其不文縱使果勿愧焉予亦弗樂爲之偶談劇癖不禁感嘆及之嗟夫予不爲軍人者予將與譚鑫培伍矣

中國徵兵之制未行不特不能達全國皆兵之目的即求有十分之五亦不能得而國家危亡在即非武力莫救是則國民中有曾服軍役者當常保其軍界先進之資格終其身以鐵血救國勿萌他念不必學政治家可言進退也故軍人即當以軍中爲恆業而不須岌岌於他種自利之法爲政者亦亟須瞻給此種軍人勿使失所雖然予之言亦有界說在辛亥癸丑之役全國之兵驟多然倉卒成軍其中曾受教練備有軍人之資格者殆十不得二三此種無學術之軍人以之濫竽軍籍匪特無益而且有害國家既無力練多兵則仍以安其原有非軍人之生業爲是至有軍事學術者爲完全之軍人則義不能退耳

予服軍役一年餘亦粗知兵初因讀闡揚社會主義之書遂棄兵籍近因伐罪曾掌軍旅且歷戰事又慨夫時勢所必需天職之所在遂終以軍人自居惟以革命黨爲軍人終不能脫政治之臭味予近厭言政治既不能脫此範圍將來寧爲純粹之軍人雖然奮戈躍馬其狀雖樂而勝負之間關係至鉅有樂亦有憂勿如唱劇之樂也

唱劇之樂乃兼世界各種樂事之樂而盡有之即有悲憂而發洩盡情亦足言樂予終思唱劇也天苟福予國家不亡而予事易畢者予終有以饜予劇癖雖然予事豈易畢哉或國亡後學柳敬亭唱桃花扇耳

英人查邦耳氏所著一八一五年拿破崙私人生涯與彼之歸束一書曾論拿翁生平不脫宿命論及迷信之窠臼或深信時日之凶吉而豫卜治事之成否或以哈德盧卿道及珈琲盃中所映面影凶惡可懼之一語因以聯想珈琲之有毒而命中涓傾其杯於其地又因斯坦氏之筆記中謂拿翁在意大利戰役中一日誤將其所愛之約瑟芬像鏡碰碎遂謂美人罹險不惜派急使馳詢其况或曰此種謬見迷想與匹夫匹婦相同不免爲英雄之弱點也予曰不然英雄固非事事與人不同者其所以爲英雄者惟在決事時之數分鐘內具非常之膽力智力決定一非常之大事巨事而實行之決時固斬釘截鐵行時固勇往直前但事大非一日可成者偶有暇時效匹夫匹婦所爲試一卜筮雖屬遊戲之舉然亦負巨任重擔者難言之隱痛之

惶恐。古人所謂臨深履冰者。即是此意。卜而吉。則足以增其勇氣。卜而不吉。亦惟有小心謹慎。未聞因此而全反其最初之決心之所爲也。至傾杯疑毒。所以保身千古。英雄誰能盡免去疑字者。至碎鏡問美。乃愛情神聖專制之力。驅策英雄所致。當爲英雄佳話。不宜加以詬病。况拿翁生平堅毅。過人第一次。被囚尙能兔脫。爲滑鐵盧最後之決鬪。其非爲無定力者可知。第二次瓦解。後以書致英皇。自言天職已盡。願託庇其下。以終天年。其言雖哀。然亦明達無比。蓋作事雖不問成敗。然進行之時。成敗未可知。用心倍切者。其平日患得患失之念。亦倍重。且此種心理。亦並非盡慮失敗。不過深欲速求得歸束之真相。及成敗之究竟而已。如其敗也。其心反覺適然。以爲天職已盡。責任已了。縱有感慨。亦足自慰矣。

中國舊劇爲詞不雅馴。然其創始一舉一動一發一按。板類有法。則要亦非易。夫宋人刻玉葉爲楮。三年而成。成無所用。然當其刻畫時。不三年或三年而不專楮。亦未可得成也。要之創始者之苦心。不可泯矣。

初

集

李陵碑一劇悲健作楚聲是在反二簧爲調之佳也哀婉激揚似此調乃專爲李陵碑而創且一人獨唱吐詞又極平平其魔力乃能吸住觀者數千百人唏吁以聽我思古今中外凡所謂歌劇一人劇當無有再優於李陵碑者矣求幸福齋主人不幸生於今日之中國又不幸而爲今日之何海鳴有國欲亡有身無力有口莫卸救國之責渺渺前途直如破舟爲狂風吹入大海乃不能測其終局倘得天佑他日有成身退之一日跳向舞臺唱一折李陵碑以傾瀉英雄遲暮之悲則亦足矣否則直待國亡以後草間偷活以老而不死之身罔顧羞恥亦拚命上台唱卸甲丟盔之句亦老淚闌干亦歌亦泣直哭他一個痛快以強自慰遣也

予以文學之觀念評舊劇如惡虎村之風吹樹梢英雄夜走荒郊是絕妙好詞也如三娘教子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在兒身痛在娘心是絕好倫理小說中之警句也如五台山之我的兒生前不能把福享死後要萬歲封他的什麼侯王其聲悲痛直喝破千古帝王家籠絡天下武夫豪傑爲彼一人就死之詭計戰場之鬼當同聲

而哭繼以稱快也。其他好句甚多。未克備述。他日如得半年閒。當一一爲闡揚之。五代時孟知祥再有蜀傳。孟昶青城女費氏幼能屬文。尤長於詩。以才貌事昶。得幸賜號花蕊夫人。後宋太祖平後蜀。花蕊夫人以俘見。問其所作。口占一絕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其意激昂哀健。清末女俠秋瑾亦有斷句爲人傳誦。即四萬萬人齊解甲。並無一個是男兒也。想係改竄此句而成。予表而出之。或者謂予事挑剔。予之意蓋不然。秋俠之傳不在詩。尤不在此。亡國后妃依稀相似之斷句也。秋俠自有其可傳處。今姑讓花蕊夫人以是詩傳。亦是不負古人之道。

予所作西施詩前已記其。一尙餘三首。其第三首之末句云。「若得知心人。作伴五湖也。合住西施。」其第四首末句云。「我恨老天真。夢夢偏教銅臭逼西施。」銅臭指范蠡言。蓋世傳范大夫曾載西施以去也。頃有人言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鷗夷以謝。

西施之沈其美也。是皆爲西施葬身江。

湖之證。苟如此。投身清流。自車墜。命。之。爲。佳。但。世。人。既。有。隨。范。之。語。予。亦。不。妨。有。是。詩。姑。兩。存。之。

金聖嘆批李白鳳凰台詩曰。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二句立地一哭一笑。言我欲尋覓吳宮。乃惟有花草埋徑。豈不欲失聲一哭。然吾聞伐吳者。晉也。因而尋覓晉代。則亦是衣冠成邱。此豈不欲破涕一笑。蓋作詩者。極寫人世滄桑。而胸中實在看破得失成敗。是非贊罵。一總只如電拂我惡乎。知甲子興之賢於甲子亡。我惡乎。知收瓜豆人之必便宜於種瓜豆人哉。此便是仁。王經中最尊勝。偈快哉。批乎。方今強凌弱。衆壓寡。世界如此。一國之內。亦如此。其實此中得失成敗。亦是不值一笑也。

金聖嘆批唐才子詩多絕妙好詞。其批杜牧甘露寺北軒詩有句曰。人生世上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游戲之事。乃真因此而銅枷鐵索。牢不自脫。皮裏有血。眼裡有筋。果胡爲而至此。又批西江懷古後有句曰。人誠莫妙於不生。世間苟人而

不免。或。生。世。間。則。世。上。事。畢。竟。做。不。盡。莫。如。撒。手。一。去。所。蓋。實。多。炎。天。讀。之。如。食。哀。梨。爽。膈。快。心。清。涼。散。無。此。功。力。也。

看。書。有。所。得。卽。斷。章。摘。句。實。此。筆。記。一。以。自。遣。一。以。供。他。人。傳。觀。誠。有。無。量。功。德。但。好。好。古。人。一。部。書。被。小。子。硬。挖。下。來。爲。筆。記。湊。字。數。又。有。無。量。罪。過。

看。書。如。掘。鑛。善。尋。鑛。苗。者。每。得。金。寶。不。善。者。則。得。砂。石。故。善。尋。好。書。看。者。始。有。功。效。否。則。亦。如。掘。砂。石。耳。掘。砂。石。不。過。耗。其。資。虧。其。本。錢。如。讀。不。好。書。乃。使。人。失。其。本。性。終。身。與。好。書。無。相。洽。之。緣。可。嘆。也。又。同。讀。一。種。好。書。而。收。功。效。乃。有。厚。薄。亦。如。同。掘。寶。礦。善。化。煉。者。始。得。真。金。不。善。化。煉。者。僅。得。渣。滓。耳。

予。十。五。歲。驟。失。怙。恃。流。徙。在。外。遂。致。失。學。年。來。雖。亦。能。搖。筆。弄。舌。不。足。言。文。且。腹。內。空。空。腦。筋。又。不。能。博。聞。強。記。東。奔。西。竄。又。更。無。下。帷。苦。讀。之。時。自。慚。其。陋。此。生。誓。不。再。想。作。文。人。矣。閒。來。看。書。聊。以。消。遣。不。能。以。不。文。之。故。自。剝。其。看。書。之。權。利。既。看。書。矣。又。不。能。以。不。文。之。故。自。剝。其。寫。筆。記。之。權。利。且。看。且。思。且。思。且。寫。所。寫。未。盡。從。看。

書得來所思。又未必盡情寫出。但非以炫弄其文。斯真爲曲衷之語耳。偶因筆記。微題有譽我者。故感慨及此。

人非專攻文學。僅求拈毫吮墨。辭能達意。或於無事時看書消遣。與其涉獵大家文。鈔無如閱名人尺牘。而小簡尤妙。蓋言下有物。趣味橫生。旣以益智。又可細摹其筆法也。

小學生初學。作成片之文章。最好是先學寫短札。近來教科書多附書札式樣。即斯意也。至於壯年人學文。未成欲勉操筆。墨應用其最所急需者。爲尺牘。其最宜研摩者。亦印刷成本之尺牘也。然坊間刻本。不失之俗。則失之深。且規格過繁。套語太多。人讀此而求下筆。清通其結果。乃愈使着迷。終身無清通之一日。誤人害人。良非淺鮮焉。得盡取此等劣書。而盡火之。

古人書上云。長相思。下云。加餐飯。書盡紀實。良不厭短。卽或作長行。亦當語語從胸。膈中出。無爲廢詞。俗本尺牘之壞。首在八行式。其次則在恭維奉承。勉爲其假者。僞。

者。又強人於無情之人。作有情語也。

湯臨川所著玉茗堂尺牘。有一題序。爲沈際飛作。有句曰。「爲詩磨韻。調聲爲賦。繁類揆藻。爲文鎔經鑄史。爲詞工顰妍笑。皆有意立言。久而後成。至於裁書叙心。從容千言寂寥。數字揮毫。輒就開函。如譚自非。內足於理。外足於辯。學無餘瀋。品無留僞。其書不工。雖工而不可與千萬人共見也。」讀此。可知名人尺牘之可寶。而坊間劣本之害人矣。予嘗見袁子才之小倉山房尺牘。不曰致某制府。則曰致某觀察。滿紙齷齪。豈可與千萬人共見。人偏欲學之。無怪愈學愈不長進也。又作筆記。亦然。非有見得到處。何可浪弄筆墨。又批註古人書題序。他人著作。亦然。非別有所見。或另有發揮。則他人之書。何可任己汚以劣墨。嗟夫。古今善讀書。批書者。惟金聖嘆一人而已。

臨川湯顯祖。以作牡丹亭傳。奇稱於世。所謂詞人者是也。雖然。以詞人目臨川。乃大冤特冤。茲得其所著玉茗堂尺牘。讀之。覺此老三夢之作。不過一時遊戲。不足以窺

初

集

見其文章經濟之堂奧也。其書精萃處甚多。予略摘其數段誌之。其答李某書有曰。非死數度不能生。非生數度亦不能死。答高某書有曰。有欲於世者未必能動。無欲於世者未必能靜。答諸某書有曰。最勝處不在講學。答鄒某書有曰。平心定氣。返見天性。答凌某書有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摩詰冬景也。與吳某有曰。謂世如夢。南柯黃梁。轉爲明顯耳。與沈某有曰。世大治亂。常起於殺人。殺人常起於殺萬物。答馬某有曰。此時男子多化爲婦人。側行俛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沈。都無眉目。寄李生有曰。眼宜大。骨宜勁。心宜平。誠男開遠有曰。寶精神則本業固。謹財用而高志全。其餘可誌者尙多。要皆微語。而見天心。極言而盡人事。辭文意遠。妙不可階。古今學者誰具此磊落之心胸來。

臨川所作之長行文。字屢拂朋儕之請。不欲付刊。其自謙處則謂長行文。字深極。名理博盡。事勢要非淺薄。敢望惟於致張夢澤函中。自云五不足行。雖以自謙實以罵。

世其所云一不足行在除詩賦無追琢功尙係謙詞至二不足行則謂當代之文等
贗文耳不能爲其真殆已抹倒一切三不足行描寫贗文之真相略謂文人苟名位
通顯而家又卜之通都要區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關國體得以冠玉欺
人且多藏書篡割盈帙亦借以傳直是一面照妖鏡今之人刻文集而滿紙均應酬
語或報館文章東西洋唾餘者讀此亦知恥否四不足行則譏彼思作子書以自見
者五不足行則謂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沒
無名名亦命也其語悲痛並可見虛名之士未必盡佳予鑒之時人梁啟超之文乃
益信臨川之言且予亦頗有不好近大部著名文集之病安得閒工夫破費萬千串
錢多買備而不傳古人之書一一讀之爲發其潛輝乎
鄭板橋與金聖嘆均是奇才鄭學陸放翁僅得其詩詞之皮毛金耽佛經而義氣凜
然自是高人一等予爲之評曰金趣人亦達人也鄭狂人亦怪人也其相同之處則
均是快人也

初

集

鄭刻詩鈔自序其後曰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又曰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爲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剝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壇詞客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亦猶是湯臨川僅刻詞調自嘆蹇淺零碎無心立名之意厲鬼一語尤屬痛快

板橋所作道情數闋其邈唐虞遠夏殷一段嗟歎前朝陳迹廢塵謂爲底事慌忙又謂孔明非英雄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其語可謂洒脫然所笑者尙係三代以下人不似明儒賈亮西之鼓兒詞晶明透亮空前絕後也賈自號木皮散客好說鼓詞且取材於論語孟子其江湖鼓兒詞中有曰三皇五帝前後世界原無文字纂記不過衍襲口傳其間出頭子的人物各要制服天下不知經了多少險阻顯了多少利害幹了多少殺人放火沒要緊的營生費了多少心機教導壞多少後人云云一字一針一針一血真看得透真說得出嗟夫太古之世渾渾噩噩諸位大皇

帝偏要自出聰明爲後世留下種種禍根使千萬世後人無寧日百劫不復苦痛不蘇豈真有萬不可幸免者哉可爲一哭板橋生在賈先生後予敢斷定其爲學賈無疑然鄭僅得賈之一鱗一爪卽超軼如此賈之胸襟可知矣

幼時游於長沙聞某女士於某女校演說往聆之女士姓名已忘之矣惟尙能憶其亦年等於我十七八歲而已其演說之辭則久而不忘以其時受有極深之激刺也女士之言曰中國男子以女子爲玩物女子今日除爭自由平等外尤當以纏足傳粉之痛苦加之男子之身使爲女子玩物以示報復其時予或年穉初出世所見甚少乃嚇至咋舌喪魄亟避之出校其後予亦奔走四方勉爲新智之士此種恐懼不覺消滅漸亦與女志士往來深知其不能粉黛我矣偶閱鏡花緣說部載林之洋被囚女兒國故事男子果遭纏足之苦竊嘆古人寓言亦早有爲女界抱不平者事雖未必能行然亦痛快語也

癸丑冬偶遇某女革命家於江戶短髮粉頸風趣盎然談次女力詆政治罪過從此

初

集

將抱極端之社會主義予大贊之女後又言日本女學不善除烹調縫紉外無功課女學生萬不可入予笑曰女士爲崇拜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首在各盡其能各取其需苟天下人盡如女士不樂爲烹調縫紉之事彼各取其需者不將有凍餒之憂乎况一切平等已不願爲誰願爲者女無言予記此條不加以贅詞惟願普天下聰明女子游手好閒不能一事徒知以女志士名目炫耀社會者一思之

戴天仇言現今世界科學發達似尙遲滯者良以男子家累過重讀書之時間乃爲謀生之時間佔去大半故也苟女子能獨立謀生則男子對於家庭之責任稍輕謀生之時間可分其半加入讀書之時間而世界科學必益發達矣此言自是名論雖然此又非男女教育平等不爲功曩見張漢英女士言女子參政須先以教育平等爲前提而初等小學尤須普及小學生之名額當與男小學生相等尤爲切要之言元人諺語謂人欲娶妻而未得者曰尋河覓井已娶而料量家事者曰擔雪填井可見有家室人之苦輓近女子競文明尙奢華爲之夫者擔雪益多填井猶不易女子

且揚言於衆曰男女不平等冤哉

晚近英雌插足社會目空一切肆行無忌人多詬病予恒對人言此無傷也中國女子蟄伏者數千年今偶撤其籬障喜極而狂藐視天下事以爲均易措施求其不乖張而貽笑柄者又焉可得然有此數輩腦靈心敏志高膽壯之女子投身社會使知世故而增閱歷其間且益以挫折或者聰明人終有覺悟之一日苟一覺悟卽以身作則啟迪後來之女子以正軌其收效必至大矣

人說中國女子可憐我說中國男子可憐試問古今能有幾個賢婦其餘抱擔雪填井之痛苦者人人皆是雖女子無智識能力實男子當初宰梏使然今之人無罪也女子可推罪於男子男子將誰怨哉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友朋亦然况屬夫婦故英小說家有言世之怨耦不在年貌之不合而在心性之不一雖然此僅言其不一也如在中國乃猶有甚者女子無學偶儕於通人以彼劣習慣劣根性與常識常理相搏戰眼光不同所見各異勝之不武

爭之無味。然偶一放弛，則又不可收拾。似此而言室家，非故作昧心之苛語。蓋直是與野人偶耳。罪過罪過。

夫婦制度誠屬不良。在中國不自由之結婚，其結果也非男子壓制女子，則女子壓制男子。憑其智力互爲主奴。魚水和諧，殆同虛語。其在西國雖美，其名曰自由結婚，然其結合也多事欺詐，惟重財色，心志齷齪，已不堪問。結局悲慘，尤不忍言。嗟乎！世間上最苦惱事，最無趣味事，莫甚於夫婦之制也。

獨居岑寂，縱覽言情說部，又嘗苦思情海波瀾之變幻，得新問題數則：(一) 女子之情專乎抑男子之情專乎？(二) 巴黎茶花女不忍以愛亞猛者，害亞猛乃與亞猛絕，是女子之戀情人，乃忍自捨其畢生之幸福而善爲情人地者，然未聞男子有因其情人嫁彼，非福願自棄其良緣而願其他適者。茲並論之，究以不顧一切誓達目的者爲情之眞乎？抑以有所顧恤者爲情之眞乎？(三) 女子之對情人有用全力相搏者，偶有變故，乃能手刃情人以洩恨，然漫郎攝實戈小說，男子原諒女子，乃

無微不至。無論其如何背盟失貞。仍愛之如故。但此二種均不能不謂之曰。出於真情。然其情究以下毒手者爲厚。抑以善諒人者爲厚乎？（四）中國女子之善妬。究出於情愛。抑兼有習慣法乎？（五）妬能傷情。愛乎。抑能增其愛情之熱度乎？女子嘗曰。妬所以表示其愛。其言確否？（六）在善妒之人一方面。設想愈妒。愈有情。愛乎。抑愈妬而自乃漸薄其情乎？（七）男子善妒。女子樂受之否。且與男子對於善妬女子之心理有異同否？（八）情愛之外。尙須副以他物。如人之內容。表功名富貴等件否？（九）愛情神聖。或曰。自不能攙以他念。然渺無他物。情愛究發生於何點？（十）情史上載一富家幼兒。乃與一年將三十之傭婦通。兩情相愛。誓不另娶。此種奇情。與彼因才子而始悅佳人。因佳人而始悅才子。愛情生於欣慕者。孰可貴。孰不可貴？（十一）既有愛情。不圖肉慾之好。不居夫婦之名。胡以便不痛快。且心心相印。情固在也。兩人均存恣其愛。亦可也。何以必須成夫婦。聯肉慾之好？（十二）成夫婦之事實。所以證愛情之眞確。不能成夫婦。而圖情死。亦以證愛情之眞。

確也。胡以此悲慘而彼歡樂。凡斯問題。以予無福慧之人。自然不可思議。予今爲予書徵題。世有有福慧之人者。其有以詔我乎。

舊劇初有崑曲。而後有皮簧。崑曲脚本。悉文人所作。卽傳奇是也。傳奇之名。仿於金元。明人院本。有多至數十折者。於是以篇幅長者爲傳奇。以短者爲雜劇。要皆文雅可觀。不如皮簧脚本之陋劣也。夫皮簧與崑曲。不過爲調各異。而科白上下場引詩等法。如出一轍。文人能作傳奇。又何不能作皮簧脚本。以言改良舊劇乎。名伶汪笑儂之黨人碑。潘月樵之明末遺恨。卽是新編之脚本。頗有精采。頃又見馬二先生所編之紅樓夢散劇。寶蟾戲叔及歐陽予倩楊塵因所編之黛玉葬花。其中尤以馬二所編爲合用。而葬花每唱句之後。夾以短白。體似崑曲。微不敏活也。然已情文並妙矣。但予尤有進者。皮簧脚本。無過長者。直似崑曲之雜劇情節。宜緊宜趣。宜堂皇。宜具精神。要以歷史劇之悠揚雄壯者爲最上。乘至艷麗之作。須盡其悲歡離合之致。有聲有色。有做有唱。不可板滯最貴。活潑若黛玉葬花之曲。或可盡文學之能事。成

一。悽。愴。怨。慕。之。詞。曲。然。難。得。人。解。又。難。得。演。出。好。情。節。動。觀。聽。也。予。舊。作。有。豹。子。頭。曲。本。半。部。革。命。時。付。之。一。炬。去。冬。在。東。京。偶。與。劉。藝。舟。道。及。劉。編。爲。新。劇。演。之。但。予。意。終。以。爲。不。洽。耳。

另。編。舊。劇。除。吐。詞。宜。雅。馴。外。作。者。尤。不。可。不。諳。音。律。習。各。派。之。唱。法。及。舊。劇。原。有。之。法。則。否。則。詞。曲。雖。文。而。不。適。用。歌。者。有。噎。喉。之。苦。聽。者。無。悅。耳。之。娛。何。足。貴。哉。劇。有。極。善。極。惡。總。與。俗。伶。無。與。蓋。俗。伶。因。欲。得。錢。而。學。劇。其。志。不。專。在。劇。也。欲。編。新。本。宜。倩。新。人。物。演。之。是。曰。客。串。然。滑。頭。客。串。家。又。不。宜。相。與。也。予。嘗。見。要。離。斷。臂。七。擒。孟。獲。等。新。編。劇。之。草。率。益。嘆。俗。伶。之。不。能。與。言。改。良。焉。

乙卯春海上歸來萬憂叢集言念國事更屬可悲人詢予何悲乃萬緒千頭不能自傾其肝膈人又戲詢黃浦停驂凡三閱月之久耳聞目觸亦有可喜之事否予少思之應之曰有蓋自其大者言之救國儲金人民自宣其力以救國且自知其有主人翁之天職之資格可喜也自其小者言之上海新劇發達遠勝當年其內容亦大可

觀亦可喜也。此外尙有一妙語。則近來上海婦女新裝束。屏其高可遮耳角。足障面之衣領。勿用而易以扣頸之短領。其上且附以白花空心欄杆袖。亦如之。其下則着西式長裙。着小蠻靴。乃與歐美裝束同一風韻。真可喜也。

予友建侯有愛國晚報之創設。一時五七報公論報救亡報醒衆報天中報蠶起雲湧。應運而生。當夕陽西下時。滿街送報人大呼特呼。其措詞乃至駭人非言。某處起事。則曰某人被刺。袁家江山原來似風前燭。雨裡燈。焉能禁如此大嚷大闐。此不祥之兆也。一日傍晚街頭送報人嚷聲又作。予聽久頗厭之。詎料是日之聲浪乃別開生面。惟聞其呼曰大總統做皇帝。十厘念厘夫作皇帝大典也。然爲值不過十厘念厘。豈不好笑。

上海近有女子新劇。且有小舞臺。每夕專演此誠破天荒之奇舉。然一時輿論非之。在予之意。讓此輩英雌樂樂。亦是與人方便。胡必咬牙切切。齒言風化。言男女授受之義。大煞風景。蓋言之不勝言。似可放過也。惟以劇之道立論。則女子於新劇似尙不

能達萬能之境。尙不如髦兒班。坤伶帶口。連着花花衣。開粉臉。唱幾句西皮。二簧。亦步亦趨。尙合符節也。如眞欲發憤於新劇上。占一地位。則賣弄其英雌本色。扮娘姨。大姐妓女。及不三不四之女學生。又誰能賽得過他其餘。則不必言矣。

清康熙年間。特開博學宏詞科。敕內外大臣薦士入京。召試。擢用。並授翰林職。此等翰林。如毛奇齡等。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熟內慚。噤不能發一語。遂懷忌嫉。詆之曰。野翰林。一時傳呼。民國甲寅乙卯之間。袁世凱爲政。大考知事。所謂特任簡任官。亦得保舉。若干。準其免試錄用。是當名之曰野知事。然野翰林尙多。爲明代遺老。野知事悉爲亡清之貪官。臧吏。賜野翰林。不過辱士用野知事。是爲害民焉。

乞丐所着之服。文學家美其名曰百結衣。其辭甚雅。茲又有加百結衣。以解剖者。其說明曰。百結之衣。質料之大。皆如掌。其補綴成衣也。洵一奇技。是等衣服。微風乍起。直可吹之。離身如秋風之掃落葉。而若輩則藉此以章身質料之龐雜。又不知集幾

初

集

多破服而成一製垢膩叢積穢惡不可近五色雜出極光怪陸離之致考此衣服之時期約可分五代第一代新製爲上流人服第二代半新舊爲通常商賈服第三代爲工人服第四代爲貧苦人服自貧苦人廢棄而入乞丐之手是爲第五代矣予曰此衣當爲五代元老凡五代之人均受其益惜愈趨愈下耳

甲寅秋劉某上書與徐世昌論政中有句曰「叛二百餘年之天子謂之曰忠臣叛二年餘之總統謂之曰亂黨」又曰「滿清有可亡之道項城非亡清之人」其言短俏一時革命黨宗社黨均比之漁陽三搯而稱頌之袁政府爲狀頗窘章行嚴於甲寅雜誌中形容其狀亦有句曰「政府聞之狼狽而不敢辨勉強發一令逐一士而大露色厲內荏之狀」又曰「偶遇清流正士偶加駁詰轉若所爲鄰於妾婦求掩不遑」質之當時確有此象惟袁氏之出革命黨當年實有同意今日似未可以復辟之邪說攻袁但斷章取義如忠臣亂黨之語尙是半句公道話千百年後宗社黨之言論惟此可傳耳

夫婦之制自來稱正室曰夫人側室曰如夫人有作如夫人解者力闢其說其文曰如夫人三字實如意之夫人之謂也顧名思義位在夫人上古者娶妻須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娶矣不如其意者往往有之於是乃欲更娶一如意之夫人故此名非貶詞也其言新穎大爲一般姨太太揚眉吐氣於義當否非所敢知予亦弗敢認可其說使天下所謂一品正夫人者羣起而詈我惟如意二字頗足研究古詩有曰人生貴適意又凡人之初生其始必爲一男一女在耶教中目之曰亞當夏娃彼亞當夏娃所居之地美其名曰極樂園極樂卽適意之謂足見人生以男女共處爲至適之事然最初之男女無夫婦之制也浸假而男女漸多其結合不能如最初之單簡於是男女互尋其偶以爲偶然亦無正室側室之制且並無婚姻之說也治社會學者謂婚姻史之初期爲掠婚時代掠一女逼之爲婦而自居爲夫是婦者不啻奴隸之名詞後之帝王制禮以掠婚爲不當乃變之爲求婚故用媒妁而又須待父母之命其用意僅在免掠且勿賤妻而已後人誤解定爲禮法取男子女子之自由而

初

集

共束縛之。男子掠奪出乎自由範圍以外。束縛以禮法似亦近理。然女子之不自由如故也。雖有納采及親迎之禮而爲其夫者仍是不相識不相洽之人。父母雖曰命之送之。然與自貢其女於盜穴者何異。况文明日進。男子亦不至人人盡爲強暴而禮法反強納一雙不相識不相洽之男女於一處。美其名曰夫婦。其暴可知矣。男子不甘其暴則娶如夫人。女子不甘其暴另覓情人。亦錫之曰如意。君是皆婚姻制度所種之惡果也。或曰此中亦有自由與不自由之分解。不可一筆抹煞。予曰美哉自由之名詞也。然自由亦卽適意之謂也。但旣稱自由何必再贅以結婚之名詞。耶。觀之西國又有離婚之法。婚旣可離又何必結論者曰離婚亦爲正義。是又明明默許男女相處可合可離矣。旣屬可合可離是已無關重要。然律以夫妻又何爲。况所謂人者動物也。旣曰動其情愛自應有動移。今日以如意而結婚。明日忽不如意而此夫婦之制乃束縛之。是豈非大不如意乎。大不自由乎。雖有離婚之法可以少蘇其苦。然離斯離耳。又橫添許多手續使人不快。又豈非多事乎。故予頗敢取夫婦之制。

而並非之也。

拿破崙法國人也。而有統一歐洲之志。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然歐洲之人。至今稱之。許爲怪傑。元太祖以異族入主中原。亦欲包有六合。並吞天下。鐵騎所至。西北俄羅。斯西南五印度。遂入有元之版圖。詎非中國之雄主哉。徒以異族之故。至今人鮮道之。且不如遠在海外之日本人。尤許其爲亞洲怪傑也。此其故在國人不好提倡武德。以爲彼乃異族。又屬暴舉。且窮兵黷武。不可爲後世法。故明人修元史。寧使其疏舛。四出不使其鋪張武功。元人拖布赤顏一書。譯言聖武開天記。紀開國戰史。頗詳明。中葉修元祖實錄。史臣請頒此書。而弗肯出。天歷修經世大典。再請之。亦然。故史書之成。關於西北藩封疆域。兵馬皆僅虛列。章名不着一字。遂使元代疆域。雖廣。與無疆同。武功。雖雄。與無功同。埋沒古人。欺藐後世。莫此爲甚。今日國人。秉此遺傳。性且來不武之譏。瓜分之辱。追憶前人。欲哭無淚矣。

拿破崙以微賤。卽帝位。且在宣布共和之後。其所恃者。在引起法人當時好大喜功。

之興。趣從事。國外之戰爭。爲法蘭西爭光榮。而彼之帝位。卽鞏固於此。中益以每戰。每勝。威聲大震。全歐懾伏。詎獨法蘭西之小民。及聞其敗也。民心一旦瓦解。故拿破崙遂一敗而不可復興。至拿破崙第三承其餘志以行。而英敏不及之。故其敗速而民叛。尤易。是皆以武功維持帝位。而帝業全關係於武功者也。元有天下。其疆域之廣。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過於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無一童昏暴繆之主。且內無宮闈奄宦之蠱。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怯薛之子孫。世爲良相。與國同休。其肅清寬厚。亦過於漢唐。而末造一朝。偶爾失馭。曾未至幽厲桓靈之甚。遂至魚爛河潰者。其故蓋亦與拿破崙同。以武功維持帝業。而卒敗於武事之一蹶不振也。日本爪哇之征討。覆海師於數萬里外。是爲第一次之失敗。及後順帝卽位。已無前代之英銳。而前代所遺之盛業。如外而嶺北嶺西。諸行省。動輒疆域數千里。馬行八。九。十日。方至內。而江浙湖廣各行省。舉唐宋分道分路之制。盡蕩覆之。旁通廣闊。務爲侈闊。至此。乃鞭長駕遠。控馭不及。於是阿里不哥海都諸王。

叛。於。北。乃。顏。合。丹。諸。王。叛。於。東。安。南。緬。甸。八。百。諸。蠻。叛。於。南。窮。年。遠。討。虛。敵。中。國。如。外。強。中。乾。之。人。軀。幹。龐。然。一。朝。痿。木。而。中。原。之。士。亦。乘。間。而。興。光。復。之。師。矣。謂。非。敗。於。赫。赫。武。功。之。後。難。於。爲。繼。者。別。無。充。分。之。理。由。也。

拿。破。崙。之。稱。帝。在。欲。達。其。統。一。歐。洲。之。目。的。爲。法。蘭。西。增。光。榮。故。除。軍。事。外。彼。無。專。制。之。事。實。貽。人。指。摘。而。念。念。不。忘。祖。國。必。思。發。輝。而。光。大。之。尤。爲。可。取。故。其。稱。帝。也。人。能。諒。之。以。其。借。帝。制。圖。進。行。上。之。便。利。而。欲。貫。澈。其。并。歐。強。法。之。志。趣。也。元。人。尙。武。僅。在。興。其。家。天。下。耳。中。葉。以。後。已。呈。中。乾。之。象。又。復。對。內。強。分。畛。域。以。遼。金。新。附。者。爲。漢。人。以。宋。人。爲。南。人。漢。人。重。於。南。人。而。蒙。古。色。目。人。重。於。漢。人。用。人。行。政。均。不。得。調。劑。之。道。是。其。志。趣。殆。非。拿。翁。光。榮。法。國。之。見。明。祖。爲。吾。族。吐。氣。起。兵。覆。之。自。是。快。事。但。必。埋。沒。元。代。之。武。功。視。同。陰。謀。深。閉。固。拒。不。以。示。人。則。非。所。敢。稱。也。

中。國。古。來。南。北。之。爭。恒。北。方。占。優。勢。予。作。革。命。雜。詩。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談。總。統。祭。明。陵。』。所。以。紀。實。也。而。予。所。最。視。作。極。醜。之。事。者。乃。在。明。建。文。帝。及。燕。王。

初

集

之。爭。彼。一。家。叔。姪。不。顧。羞。恥。攘。臂。而。爭。大。寶。爲。之。臣。者。乃。互。相。擁。戴。且。以。死。難。爲。忠。眞。是。何。苦。乃。爾。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視。南。方。等。於。被。征。服。之。土。派。兵。駐。防。一。如。滿。洲。且。沐。猴。而。冠。自。視。乃。若。異。人。豈。不。使。人。笑。脫。牙。齒。哉。韓。山。童。討。元。檄。文。有。句。云。「貧。極。江。南。富。歸。塞。北。」良。以。元。人。分。南。北。蒙。漢。之。見。膏。澤。之。潤。罕。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也。詎。今。日。又。如。之。獨。是。北。方。一。塊。乾。淨。土。主。政。者。雖。欲。加。以。殊。恩。而。強。鄰。必。視。爲。鼯。睡。之。鄉。牧。馬。之。地。又。均。莫。如。之。何。也。傷。哉。元。祖。遣。海。師。討。日。本。大。風。覆。舟。全。軍。沒。於。海。日。本。遂。賴。以。保。全。當。時。日。本。旣。聞。元。祖。渡。海。東。征。之。警。報。全。國。震。動。殆。若。有。亡。國。之。奇。禍。一。如。中。國。今。日。焉。某。代。天。皇。特。奔。至。福。岡。與。某。僧。設。壇。祭。天。並。大。作。佛。事。一。時。求。佛。宣。嘖。之。聲。遍。於。全。國。其。後。元。師。旣。覆。某。僧。遂。居。爲。已。功。而。天。皇。亦。自。詔。其。跪。拜。之。誠。乃。感。動。天。心。降。殃。於。元。國。人。狂。喜。亦。視。天。皇。及。某。僧。殆。立。有。不。世。之。奇。勳。者。然。傳。至。今。日。猶。爲。天。皇。及。某。僧。立。銅。像。於。博。多。之。西。公。園。予。聞。其。事。失。笑。者。再。夫。祭。天。求。佛。以。禦。寇。與。梁。武。帝。何。異。幸。而。大。風。

覆元師耳。否則豈不徒爲亡國史上增笑柄乎。今人爲立銅像。尤爲無當。雖然。今日之日本。固又思傳其救國之佛教於中國矣。袁世凱亦樂於祭天。苟相率作一場佛事。以祝中國勿亡。尤使人笑啼不得。嘆爲奇事也。

美國羅斯福爲總統時。常慨夫美國陸軍之不振。中下級軍官悉恃學校出身。滿腹軍事學講義。而鮮經驗。且疲弱不能耐勞。嘗發一令。凡步隊軍官。須三日間能步行五十英里。騎兵軍官。三日間能乘騎行一百英里。始爲合格。一時竟有詆此爲苛例。不能奉行者。羅斯福以爲怪事。予昨偶見報載北京陸軍部各司員。應總次長月課之考試。其命題之淺近。已至極處。予尙能憶其一題。係詢步槍子彈何以用尖頭者。試言其效用。第二題。又似問步兵工作之性質。大約均出自步兵彈擊教範。工作教範書中。前二三頁內。即初入營之新兵。曾受新兵教育者。亦當知之。茲乃以此考堂堂陸軍部之司員。且有交白卷者。豈不可羞。而中國軍事前途。長此以往。不加整頓。亡而已矣。尙何言乎。一嘆。

初

集

英。國。吉。青。納。貴。族。爲。陸。軍。大。臣。用。吉。青。納。名。義。招。練。新。軍。期。與。德。皇。威。廉。決。一。死。戰。其。招。兵。之。廣。告。頗。爲。新。奇。略。云。現。當。春。和。之。天。莫。妙。於。往。柏。林。旅。行。有。願。往。者。至。某。處。報。告。政。府。當。免。收。其。旅。費。且。賜。以。最。有。光。榮。之。旅。行。衣。及。軍。器。惟。限。額。若。千。且。年。齡。須。十。八。以。上。四。十。以。下。云。云。英。國。泰。晤。士。報。頗。譏。評。之。蓋。以。其。近。兒。戲。也。昔。日。俄。之。役。俄。軍。頗。自。驕。嘗。言。欲。得。日。本。爲。世。界。一。極。大。之。公。園。取。日。本。女。子。爲。世。界。之。公。娼。及。其。終。也。乃。爲。娼。所。敗。貽。笑。於。人。茲。吉。青。納。之。奇。特。旅。行。亦。不。知。能。一。帆。風。順。否。自。古。用。兵。者。誘。敵。之。術。及。止。追。之。法。類。皆。虛。虛。實。實。各。盡。其。妙。或。插。旗。幟。以。張。聲。勢。或。增。竈。滅。竈。唱。籌。量。沙。以。自。掩。其。軍。情。或。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使。驢。負。之。以。巡。堞。或。縛。生。羊。擊。鼓。以。退。兵。然。皆。不。如。今。日。之。有。假。倫。敦。之。奇。也。英。德。構。釁。德。之。齊。泊。林。飛。船。嘗。渡。海。來。襲。倫。敦。京。城。英。之。軍。事。當。局。以。爲。敵。機。決。不。於。日。間。來。相。嘗。試。故。以。全。力。爲。夜。間。之。設。防。並。以。種。種。方。法。欺。罔。敵。人。甚。至。於。倫。敦。本。境。界。域。之。外。別。造。一。假。倫。敦。於。愛。賓。森。克。勞。登。斯。脫。利。脫。亨。姆。士。丁。佩。克。等。處。從。樹。林。中。築。造。長。巷。

滿懸弧形電燈大放其光明自天空下視有若都會之市街其真倫敦則夜間全市黑暗其所許燃點之燈數蓋亦加以掩蓋俾僅僅照映街道而飛艇下視則不能見之此亦將來新兵法中新設疑備敵之道也

予居日本一年餘見其人民似尙有中國古時代野蠻之風縱酒酣歌好談武俠雖愈趨愈僞而當時強國強兵實賴此也蓋中古時代人民渾樸而又強項成性最易動以大義使之效死故日本維新之初卽大鼓吹其武士道舉彼人民佩劍露刃自相仇討之風而導以強國強兵之旨趣故能一戰勝我再戰勝俄立躋其國於頭等國之列然返觀吾國似亦未爲失望燕趙齊魯間此中古時代野蠻之風似尙未發洩苟得人利導之成吉斯汗之事業固可再見於今日也

德國亦歐洲之後進國其人民亦尙能有此野蠻之風賦性單簡故樂爲凱撤效死所向披靡如法蘭西則不然野蠻尙武之風已爲拿破崙發洩無餘今日言戰殆不能加軍士以迷信且無君無神迷信亦無從發生故此次歐洲大戰若德若奧若

初

集

俄若英若塞若孟莫不於其宣戰書中大書曰「求上帝保佑我軍勝利」每次得勝主帥報捷書亦必曰「皆上帝之賜吾皇之福」日本雖不言上帝然亦尊重天皇信佛信天全國佛教亦嘗開戰勝祈禱之會惟法國自開戰至今其政府及主帥之公布文未見一字道及上帝非曰「賴國民結合之力獲此勝利」卽曰「賴國民服役人道之熱心我軍必得最後之勝利」又法人保存黨一派曾聯名上書政府要求以法蘭西共和政府名義祈禱上帝法政府拒絕之亦有最眞最巨之價值也日本既以兵強雄其國矣人民亦漸輸入歐洲之文明退出其中古時代野蠻之境界益以天性涼薄舉止輕佻遂一變而爲欺詐驕夸之民予誠不敢斷其將來之有幸苟有良政府以增進民德爲己任或尙可挽救萬一似現今之大隈內閣仍是不度德不量力徒知愚其民使爲強暴而一再鼓勵之其不幸之來愈速矣不觀夫德國乎其政府愚其民使爲強暴其手腕措施無一不在日本上大刀闊斧勇往直前識者尙謂其必敗日本自思政府之良能及德國否一隻紙老虎硬要東衝西撞何

苦來耶。予頗爲日本不解。

世界各國其最先之歷史不可稽考類多以神稱而日本爲尤著彼殆以神武天皇爲神至今猶泥於天皇卽神之說視神武之子孫無一非神也中國歷史自黃帝始始成政治之性質黃帝以前如天皇地皇人皇及世人所盛稱之盤古等亦神也然一國之內稍有智識者均不加上古歷史上之神以迷信革命時雖爭道黃帝今五族共和此說亦漸消滅質言之中國殆不能再有他種之迷信矣自茲以往吾人言救國亦惟有如法國所云「賴國民結合之力」「賴國民服役人道之熱心」而已乃事有可哂者今之總統亦號神武如係採總統卽神之義彼與總統共保東亞和平之日本人行將怒髮衝冠謂總統乃敢與彼開國之天皇並稱竊恐日人一怒而神武總統粉碎矣神武總統又嘗着古服祭天其形乃似四不象之怪物可供動物園之陳列品姑不置論蓋予固非動物學大家也苟予以心理學測度此等行徑是總統殆自居爲天子故視天爲父而祭之夫天不可思議神也天而有子亦神也

時。至。今。日。半。空。中。忽。降。下。一。人。面。獸。身。之。神。來。詎。非。破。天。荒。之。奇。事。耶。嗟。夫。予。讀。國。家。將。亡。必。生。妖。孽。之。句。予。爲。中。國。淚。下。千。百。斛。矣。

甲寅三月間歐洲戰事尙未起歐之社會黨相與研究此武裝世界之結果謂列強合縱連橫抗不相下惟日增其軍備以圖一逞現雖未至決裂而軍費之巨人民已弗克擔任將來非國家破產卽發生大戰爭耳其一人又曰吾人預知此大戰爭必不能免甯使其從速發現俾得早了此劫其言哀且憤也未幾奧塞失和全歐果悉捲入戰爭之旋渦中苦戰一年尙無止意竊念非一方面一敗塗地者決無停戰之期然至此時彼勝利之一方面亦未嘗不力盡神疲一時不能恢復其元氣是則軍國主義或亦可以與歐之人告別矣

有拿破崙一戰歐洲各國悉由君主專制而趨入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之時代人民悉得享憲政之幸福此拿破崙所賜也有今日奧塞英德俄法日比意土之戰將來所得究爲何物乎此一新問題也今之歐人效死於疆場各呼號其日耳曼主義斯

拉夫主義似若津津有味。事後思之，恐亦不值一笑。而復發生一疑問：究爲何苦來也。社會黨復從而宣揚其說，於是軍國主義將望而却走矣。今之社會黨所以贊助戰事者，雖似鑒於危巢碎卵之義，其實藉此博國民之信用，爲將來之發言地也。故予敢斷定曰：今日歐之人犧牲其如許之生命財產，將來所購之代價必大有可觀。縱不能達社會主義極端之境，然社會政策其進行必較今日倍其速率。可操左券也。

將來大戰之後，國界問題究能打破否，此尙不能豫言。然有可以斷定者：將來必有國際法廷能操絕巨之勢力以裁判國際上之衝突，不許有殘暴之行爲。且此法廷乃較海牙和平會高出數倍，可斷言也。昨偶見報載：美國曾開一大和平會，即係預備此種法廷之組織，並言美國各州曾有一憲法評判會，專判州與州之爭執。即是此大會之雛形，而亦即維持世界和平之良法也。

千九百十年美之巨富加聶琪君曾捐資千萬金元爲提倡世界平和之費。印度人

初

在加爾格所辦之某報即發抒其議論曰「平和之談未始不美世界平和之民無過吾印人者然使今日亞洲非洲之人長此現狀而不改則其所享平和之幸福爲如何」又倫敦僑居之印人某亦致書於紐約某報有曰「吾爲世界一份子聞此豪舉不得不爲世界文化前途賀吾爲印度一份子素主張印度獨立者則反對此舉宜最力今某君所倡議者實世界最不平最不道德最無人道之事雖然吾安得有反對之資格……奴隸之國必先享獨立而後可以言平和奴隸人民必先破壞專制虐政而後可以言和平蓋國必獨立國與國必平等而後戰禍可弭而平和之幸福可享」予讀斯言予對於未來之中國不禁又有許多杞人憂天之言矣

「世界平和之民無過吾印人者」一語彼印人實言大而誇乃竟撇中國人於腦後其實中國人之愛平和不讓印人今日過之矣予本思普勸吾民靜坐以待世界平和之至彼所謂世界國際法廷必以平和之餘瀝贈我最愛平和之中國人然予言究足信否世界將來究能和平否予不敢力證其有縱使有之國與國不平等

乎人後向人哀求。平和之餘。瀝亦將羞死也。故予乃敢再誦倫敦之印人之語曰。中國亦奴隸國也。人民亦奴隸。人民也不求自立。不思破壞。專制虐政。竊恐有平和。乃不能坐享。卽能坐享。亦不能飽我飢腸也。嗟夫。國之人可以興矣。

予今作一比喻。以袁世凱之厲行復古政策。任用舊官僚行野蠻之專制。爲極可恭維者。如歐洲各國當日之厲行軍國主義。相等。人民苦於負擔。願其破產。或了結於一戰。亦惟祝袁氏速盡其復古專制之餘力。俾得早蹈亡國之禍。或發生大革命之浩劫而已。蓋非死數度。不能生中國之現象。已至如此。無可深諱也。

有歐洲此次之戰爭。爲軍國主義之末運。彼日本人猶亂抓亂跳。思用其武力於中國。識者謂其大愚。然中國今日之徒言平和。不修軍備者。或爲世界所許矣。乃又不然。歐之人且引比利時爲我借鏡。謂國立於世界。其國人無自救之能力者。必不可邀世界之憐恕。比利時非其類也。中國奈何。乃不學比利時。夫學比利時。非難事。在我肯學否也。如果願學。則此赤鐵黑血之事業。亦非奇事。他國練兵。必須三年。或二

初

集

年他國人服兵役亦由立正少息徒手教練持槍教練始亦與中國相同蓋均非生而知之也且不獨比國如此即英德俄法亦莫不如此中國又何不可如此哉質言之在此軍國主義尙未完全敗退之時代吾人終不可不言武事而吾人對內對外且在在皆須求幸福求安全於鎗尖之上人之必欲亡我之爲快者雖不得爲大智我之束手待死者乃實大愚國人宜抖擻精神熬過此關將來世界果有平和之日以吾人素愛平和之根性處之偃甲息兵亦大易事譬之鄉人皆鬥於我側我雖不鬥然亦須摩拳以待以防波及彼輩果息鬥者我自下其手可耳

歐洲戰爭各交戰國互以人道正義自詡究竟孰是孰非無論何人皆難判斷之蓋以談人道正義者而竟至互相激戰似均有過戾然不用武力或又各有其不得已者在也質言之世界趨勢如此且非如此世界不能進步而軍國主義亦長無了結之日也與其於此中求公理別是非毋甯加罪於軍國主義然軍國主義非人也亦非物也亦無可從而罪之則惟以太息於世界趨勢如此有必然者而已太息之中

偶存有一線之樂觀則亦惟有希望此戰爭可以促進世界之文明早了結此軍國主義之時代而已如就目前論德國以一國而抵抗數強國無論勝敗均足爲一世之雄然此間堅決不屈者又有一比利時其氣概亦足以自豪雖國危邦覆非戰之罪亦足與德並稱矣至若法蘭西似亦迫於不得已而戰且其人民具有真正愛國之精神而深明國家之關係者一旦執干戈抗強暴肝腦塗地而不悔實至真至確之救國觀念有以促之較彼日爾曼人斯拉夫人英吉利人迷信君主似爲少數人所驅策者誠有不同故予自閱歐洲戰電以來恒不願見法蘭西之敗以法不可敗也苟法而可敗是示世界以共和國家之弱點非世界人民之幸也

國人有世界眼光者恒曰德國不可敗德敗而英俄勝中國瓜分於將來議和時一言便了矣此說也予信之且予亦甚佩服德人之雄風但必恭維德人將來執世界之牛耳平心論之中國未必見佳而世界或更不堪設想也故予雖信是說而不願國人依賴之國人值此世界多事之時無論英俄德法均有其優美之點可以供我

欽佩。貽我教訓。俾我得受感覺。而奮然興起。徒希望一方面之勝利。冀以苟延殘喘。其言齷齪。其意卑劣也。

德人斥英吉利爲鏗鏘之金錢。而戰。又曰英當負此次歐戰首禍之責任。其言當否。非所敢知。然英吉利爲僞君子。則予所深信者也。俄羅斯本一專制國。至今日乃不能不恃國民聯合之力。以禦敵。是俄人苟立有奇勳者。將來固可向俄皇要求自由。以償今日之勞勩矣。故予頗謂俄人赴戰所得之價值。較英亦爲重也。質言之。今日之戰。英德之戰而已。一則強暴。一則奸狡。一則眞小人。一則僞君子。欲求他日世界之和平。德當敗英。尤當敗俄。亦不可勝以長其專制之燄。惟有一法蘭西尙可恕耳。比利時以一小國。乃爲德之勁敵。其中德要害。幾駕俄法之上。俾間接困英之計畫。竟莫得而施。雖然。比固曰尊重其中立。而禦強暴之侵。其中立也。德縱有萬分無己之苦衷。亦不能道出。故遂居強暴之名。而不恤是其中最苦者。乃在德。而不在比。當列日之戰。比橫當德軍進路。俾法國得以整理軍備。英師得以渡海。俄師得以入普。

時。至。今。日。德。猶。出。東。入。西。疲。於。奔。命。其。苦。亦。可。謂。烈。矣。然。比。利。時。立。此。奇。勛。且。犧。牲。其。邦。土。天。下。後。世。猶。不。免。評。其。爲。英。之。功。臣。而。已。亦。可。嘆。也。

比。利。時。爲。歐。洲。國。際。上。衝。突。之。中。心。歷。來。禍。亂。之。媒。介。列。強。均。抱。一。越。國。鄙。遠。之。心。思。翦。此。區。區。者。以。爲。已。有。特。以。一。人。投。骨。羣。犬。磨。牙。因。置。之。爲。甌。脫。地。是。非。相。讓。之。結。果。乃。相。爭。之。結。果。也。非。有。所。尊。重。而。不。敢。動。乃。有。所。顧。忌。而。不。得。動。也。一。旦。戰。端。開。始。列。強。均。視。此。爲。必。爭。之。地。於。是。所。謂。公。認。其。爲。局。外。中。立。者。固。可。得。而。公。破。之。不。過。首。先。發。難。者。雖。得。優。勝。之。勢。先。發。之。利。而。大。不。韙。之。罪。名。亦。隨。之。而。已。然。欲。德。國。學。宋。囊。公。賈。仁。義。之。虛。名。受。身。敗。天。下。笑。之。實。禍。德。豈。爲。哉。故。吾。人。局。外。評。論。此。事。固。當。尊。重。比。利。時。然。亦。不。可。厚。非。德。國。且。尤。須。知。國。際。公。法。之。不。可。恃。局。外。中。立。國。之。不。可。爲。事。至。緊。要。關。鍵。時。無。一。種。特。殊。之。精。神。毅。然。無。恤。之。決。心。不。足。以。言。立。國。之。道。也。

今。之。人。盡。贊。美。比。利。時。而。厭。言。土。耳。其。其。實。比。之。於。英。土。之。於。德。似。同。一。關。係。也。德。

初

集

士交歡以巴格達大鐵路爲媒介此路由伯林經過君士坦丁橫貫小亞細亞出巴格達及波斯灣口德實利用之以行其殖民之大政策且同時爲世界交通上之大革命彼蘇夷士航路及西伯利亞鐵路或將因此而銳減其價值英俄均有不利矣故英乃漸易其防俄之政策變其維持達納爾海峽阻俄海軍出路者爲仇土之舉且又恐俄於黑海先得勝利乃皇皇然先以海軍叩土之海濱而問罪然土耳其究如何乎謂其純粹爲德之傀儡殊不盡然蓋土耳其回教國也其土地在歐洲者介居於耶教國之間次第爲耶教國所迫壓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迨至最近之巴爾幹戰役結果則捉襟見肘幾不能自存於歐洲徒以英俄之暗潮乃保有一角國家至此焉有不思圖強雪恥者今益以巴格達鐵路之關係歐洲土耳其所失地悉漸成斯拉夫人種之勢力舉伯林至巴格達之通路茅塞而橫梗之使德之巴格達政策大受影響是德亦頗不願土之失勢於歐洲也土德聯合德雖具莫大之野心而土亦實苦心孤詣冀雪近年來之深恥巨辱達達納爾海峽一戰抵拒英俄法

腹背水陸之夾。攻。力。不。少。衰。志。不。少。餒。其。精。神。與。價。值。可。以。供。人。之。敬。慕。不。讓。比。利。時。也。

英比之關係。德人言之。曉曉。我中立國人。不爲此。日耳曼之口吻。但遠觀。一九一一年。比國上下兩議院。關於軍事之討論。足以證明。比國實欲脫去中立之羈絆。加入最強者之一面。其理由。書有曰。比之永遠中立。乃所以保全歐之均勢。陳詣甚高。比以絕大代價。始得此中立條約。世人方爲比幸。實則比之困難及危險。有此乃更甚。今爲比計。當請列強開一公會。取消比之獨立。則比庶得自由。倘非然者。一旦德法有事。比爲中立所束縛。勢將盡驅其民與首犯中立者抵抗。因此之故。比遂不得不助乙國。而敵甲國。既助乙國。則以其運命與乙國相連屬。即使比兵戰勝乙國。不競比亦同受其害。在戰略及政策上論之。比宜支配現勢。不宜爲現勢所支配也。且比人不得謂敵兵入比境後。始爲犯比。中立須知敵於比境附近集兵。已早犯比。中立此則德法所同比。又何必俟其力強者之一面。敢於穿境而過者。乃起而與之敵。

事之蒙昧有過於此者乎。况兵之取攻勢者其力恒強於取守勢者而勝敗之機先伏比又何必常於敗之一方面連合其運命而不加擇別於其間乎。總觀此言是則比之於英法或亦最後擇別而得之良友也。既言有所擇別則比之敵德或不僅爲中立問題而另有一種特殊之精神足供中國人之讚嘆也。

「比宜支配現勢不宜爲現勢所支配」一語此卽比利時特殊精神之所在也。比前此之爲中立國受現勢所支配也。然其害比人已歷歷道之矣。今欲支配現勢則自以脫去中立爲先務。蓋非脫去中立不能擇別一國聯合之以支配現勢也。最近戰役比雖未實行脫去中立吾人苟不敬重其特殊之精神則隨人之後痛詈德意志而已。然詈德之於比利時無益也。於我國尤不必有此一副長喙也。且青島之役我國受中立之害苦矣。吾人苟欲尊仰比國之特殊精神而竊思步武則宜熟讀前文須知永久中立四字至和平之美稱也。而比以爲束縛且欲解除之是介於兩大之國明明無中立之餘地而倚賴中立是爲無立國之精神者矣。比因具有此立國

之特殊精神。故終克出於一戰。以期支配現勢。吾人與其敬重比爲自保其中立而戰。毋寧謂其雄風泱泱爲支配現勢而戰乎。此外又有一必知之點。則我國乃眞爲爲現勢所支配之國也。將來列強構和時。我無發言之權而爲分割之料。是可爲痛哭流涕矣。流涕之餘。不獨無面目對比。且又何敢望與土耳其並論。故我乃極力讚土。謂其亦有支配現勢之雄心。與比利時同一可敬也。

德之人有謂比利時實愚者。英俄法之人亦有謂土耳其實愚者。然皆譏語也。比苟不敵德。讓其假道出師英俄法三國。必將仇比萬一德人得最後之敗績。比將與德同處不幸之厄運中。且先德而受協商國鬻割之害。即使德獲勝利。將來德之處比。又如何竊恐非假道之誼。即可動德人友愛卵翼之心也。予於此敢斷定。比如聯德當不僅許德假道。且必隨德與協商國爲敵。如今日之與英法聯軍之情形相同。蓋非出之一戰。比終不能達其支配現勢之目的也。但與德戰亦戰也。與英法戰亦戰也。此其間究與英法戰乎。究與德國戰乎。此在比之自擇。且此種之擇別。尙非根本

初

集

問題根本上之大計畫惟在一戰字擇何方面而戰此不過計畫上一種應用之手續耳且比之人固嘗言曰「摩洛哥問題未定以前德實爲比好友摩洛哥問題既定之後法或較德爲佳此中宜大加審慎未可冒昧從事或直派參謀官駐紮於德法英荷四國使館細心研究此事當以全國之利害爲本位不當以感情之作用爲本位也……比人受法之文化最深常爲法之意見所轉移至宜注意德爲聯邦帝國政體法爲共和政體就兵事言比終以向德爲愈法自共和以來內政分裂日趨微弱德則蒸蒸日上有旭日當天之勢况在兵事上原須保存一極大之階級思想以共和爲政者萬難與帝國主義相馳騁也」以上之言見諸一九一一年遠東通信比議院國防問題軍事脫立中立之辯論案所言即親德主義也是可知比固嘗欲與德携手也今改其方略以聯英法使德居侵害中立之惡名而比則義正詞嚴博世界各國之稱許比固未失計也但其未失計之處不全在拒德入境之時追憶一九一一年議院辯論之情形尤不能不深嘆比軍事家用意之深遠也此中又有

一。可。稱。述。之。點。比。人。明。知。法。之。共。和。政。體。不。能。與。強。暴。抗。今。毅。然。從。之。人。民。又。極。受。法。民。之。感。化。發。揮。其。至。真。至。確。之。愛。國。精。神。以。救。垂。危。之。國。尤。可。敬。也。

土。耳。其。之。情。形。較。比。利。時。尤。爲。迫。切。試。思。歐。戰。之。導。火。綫。非。近。東。巴。耳。幹。問。題。乎。巴。耳。幹。問。題。亦。卽。土。耳。其。致。命。之。傷。也。土。即。不。戰。他。日。歐。戰。了。結。土。欲。不。爲。現。勢。所。支配。能。乎。抑。不。能。乎。欲。求。不。罹。此。劫。則。惟。有。期。望。支。配。現。勢。然。則。戰。而。已。矣。聯。德。而。戰。擇。其。爲。害。少。輕。故。耳。戰。而。勝。土。從。此。將。振。其。國。威。盡。驅。斯。拉。夫。人。種。於。歐。洲。土。耳。其。以。外。以。雪。近。代。之。仇。戰。而。不。勝。受。列。強。之。鬻。割。亦。土。之。分。也。且。無。可。倖。免。者。也。亦。無。所。謂。愚。無。所。謂。不。愚。也。

意。大。利。太。無。丈。夫。氣。背。盟。而。守。中。立。斯。守。中。立。可。耳。乃。久。而。又。久。思。乘。奧。人。之。疲。敝。甘。心。於。奧。德。人。譏。之。謂。其。自。暴。棄。應。得。之。權。利。而。縱。身。自。投。於。不。幸。之。漩。渦。中。予。意。則。謂。加。入。戰。爭。原。不。惡。背。盟。亦。不。可。厚。非。惟。欲。仇。奧。則。一。九。一。四。年。之。秋。即。宣。戰。可。耳。待。至。今。日。乘。人。之。隙。非。予。所。取。也。然。開。戰。以。來。已。及。二。月。又。無。熒。赫。之。戰。功。可。言。

何苦來哉。

英人驅印度人於戰場。人爲印人。悲予爲印人。喜蓋印人爲奴久矣。茲得有當兵之資格。且立戰勳印之人。或有昂頭吐氣之日矣。予固嘗聞有當兵之義務者。必有自由之權利。此義務固可求得此項權利也。印人其勉之。

歐戰中最遭不幸者。莫如波蘭。俄德之人戰於其野。屠其人民。火其屋宇。波之人無罪於俄。亦無罪於德也。且波蘭人分裂。其土爲二國之奴隸。已非一日。方冀托庇於大國。可坐享共平之幸福。詎知二國乃假其地爲搏逐之場。使遭池魚之殃。波之人何處呼冤哉。此外又有最妙之點。二國均以波蘭救世主自命。俄人曰。吾將奪德所取之波蘭土地。重立波蘭王國。德人亦曰。吾將使俄人棄其波蘭一部分之領土。爲波蘭王國重建之基礎。一若此戰乃爲波蘭爭其舊都。復其故物。而發然細繹其言。則不過慷他人之慨而已。且預計特派一親支貴族戴波蘭之王冠。使永遠爲其附庸於波人。奚益焉。而彼強大之國反藉此自詡爲人道爲正義。其實苟眞爲人道正。

義者各自棄其所佔之波士界波之人立國立政府可也戰又胡爲者自吝其所有而欲奪人所有以施恩又胡爲者予竊爲彼強大之國羞

各屬地之戰爭亦是至無聊之事苟他日本國敗者乃以界人胡如當初不奪之爲愈使本國而勝也則以一紙條約劃入本國版圖可耳今日碌碌又奚以爲

歐戰聲中有一最新穎之名詞曰「教訓」不獨歐人言之即遠在西半球之美利堅前總統羅斯福亦發洋洋大文刊諸雜誌標其題曰「吾人所得歐洲戰爭之教訓」文中歷述比利時盧森堡二國之受禍國際條約之不可恃巴拿馬砲台之不可不築每年製艦費之不可裁武備軍事尤不可不講其措詞可謂激警矣美猶如此我將如何或曰我中國遠處東方既未曾與人締結國際條約以鞏固國境又無巴拿馬運河砲台之可築更無基本之海陸軍隊可以爲增師製艦之擴充醉生夢死於此而足又何必遠引羅斯福之名言擾國人沈酣之深夢予曰罪過哉

又聞之甲國以武力壓抑乙國亦謂之曰教訓德之敵英俄法也其宣言曰英實世

初

集

界動亂之媒。孽俄尤野蠻橫暴之巨擘。其他如法如比均各有其非。吾德將加之以教訓。然英法俄日之仇德也。亦宣言曰。德爲半野蠻人。種子等亦聯合而加以教訓好事者。且列爲豫想之條件。曰。德將取消其陸軍第一之資格。並讓海上霸權於英。是則德國所得之教訓也。而德之軍人又抗言報之曰。吾德所得之教訓。戰勝卽正義一語而已。血肉橫飛。詈聲充耳。吾人果以何種根據而評判其是非乎。

予於此而又有感。列強互以野蠻相詈。互以武力加於其所指野蠻之國。列強究孰爲野蠻。孰爲文明。在此一篇洋洋教訓未終了之前。終不能以空言解決之。惟將來戰事結局。勿論誰勝誰負。必能各得其心領神會之教訓而去。斯可知也。然返觀吾國豺狼當道。狐鼠橫行。是真爲野蠻國也。設有他國以野蠻詈我。而加以教訓。其若之何。即使如一般袁政府卿大夫士所云。現中國已成承平之世。而外人必如英之詈德。德之詈俄。無端加我以野蠻之名詞。又無端而興師動衆。不遠千里而來。加吾國以教訓。吾國又將如之何。予對東鄰予已心懼。然予料中國之後患。乃不僅此。

英。加。德。以。教。訓。德。加。俄。以。教。訓。美。人。旁。聽。此。教。訓。而。去。即。有。人。提。倡。豫。防。之。道。吾。人。不。善。旁。聽。而。坐。待。此。教。訓。之。來。其。來。也。如。村。學。究。之。扑。頑。童。鞭。撻。從。事。矣。今。日。有。受。東。鄰。之。鞭。撻。而。嚶。嚶。啜。泣。者。然。他。日。尚。有。甚。於。鞭。撻。者。又。如。何。是。宜。速。自。猛。省。已。憂。時。之。士。痛。哭。陳。辭。雖。不。敢。上。儕。於。羅。斯。福。然。世。界。有。益。之。言。固。不。專。出。諸。羅。斯。福。之。口。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也。

歐。戰。以。來。全。球。震。動。即。缺。少。世。界。眼。光。之。中。國。報。紙。亦。多。備。譯。人。紛。紛。譯。英。美。德。日。諸。報。之。陳。言。實。諸。篇。幅。大。標。其。目。曰。歐。洲。之。戰。報。世。界。之。風。雲。吾。國。人。鑒。於。市。面。之。恐。慌。西。人。之。紛。紛。回。藉。洋。貨。之。缺。少。及。暴。騰。青。島。之。戰。事。山。東。人。民。之。流。離。遷。徙。亦。知。中。國。而。外。實。有。此。意。外。驚。天。動。地。之。奇。禍。不。得。不。向。報。紙。堆。中。閱。其。事。實。以。資。談。柄。是。即。引。起。國。人。注。目。世。界。大。勢。之。好。教。訓。也。但。此。教。訓。爲。印。板。文。章。未。經。名。人。爲。此。詮。解。又。無。良。教。師。爲。之。授。其。中。利。害。之。關。係。固。仍。茫。然。無。知。也。不。幸。而。又。有。中。日。之。交。涉。起。國。人。受。此。番。切。身。之。教。訓。對。於。歐。戰。或。又。加。一。層。之。注。意。矣。

戰事愈延長。各交戰國所抱之慾望必愈擴大。但在戰爭未結局之前。多不以其腹稿示人。惟有心人得於暗中揣測之。欲求一語以包括其戰爭結局之目的。則欲圖一勞永逸之策。且恃其戰勝之聲威。攫取許多之利益。以償其戰爭之損失而已。現時足以供此項之損失者。在歐洲惟巴爾幹及近東土耳其耳。但此巴爾幹諸小邦亦多加入交戰國之列。究之事後孰先受分割之痛者。當以德之勝負爲標準。使德而勝也。與德爲仇之塞爾維亞及們的內哥羅自應供德之烹割。以洩其忿。如土耳其者。似有可圖暫時之安全也。使德而敗。塞爾維亞二國附諸英法三強之驥尾。同時亦得以戰勝國自豪。而土耳其乃有滅亡之禍。土耳其如亡。俄國或有益。至若英法二國實無最大利益之可言。且此中關係雖爲此次戰爭之導火線。而所以小題大作。捨死力爭者。乃在夫孰握海上霸權。孰握陸上霸權之點。因欲解決此點。乃各投其一星之火。燃此導火線。成此巴耳幹之爆裂。此爆裂之地。在戰爭終局後。必狼籍不堪。實無得此可樂之趣味。吾人苟一思之。此時之中國較諸巴爾幹戰血餘

腥荒涼。滿目者。如何。吾人自幸其安全。彼新握海上霸權。陸上霸權之戰勝國。亦將羨慕吾人之安全。攫取吾人安全之樂土。爲彼戰勝國之勝利品矣。譬如一大博局。其中呼么喝六之人。悉皆豪商大賈。其勝負。殊不能以局中之現有貨幣計。而天下名都大邑之巨產。巨大建築。實爲此局中之博注。嗚呼痛哉。中國不幸。此時乃成一博注。而爭其勝負者。卽彼英俄德日也。至於巴爾幹及土耳其。不過博局中暫用之貨幣耳。可不嘆哉。可不懼哉。

談歐戰。至此人問予。胡以爲此瑣也。談予曰。是卽予個人所得之教訓。取以形諸筆墨。此一寸心。固是喚人愚夢之赤心也。人問予。何不作大塊文章。寫之。予曰。予不文。不敢厚顏。亦作戰役史論。史論二字。尤予所畏。隨便談談。只好填筆記之。篇幅也。偶閱七月十八日時報。北京專電。袁世凱總統府之內史。監致函內務部。請查禁坊間出版之中國預言。予亦嘗於報紙廣告中。見有中國預言之廣告。大標其題曰。金聖嘆手批本。予頗喜閱。金批之書。然予却不信。此種荒唐之說。故等閒視之。未一購。

初

集

閱後見查禁之電。好奇之心。生遂亟購一冊。閱之。看來看去。總看不出袁家天下的好處來。宜夫此老之勃然憤怒。毅然查禁也。是書雖曰金批。然亦不過推背圖六十六段。並一金序而已。其序亦僅言推背圖而呂望萬年歌。諸葛亮馬前歌。李淳風藏頭詩。邵康節梅花詩。劉伯溫燒餅歌。黃蘗禪師詩等篇。並無聖歎隻字。書賈彙刻成編。統名曰金批秘本。亦欺人之道也。金批推背圖。證其已往之事。至三十三象而止。此象乃滿清入關之徵。若三十四象。成何事實。聖嘆固無從臆測也。故其言曰。證已往之事。易推未來之事。難然既證已往。似不得不推及將來。吾但願自此以後。吾所謂不治者。幸而中。吾所謂不平治者。幸而不中。而吾或可告無罪矣。云云。予閱是書。首注意金批。故於三十三象以前。有金批證實已無舛誤者。毫不注意。而於三十四象以後。加以思索。求其與金批是否符合。覺金亦有談言微中之處。代爲補證。數則列後。三十四象。讖曰。頭有髮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頌曰。太平又見。而花飛五色。章成裏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金批曰。此象疑遭水災。或兵戎與天災。

共見此一亂也。予曰：此象主洪秀全太平天國之革命。頭有髮，言長髮也。太平時言國號也。王殺王，言東王北王之自相殘害也。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二句，嵌入洪秀全三字，且又隱指曾國藩之姓太平天國之必敗也。妙極準極。

三十五象有西方有人足踏神京之句，又有帝出不還，帝子臨河築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之句，實指咸豐出狩熱河，英軍火焚圓明園之事。金批曰：此象疑有出狩事。此言中也。

三十六象頌曰：雙拳旋轉乾坤，海內無端不靖。母子不分先後，西望長安入覲。金批曰：此象疑一女子能定中原建都長安。予曰：金先生誤矣。此主西太后庚子出狩西安之兆。第一句之拳字並含有拳匪之意。女子固是女子，長安亦是長安。惜西太后乃非定中原之女子而爲覆滿清之女子耳。然亦足見金先生妙思亦能稍得其端倪也。

三十七象識曰：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

初

集

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予曰：此象乃清亡之徵。漢水茫茫，指武漢首義之地。倒戈。八月指首義之時。水清終竭，不統。統指清亡之宣統朝。代南北不分，和衷與共。嵌入南北共和四字。半凶半吉，亦是民國共和宣布後之實情。且半吉似屬袁字。蓋言共和半凶之故，乃在此。袁氏之當權也。金批於此象，乃不能置詞。此殆金所不能料者。南北共和，真是空前絕後之事。予非生在金後，得見此舉，又焉能言之。歷歷乎金序，又有曰：胡運不長，可立而待。毋以天之驕子自處，使金當時知此象，卽爲清亡之徵，其欣喜當何若惜哉！其不知也。雖然，三十七象以前之事，旣如是，眞確三十七象以後之事，又焉知不一一非僞。予智不及金，聖嘆又烏從推測之。乃就金批所推測，再贅數則。

三十八象識曰：門外一鹿羣雄，爭逐刼及鳶魚水深，火熱。金批曰：此象兵禍起於門外，有延及門內之兆。予曰：此卽指歐戰言也。推背圖至此，遂具有世界眼光，可謂極妙。

三十九象有鳥無足山有月之句似指青島又云旭初升人都哭是明明指東鄰日本之禍矣金批云此象疑一外夷擾亂中原信然無訛且此象尚有十二月中氣不和之句似尙切合舊歷甲寅十二月之事日本要求條件固於是月遞出也四十象有句曰一二三四似指民國四年又云一口東來氣太驕脚下無履首無毛一口卽是日字無履無毛恰恰畫出一個日本人來惟末句有生我者猴死我雕之句以嵌字法測之其中乃有「猴死」二字或曰孫中山亦猴也究竟民國四年該死者是那一個猴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四十象之後實無從推測閱金批亦不敢謂其言爲是惟四十一象有稱王只合在秦州之句參考他篇如梅花詩亦有豹死留皮長安秋色之句如禪師詩又有旗分八面下秦州之句豈亡清死灰尙有在西安復燃之一日乎予頗不信其有此四十二象有美人自西來朝中日漸安之句有「中日安」之字樣或者此時因美國自西來而中日交涉遂無事矣是亦可喜之兆也惟四十五象又云有客西來至

東而止。木火金水洗此大恥。又云。金烏隱匿。白洋中。從今不敢稱雄。長或木鞋兒。尙遭教訓也。

予所最喜者爲五十九象。此象數將終矣。其詞曰。無城無府。無爾無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又曰。一人爲大世界。福手執籤筒。拔去竹紅黃黑白。不分明。東南西北盡和睦。金批曰。此大同之象。予亦曰。至此而世界大同矣。世界亦終有大同之日矣。在此象之前之五十六象。又有句曰。飛者非鳥。潛者非魚。戰不在兵。造化游戲。可見促進世界大同者。仍賴戰爭。非可坐致。然則今日武備不可不講矣。此言也。望人勿以荒唐之言而鄙棄之。

此書之發刊。其跋言有曰。民國時代。例無忌諱。蓋在君主時代。個人之天下。患得患失。故惡此書。若五族共和。其間絕無個人之得失。只寓國運之盛衰。爲總統者。禁之何爲。

宋張邦昌齷齪小人也。然其人乃屢遇奇運。當元符三年時。奉旨出使高麗。適其國

王薨。國人重中國。使人權立邦昌爲王。旬月後。宋帝詔還之。靖康中。又奉旨使金。營金人圖滅趙。立邦昌爲楚帝。服袞冕朝百官三十餘日。而罷。嗟哉。此人命宮中。不知主何星曜。乃能屢竊南面之權。作臨時之國王。及皇帝予於此。乃大爲項城。悵恨。惜未具有張邦昌之命。雖曾出使高麗。阿附異國。乃尙不能得皇帝一日半日之册封。碌碌長年。行將就木。深羨張邦昌之奇遇。而不能達其的天耶。時耶。運耶。命耶。袁崇煥有知亦當爲彼力圖上進之孝子賢孫。洒幾點悲憤之淚。呼天夢夢也。

暇時。偶與友談中國各省之方言。當以何處爲最優。予首取蘇州語。友問其故。予曰。吳儂軟語。最適於表情。今試隔鄰而聽吳娃語聲。無論其人研醜奚若。其語聲之纏綿總足使人之意也。消可愛也。又有論吳歌者。其言曰。吳音清柔。歌則窈窕。洞徹沉沉。綿綿切於感慕。故樂府有吳趨行。吳音子。又曰。吳歛皆以音擅於天下。他郡雖習之。不能及。可見自古已有定論矣。

世間男子喜怒哀樂之事。其極點恒在女子之身。縷列之以見一斑。夫最可喜者。美

初

集

人之眼波也。且尤不止眼波。世有作美人百態詩者。是美人自頂至踵。均可喜也。最可悲者。思美人不見。求美人復不得。或與美人有情而事不諧。凡小說以苦情哀情名者。其間固不能脫出男女之窠臼也。他如最可厭者。爲醜婦多作怪。最可怕者。河東獅子吼。及悍婦詬誅之聲。最可聽者。爲小女子之歌喉。最可樂者。爲意中之來歸。均皆其最著者也。世無女子。男子必無喜怒哀樂七情之可言。而世間之喜怒哀樂。悉發輒於男女之間。予於此。乃深羨彼世間多情之眷屬。並讚美其爲極樂國中。人而於彼生。無艷福者。又不禁爲彼抱一片同情之痛。且嘆孽海茫茫。衆生苦惱。乃不僅我一人也。

予弟昨詢予一事。略謂中國幼童恒畏見外國人。何故。予思此間頗有研究之價值。蓋中國父母長上之撫孩。提遇其啼哭。或有所乞索。時恒以外國人恫嚇之。並造作種種無稽之談。謂外人如何暴厲。當之必無幸。以止小兒一時之啼聲。譬諸三國演義所述。人聞張遼之名。雖小兒亦不敢啼。其實小兒焉知張遼。更焉知張遼之可畏。

不過。父。母。長。上。一。時。故。意。煊。染。張。大。之。不。期。而。輸。入。兒。童。腦。中。耳。在。父。母。當。時。之。意。亦。不。過。止。小。兒。暫。時。之。聲。張。然。其。爲。害。乃。種。植。小。兒。以。畏。外。人。之。劣。根。性。至。成。人。時。或。半。成。人。時。每。見。外。人。終。不。自。覺。而。生。畏。懼。又。譬。如。人。本。不。畏。鬼。且。深。知。無。鬼。亦。因。童。時。常。受。恫。嚇。之。故。腦。筋。中。畏。懼。之。夙。念。終。不。能。自。拔。意。氣。銷。沉。精。神。頹。喪。人。既。不。武。國。焉。不。弱。是。在。此。後。之。爲。父。母。長。上。者。有。以。救。正。之。其。實。教。育。兒。童。之。法。只。宜。啓。導。之。循。循。善。誘。之。不。在。作。此。無。稽。之。談。恫。嚇。之。以。傷。其。腦。也。

古。來。詩。人。名。士。最。不。幸。者。爲。陸。放。翁。予。此。言。甚。怪。特。以。陸。之。事。實。證。之。放。翁。初。娶。唐。氏。女。伉。儷。相。得。弗。獲。於。姑。陸。出。之。未。忍。絕。爲。別。館。住。焉。姑。知。而。掩。捕。之。遂。絕。後。改。適。同。郡。宗。室。趙。士。程。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園。唐。語。其。夫。爲。致。酒。肴。陸。悵。然。賦。釵。頭。鳳。一。詞。曰。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浪。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簡。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唐。見。而。和。之。未。幾。怏。怏。卒。放。翁。復。過。沈。園。賦。詩。哭。之。已。足。稱。情。天。之。恨。事。矣。

初

集

後放翁之蜀宿一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之則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半載夫人逐之此夫人當非唐氏女可知也妾臨行賦詞曰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此又一恨也賢妻美妾無福能消悍婦惡姑此情誰怨亦難乎其爲放翁矣况放翁處天下多事之秋中原板蕩之日腥膻遍地胡患彌天放翁一生又碌碌不得志望空揮淚無處埋愁不得已而寄情香艷聊以自遣又復遇如許之恨事反加煎縛篋有吳箋三百個擬將細字寫春愁翁詩曾自道其恨矣悲哉

龔定菴生平放浪不羈頗愛婦人所遇亦甚奇故晚年有試問英雄末路裏溫柔不住住何鄉之詩雖傷心語亦得意語蓋終有鄉之可住也其子孝拱較乃父尤怪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殆是孝拱初名公龔後乃屢改其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愈改愈奇僻嘗入粟一應京兆試不售大志由是棄舉子業好爲狎

邪游顧以性冷僻寡言語落落寡合中年益落魄不堪至以賣書爲活旅居滬上與
 粵人胡寄圃相識時英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胡
 以孝拱薦威與語大悅之乃就孝拱讀漢書由是西人以孝拱爲英使之師呼龔先
 生而不名一時道學先生遂羣起攻之孝拱因益放浪嘗倡言中國天下與其送於
 滿清不如送與西人庚申之役英師入京焚圓明園謠傳爲孝拱所畫策並飽載金
 玉重器以歸於是人益不齒之孝拱遂又自改其號曰半倫半倫者言其無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僅愛妾耳求幸福齋主人曰傷哉此名乎夫人而不相容於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其人心緒之惡劣之悽愴可知矣然婦人女子乃有能相容
 之者是婦人女子不亦可感而可愛耶顧人生不得志僅寄情於婦人女子然亦大
 可傷矣後又閱孽海花說部言半倫有二妾凡著書時一妾磨墨一妾畫紅絲格可
 謂極人世之艷福詎知某年正月二妾乃同時遁去是雖欲聯繫此半倫而不可得
 從此想當更名曰不倫矣嗚呼傷哉人生至此尙有何言至於就館英人倡言排滿

初

集

在當時爲惡德。在後世爲美談。惟圓明園一節。不無可疵。然半倫並未致富。臨終時。僅遣一值價五百金之碑帖。碎剪之。足見其窘。當時人鄙棄之。過甚。又惡其好慢。罵人或造作圓明園之謠。以污之。未可知也。又聞人言。曾國藩欲羈縻半倫。爲已用。設盛宴。欸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也是其人。乃高尙如此。鄙爲外奴。孰信之哉。

龔定菴性怪誕。而詩詞偉麗。足動人旅京。都乃與榮恪郡王。繇億之子。所謂明善堂主人某。貝勒之福晉。私事發引疾。歸晚年。又眷一妾。曰靈簫。別有所私。竟以藥酒死。定菴或又曰。某貝勒不忘舊恨。陰遣客。酖之。是則定菴所謂溫柔鄉者。乃死鄉耳。然而死亦風流。死亦清淨。較彼令郎。半倫聯繫。半倫而不可得生。受潦倒淒涼之苦。猶差勝一籌也。

龔數十年後。又有汪笑儂。以明經擁某王邸。舉比。邸有寡妃。與私焉。久之。爲羽林軍。

主者所偵。知竟將一對野鴛鴦。縛送宗人府。請治罪。西后及禮王。均以家醜。弗可外揚。褫汪明經頭銜。而反妃於王邸。後汪之江左。携一中年佳婦。卽是此妃。妃善歌。簧皮諸聲。汪則擅弦索。漸亦能歌。及爲上海天樂窩琴師。貧不能自給。遂亦拾圍中人。之唾餘。上紅氍毹。唱鬚生。以伶隱之名。大振江左。現猶在燕京。亂唱馬前。潑水也。此事奇極。其艷福且較定菴爲多。窮書生固可以做名士矣。

江淮異人傳戴沈汾。隱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妾曰。我若死。爾能哭乎。妾愕然曰。胡出此不祥之言。固問之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我觀之。乃升榻而坐。強二妾擁袂而哭。哭至傷心處。汾竟死矣。此種死法。甚妙。若使龔半倫如此。死其樂當無藝也。

予不愛下棋。去年游東京。人強我爲之。二三子後。即推盤而去。見他人津津視若異味。習爲之。終日不倦者。頗以爲異。然亦不願趨視之人。問何故。予曰。下來下去。終在這圈圈內。爭勝負。跳不出圈兒外。誰耐煩用此心機。且予不特棋也。凡種種事。欲我

無端多用心。我即弗願爲之。雖然此僅言棋耳。其實世間事。卽一局棋耳。跳來跳去。誰又在圈圈外者。予生二十餘年。自問尙有才智。欲自勉爲一陰懷之人。與世人爭一日之長。似尙不弱。然得之奚益。遂不屑爲以成。今日之冷僻怪誕。然予又非厭世也。厭世亦無甚益處。雖日日宣言曰。予厭世。予厭世。然亦跳不出世界外。又何必言厭。亦惟有自適其適。得過且過。今日有機遇爲聖賢英雄。卽爲英雄聖賢。可耳。明日不幸而必墮落爲罪人賤夫。則爲罪人賤夫。可耳。我與世人本無爭。苟世人欲強與我爭者。亦如下棋。至瀕危之時。亦不得不用心思。聊以對付。非以求勝。自然然而然。故也。世有智者。孳孳不息。攘臂而爭。兼程而進。甚或倒行逆施。以求旦夕之幸。視予苟安。或尙較彼稍佳矣。用以自慰。並以自解。亂世之人。或嘉予言。

田北湖爲其遠祖田興作傳。述其遠祖興與明祖之交誼。有同兄弟骨肉。顧興成。不居功。以布衣終。明祖特遣使人持手書召之。於六合。其書的係明祖親筆。有足觀者。選錄於下。書曰。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游之處。何嘗暫時忘。

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爲之喜不可仰。兩次召請而執意不我肯顧。如何開罪至此。兄長獨無故人之情。更不得以勉强相屈耶。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略表一二願兄長聽之。

按明祖此言罵盡一切文縉縉之人。嗚呼。文人所長者筆墨而已。恃其所長。故遂好弄然。乃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是文字果有何用。不亦可以休乎。

昔者龍鳳之僭。兄長勸我自爲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日。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以爲戲言。不意真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無德無才。豈敢妄自尊大。天下遠推戴之。陳友諒有知。徒爲所笑耳。

按明祖此語。是何等胸襟。然以明祖之雄才大略。猶有此良心上。一句謙詞。世無豪傑。徒使小兒曹妄自尊大。是亦更可笑矣。

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

我。昨。由。去。使。傳。言。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平。生。交。誼。不。爲。時。勢。變。也。世。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以。爲。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並。非。一。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

快。人。快。語。非。眞。英。雄。誰。道。得。出。原。來。作。皇。帝。是。偶。然。之。事。有。甚。麼。天。亶。聰。明。聖。文。神。武。若。一。作。皇。帝。便。須。改。頭。換。面。眞。不。值。一。笑。也。雖。然。一。切。事。皆。當。作。如。是。觀。勿。爲。文。人。所。愚。俗。情。所。動。才。是。脚。色。

本。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弟。兄。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叙。弟。兄。之。情。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脚。色。元。璋。

煞。尾。說。兩。句。江。湖。話。眞。不。愧。英。雄。本。色。

統。觀。全。書。誠。非。文。人。所。能。下。筆。尤。足。見。明。祖。係。一。爽。快。男。子。非。皮。裏。有。血。眼。裏。有。筋。

銅枷鐵索牢不自拔者此種文字真是千古奇文不特歷代帝王家無此一副筆墨即自命爲英雄豪傑之一般人又孰曾慷慨若此予讀此文痛飲三大盃黃酒浮一大白。

相思之相字有交互之意蓋指男女雙方而言也然亦有僅爲一方面者如平兒不愛我我愛平兒之類是之謂單相思但單相思有時亦可爲雙方相思之起點而且可以促進雙方之相思也又有一種人偶見古來書冊中之美人才子而羨之慕之亦成單思之病相傳某閨秀愛讀紅樓夢必欲嫁寶玉哥哥家人焚其書乃哭寶玉數聲而死即此類也是之謂夢幻之單相思又有一種人本無所思然以人生適意之故終不可無佳人作伴而目中所見之佳人又非我意中所有之佳人遂潦倒淒涼以爲佳人實不可得然腦中心中固時時常存一理想之佳人之面影也是之謂理想之相思予有蝶戀花小詞云「人人都道相思苦儂不相思也沒相思侶苦到孤懷無定所看來還是相思愈天若憐儂天應許儂願相思可有相思女倘得相

思恩賜與相思到死無他語」卽此理想的之相思語也。昔才子張靈僅許崔鶯鶯爲佳人。然予意猶以爲未洽。欲予另出一言更正之。予又弗能自抒其胸臆。天下才子其能各以其理想中之佳人繪爲藍本描摹於小說傳記詩詞間以示我乎。予馨香祝之矣。

初

集

予不解聲韻而愛填詞。日後必下工夫學之。此道較作詩爲尤難也。今之作詞者僅求合譜不求上口。於平仄中無有差訛。已自命爲老手。然此類之老手又多板滯不見性靈。是於音調上字句上無一可取也。不得已而思其次。現值音韻蕭歇之日。何如仍以注重性靈爲主。而予之樂於爲詞者亦僅取詞之一道。最能發揮性情。故也。里巷歌謠每多天地間之至理。藝苑之妙句。然其所謂至理所謂妙句者類皆似詞中語。可見妙句以詞爲最多。而天地間之至理乃易發現於此長短句中也。詞與詩不同。曲又與詞不同。然詞固又可合於詩也。藥園閒話曰：「殷雷之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魚麗於罌鱉。此二四言調也。江汜之詩。

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垓婦歎於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厭浥行露其二章又云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是其明證矣至於曲之與詞相似淺而易見勿待解釋然詩詞曲之分界又竟如何王阮亭有曰「詞中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曲中之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却真不可思議有天然之界限也

填詞作曲須曉七聲近今詞學荒蕪崑曲絕響故七聲之學亦無人過問矣邇年忽講究皮簧尊崇譚派謂譚鑫培之吐字悉有陰平陽平之別於是是一般戲迷遂退而攷求七聲予亦戲迷之一敢不從事嘗按之毛氏七聲略例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之七聲其音易曉而鮮成譜周德清但分平聲陰陽范善濤中州全韻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鮮見之今略舉其例每部以四字爲準諧聲尋理連類可通初涉之士庶無迷謬計凡七部惟上聲無陰陽可分叙次先陰後陽亦姑襲

周氏之舊耳例如左

陰平聲

冲該箋腰

陽平聲

蓬陪全潮

上聲

無陰陽

陰去聲

貢玠霏鈞

陽去聲

鳳賣電廟

陰入聲

穀七妾鴨

陽入聲

孰亦熬鑽

苟解夫此可以唱戲可以任意竄改脚本矣

予嘗聆譚鑫培之碰碑反二簧中第四句錦繡龍朝之朝字用陽平聲咬字龍字稍

一提高稍一頓挫而底底將朝字叫出朝字之後轉折僅有五折如他伶唱則提高

亂耍一串花而朝字乃唸成超字非其陽平聲之本聲矣又第六句我楊家反做了

馬前的英豪楊家之楊字係陽平聲在此種地方唱難得叫出陽平聲來故譚乃易之曰我父子父子二字均爲上聲上聲無陰陽易於上口高下疾徐均可任意爲之也由此以觀名伶自改脚本更易唱法必有其理由在非胡扯淡也

又孫菊仙唱硃砂痣一段慢二簧第三句淚流臉上之流字按陽平聲叫之餘味甚長臉上之字係上聲以菊仙蒼老之喉嚨唱來亦甚悠揚不現痕跡又第四句難配鸞鳳之配字爲陰去聲故叫得切實至鸞鳳二字有時亦唱作鴛鴦鳳係陽平聲鴛鴦係陰平聲鳳字下可以耍腔鴛字下則不能耍腔也由此類推無論二簧西皮凡字之屬陽者始可用之於耍腔之第末字內而字屬陰者則當截然中止也原板二簧盜骨詞中之我也曾征過了塞北西東此東字下不能耍腔者以其爲陰平聲故也又空城計詞中慢板西皮之憑陰陽如反掌保定乾坤此坤字下不能耍腔者亦以其爲陰平聲故也至於賣馬詞中兩淚如麻之麻字係陽平聲故譚鑫培遂行腔其下愈增其淒涼之韻焉

初

集

舊劇唱詞大概用中州音。吳音。鄂音。三種。此外又有二字如更不讀庚而讀斤。臉不讀捻而讀簡。謂爲習慣音。然以予攷之。庚青蒸韻可通用而更字可作歷字。講譬如更事之名詞。卽經事之謂。故更可以讀經。至於臉字。明明係居奄切。音檢在儉韻中。其讀捻者乃俗音也。劇中獨用其古音何足異哉。

上海入劇館坐包廂看戲者多婦人。與大商賈位分固然至尊。風雅全然不解。那能眞悟得劇中三昧。俗伶偶善兩句花調。大標其名曰譚派。以媚座客。座客聽之而悅。以爲譚派卽如是如是。果叫天自來。其行腔之花必較此更甚。及叫天果來矣。人震其名。亦果空巷往觀矣。一聆其歌。單簡乾淨。乃惶然大駭。以爲譚調必不如是非。叫天爲僞者。卽其不用心耳。不然胡與我平日理想中之譚叫天習聞之譚調異乎。於是叫天遂受此理想習聞之影響。知音寥寥不能自見於上海。可悲也。

中國人之特性。惟善於附和。善於模倣。附和之徒。毫無主見。模倣之物。亦不過得其形。似由滬人心目。中所謂之譚調。以推及於他事他物。固莫不中此病也。故中國今

日。文。章。工。藝。事。物。均。無。進。步。之。可。言。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嘗。見。吳。研。人。所。著。小。說。內。載。香。港。當。初。開。埠。時。華。商。到。者。寥。寥。一。窠。人。子。窮。極。無。聊。
偶。買。得。小。兒。玩。物。以。口。吹。「兵。碰」作響名爲滴滴凍者計數十枚攜往香港日坐
於。外。人。總。會。之。門。大。吹。之。一。西。人。出。見。而。大。異。詢。每。枚。價。若。干。窶。人。子。不。善。英。語。伸
一。手。指。示。之。蓋。言。一。文。錢。也。西。人。不。知。以。爲。一。元。卽。授。以。一。銀。幣。及。入。口。吹。之。一。吹
便。破。於。是。奔。告。同。類。速。來。研。究。此。物。及。衆。人。至。均。以。爲。異。則。爭。投。銀。幣。購。而。吹。之。有
響。者。有。不。響。者。其。能。於。吹。響。之。人。視。不。能。吹。響。之。人。有。傲。色。而。不。能。吹。響。之。人。遂。大
忿。解。囊。出。巨。金。購。多。枚。吹。之。旋。吹。旋。破。無。吝。色。求。其。響。而。後。已。然。彼。吹。能。響。者。亦。爲
技。不。精。時。有。破。損。故。亦。須。時。時。補。充。如。是。數。月。外。人。盡。能。吹。作。「兵。碰」之。聲。而。窶
人。子。之。囊。橐。亦。滿。載。而。歸。廣。州。矣。此。事。雖。近。滑。稽。然。西。人。確。有。此。好。奇。之。心。理。也。
又。聞。乙。卯。年。巴。拿。馬。博。覽。會。中。有。一。中。國。人。設。攤。賣。水。煙。嘗。獨。坐。攤。前。執。水。煙。筒。吹
紙。媒。子。使。燃。燒。皮。絲。煙。吸。之。一。西。人。見。而。大。異。向。其。借。一。紙。媒。子。吹。之。火。不。能。燃。遂

亦邀朋引類共來研究致勞及某著名理學博士亦親來試驗博士至雖能按物理學加以種種之解晰使人悟明其原理然其不能吹之使燃如故足見西人隨處留心無一事不思求其真理也國人惟知皮毛不求進步當恨自己之愚莫笑他人之痴斯可矣。

初

又聞有一善吹鎖吶之華人偶隨貴人赴西洋於舟中出鎖吶吹之西人均加歎賞一德國人尤崇拜請其爲師授以吸氣之法後德人藝成遂以善吹軍笛名且譯中國風入松破陣樂等曲牌入德國軍樂譜內蓋外人之善學有如此者神而通之變化之以視中國留學生僅知拾人牙慧者真有霄壤之分也。

集

日本與我國同居東方同是黃色人種其發見西方之文明而學之也亦同一時代顧今日而彼則蒸蒸日上我則毫無進步可言果何故歟予初亦思之不解後見英文京報揭載一英人之論說解釋此問題頗有充足之問題特摘述之代我喉舌。距今極遠之時代中國卽以自己之文明嘉惠於自國毗連各地之野蠻人種此等。

人種不知書寫並不知計時中國人乃以較高尙生活之理想傳授之俾脫離野蠻之狀態今日之所謂日本者其初固在受教之列也日本人之最初性質習慣與婆羅洲食人喋血之丹克種族相差不遠直至受中國文明之教化始脫原人狀態知所謂法律知所謂立法之人知尊重聖賢之教訓知過去之歷史知世有較高於爭殺攘竊之生活知美術學問商業爲平和之盾凡茲種種雖日本有懸河之口亦不能辯駁也殆其後感覺西方文明之壓迫時日本已非復殺人喋血之種族已遵奉中國之教範又天性愛進取知中國之文明雖能導入於文化之鄉而不能獲取物質進步向世界上爭發言權於是棄此取彼一反掌間將承襲於中國政治上經濟上之原理已成爲日本生活之一部者割而棄之而別採用一思想完全不同之制度於是爲時不逾半紀而日本在外觀上固爲一歐化的國家矣顧中國亦同時學步而進行甚遲其所以然之故亦不難知蓋中國文明之發展歷數千年蟠結於人心至爲深固日本取之中國非有先天之關係根基淺薄故一見有其他之文明

卽舍舊謀新並無困難至於中國則不然國民生活之理想經數千年之演進與日本當日得自外來者不同外來之物掘之則易本國產生之物非經艱辛劇烈之程序不能別取他物以代也

予抄此文一通後於日本受中國文明之教化一語思得一事證實之偶閱鄭板橋題畫有曰「畫家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不求進皆坐此病必極工而後能寫意非不工而遂能寫意也」予於此乃思及日本之畫彼日本舊式畫不得不謂曰學自中國者且其畫家頗重寫意一派濃墨大筆亂畫桃符卽自詡曰予善於寫意而其實乃不足博大雅之一哂也此其故卽原因於根基太淺僅曾學我之皮毛又不肯下工夫先從規矩工筆入手也由此類推凡日本所謂之文字漢文學詩詞等等均莫不與其寫意畫相近皆缺少中國濃厚之真精神與英文京報所云實無一不合偶聞人言日本有一文學博士嘗研究漢文人詢其何故用心如是之深彼笑而答曰三十年後予將入中國執漢文之教鞭耳嗟夫我國人三十年後

豈遂眞無一人解漢文而必遠請顛倒文法之文學家來作我良教師耶抑日人之言夸大不足信耶然而須自勵矣

歲在甲寅自古多亂劉獻廷廣陽雜記所纂如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羸吳三桂之叛清皆在是年然皆弗如民國甲寅西歷一九一四年兵亂之凶劇然此言偶然符合亦怪事也

或謂中國今日如人患麻木不仁之病不日即將亡矣然今日固尙未亡也魂雖出舍而軀殼固尙在也於是救國之士恒曰宜喚醒中國之魂或尙可救也然喚魂固又喚之久矣而病之無起色如故是終不可救藥是終須死而就木也但死後不知有國鬼否乎如以言人人死固有鬼也惟無鬼之論現代科學家歷歷言之予今請先研究鬼以證明國鬼之說

人死後究竟能作鬼否生者未曾試死一遭以試驗之而死者又一去不返弗肯以鬼事語人惟餘一般未受鬼閱歷之人亂發揮其臆測之詞以有鬼無鬼相爭論其

實皆鬼門外漢耳。烏足以言鬼。故予乃自慚人不如鬼。不敢亂談鬼道。惟據鄉間父老所傳述。大凡鬼之現世。均以生前遭急病死者爲多。如弔頸鬼如產後鬼如無頭鬼如水鬼之類是也。至於壽終正寢者。雖有疾病殺之。然其被殺也甚緩。故鬼亦無有即有。亦弗如急死鬼之惡厲。是一言以斷之曰。人惟慘死者始有鬼耳。

人如此國亦想當然。故予乃希望中國之速亡。譬諸亡于共和告成不久之後。固明。明產後鬼也。又譬如爲外人所分割。固明爲斷頭斷四肢之慘死鬼也。留得鬼在。終尙能尋人作祟。使亡我者不能得一日半日之安甯。苟麻木不仁。逐漸而死。是與壽終正寢者無異。亡後並鬼亦不可見。永無翻生之一日矣。故予乃敢作不祥之言。願中國要亡便早亡耳。木鞋兒其有意乎。

予友紹英嘗言張獻忠奇人也。且憤世之人也。不然胡愛殺人如是之甚。且獻忠之爲人別無他種嗜好。卽女色亦不甚愛。惟獨具此殺人之癖。嘗剝女足爲塔祭。天竟忍斷其愛妾之足爲塔頂。雖曰不近人情。過於殘忍。然世皆人也。胡獨彼一人不近。

人。情。如。是。甘。心。殘。忍。如。是。或。亦。其。人。有。滿。肚。皮。牢。騷。不。合。時。宜。且。視。天。下。之。人。皆。爲。可。殺。故。遂。性。情。盡。殺。以。澆。塊。壘。乎。然。其。人。心。中。之。悲。愴。之。悽。楚。是。當。較。被。殺。者。爲。尤。痛。苦。矣。相。傳。獻。忠。有。短。偈。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以。對。天。殺。殺。殺。殺。殺。殺。』嗟。夫。人。果。因。何。種。惡。德。無。以。對。天。遂。生。怪。傑。之。憤。懣。一。一。以。寶。刀。超。度。之。使。趨。善。地。乎。予。撰。此。則。予。心。大。痛。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每。逾。二。三。百。年。必。有。一。場。大。亂。死。人。總。在。數。千。萬。以。上。無。可。免。者。此。其。故。亦。頗。費。研。究。後。紹。英。又。告。我。曰。大。凡。承。平。過。久。人。口。必。日。益。加。多。而。生。活。無。計。遂。不。得。不。揭。竿。作。亂。及。其。終。也。人。數。驟。減。一。半。且。所。殘。餘。之。一。半。大。皆。老。弱。無。用。怵。於。死。者。之。慘。已。無。作。亂。之。心。惟。有。思。治。之。念。故。有。傑。者。出。遂。得。安。然。登。帝。位。重。稱。承。平。之。世。此。言。也。頗。有。妙。理。今。日。歐。洲。各。國。大。戰。經。年。互。爭。其。海。上。霸。權。陸。上。霸。權。與。夫。往。昔。之。冒。險。遠。出。經。營。荒。野。滅。人。之。國。割。人。之。土。均。莫。非。人。數。過。多。生。活。間。題。爲。之。厲。階。嗟。夫。嗟。夫。求。生。而。死。詎。不。可。悲。

初

集

中國素有人口衆多之患。卽如山東一省。其人民流徙於東三省者。每年有數十萬。故今日東三省之人。皆非滿洲土人。而爲關內之山東人。且山東人之往東三省者。類以慄悍之民爲多。譬如里有無賴不事正業。父老及鄰人均憂之。均縛而至臨海之地方。少集資與之。使赴關外謀生。並美其名曰送。於是此無賴遂乘船而往滿洲矣。然其終不能謀生。如故。遂輾轉而爲馬賊。大概今日關外之馬賊。均山東人也。而馬賊今日所以如此衆多者。亦良由山東人中之不能謀生計務正業者。源源而來。關外入夥也。此種人之在北滿及東海濱者。頗多奇男子。國無英雄。留心邊事。遂使此輩爲盜賊。以終。豈此輩之罪哉。

往年亦有人提倡招致馬賊。且美其名曰傑。意將有以大用之事。雖未成。然亦頗具眼力。但予之意。不然。如於承平之時。招致此種人。而給以厚祿。養其惰性。未免可惜。如欲用其爲個人。死士。向國內爭權奪利。以致荼毒生靈。爲罪更大。均非予所取也。苟有雄傑者。出欲用兵於東北。爲四千餘年之古國壯其威聲。則是種馬傑。一招便。

來其勇武可駕哥薩克騎兵而上之拚死一戰洗我國恥亦不負男兒好身手矣苟非此者匪特馬賊不就撫撫之而不善于用之亦終於爲害也

將來東北國境不發達則已苟一發達終是此輩馬傑之世界也將來南洋羣島不擴張則已苟一擴張亦終是我國華僑之世界也華僑乎馬傑乎是皆强大我中國鞏固我國境開拓我殖民地萬不可少之人才也

或謂予乃以馬傑比華僑未免無禮此言也予固不能不抱歉然予亦未嘗無說也按明末清初鄭芝龍占領廈門與清人抗以廈門爲思明州後兵敗往台灣其子成功繼其位雖大事未成而革命種子乃爲成功所手植以傳至今日此革命種子無他卽秘密會社是也初名天地會其一派流於暹羅新加坡新舊金山檀島者易名曰三合會現時之華僑猶多有三合會中人而其祖若父固莫不爲海外避秦之人當時清庭又何嘗不以叛賊呼之乎彼馬傑者亦不幸而在窮邊絕域耳如其在洋島之中又何嘗不有堅忍之精神以事商業質言之是皆鬱鬱不得志於國內之人

初

集

而已。華僑固當尊崇馬傑，亦不可厚非也。天苟不亡中國，華僑與馬傑必能各抒其進取之精神，堅忍之能力，爲中國揚國威於北陸南洋間也。國之人其勿等閒視之。所謂隱居之士，嘗與政治有關，其用意蓋首在惡政治之齷齪，故遠而避之。是則所謂隱者，只以不近政治界爲標準，其餘毋論寄身於何地，均足以言隱也。故人有隱於伶界、隱於商界、隱於酒鄉、隱於僧寮之稱，而不必拘拘於深山峻嶺、竹籬茅舍也。然則華僑馬傑又何嘗不可曰隱於商界、隱於盜窟乎？且孤島重洋，無異於蓬萊之境，窮邊絕北，隨處是白雲之鄉，謂曰隱居，孰道不然？伊人何在，增予遐想也。

予偶撰一盜隱之名詞，使人駭怪。茲又見衛泳之悅容編，又發明有色隱二字，以爲一遇治容，令人名利心俱淡，如迦陵婦人集所謂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者，均色隱也。謝安之東山絲竹，馬融之絳帳笙歌，卽是此中名人，有足稱者。近日不樂名利之人，多卜居上海，而上海又繁華冠全國，爲南方花叢，與其以市隱名，何如賞心尋樂，以色隱名乎？雖然，此中苦况，個中人亦有難於告人者。偶信筆及此，予又嘔心血，亂

發牢騷矣。

初

集

在世界上。作人。已是一件苦事。而作中國人。更苦。中國人固然苦。而中國人中之女子。爲妓女者。乃苦至無可倫比。予每一涉足花叢。必聞見許多淒慘之事。掃興而退。遂以是爲畏途。嗟乎。安得黃金千百萬。盡超脫千百萬可憐之女子。出火坑哉。

講社會主義者。有廢娼之說。其實此事。目前何能作到。予並非反對此說。反對徒托空言於事。無補。僅務爲深遠之談者也。夫女子賣娼。與之交者。仍男子也。並非與禽獸合也。男女相交。有對待之性質。胡男子以爲樂妓。以爲苦。而其他女子之交。男子者。又不以爲苦。此其故。可以自由與不自由。二語分解之。爲娼者。與人交。乃不自由之交接也。旣言不自由。則非娼之所自願。可知。然胡爲而致此。則鴉母領家之罪也。顧鴉母領家。亦有說曰。「我之妓女。固我之金錢所購來者。我爲資本家。而彼爲勞動者。是當服從命令。與人交接。勿厭以飽我囊橐。」斯言也。違背人道極矣。以美國解放黑奴之例言之。文明國之人。尙不以異種人爲奴。而自國之人。乃反以同胞爲

販賣品此應受死刑者也。若言資本家與勞働者之地位則資本家應保護勞働者工作尙有時間應接豈無限制似彼鴉所爲慘無人理固法律所不能許者也。然救正之法如何是仍須以法律限制之。

予若得爲議員定提出一議案於議院曰娼妓保護案請定爲律法此律法之內容乃爲逐漸廢娼的政策其辦法縷列於左。

(一) 飭全國巡警調查各管轄區域內之娼妓無論領家所有抑係父母作主均須報名請領證書每證書收費一元或二元自領之後卽認爲公娼並目之曰第一班公娼。

(二) 第一班公娼分三級略如租界之長三么二野雞等第一級三年期滿准其自由第二級二年期滿准其自由第三級一年期滿准其自由。自由後適人與否領家與父母均不得干涉之。有願入濟良所工廠者聽有適人者領家與父母不得苛索分文。

(理由)公娼之所以分等級而各級之自由期限有差別者因妓愈賤而交接愈濫海上野雞花烟間日均可延人為歡其慘痛真較與禽獸交接尤甚故此種苦妓自由之期限特短以示憐恤之意至於自由不用代價者蓋三年或二年之服役已足以報主人縱親生父母恩德深重而捨身奉養亦足謂已盡子女之義務惟其後有願工作事親者仍在人情之中可聽其自便但父母不能視之為應有之權利耳

(三)經第一次調查之後有再請領賣淫證書者仍可發給並仍照第二條辦理其未經官許者查出重罰

(四)妓女各依其等級受領家管班之驅使並在其法定之時間內名曰服役服役之時領家不得虐待鞭打每夕不得接二客有病時當停止服役有欲嫁人者其身價不能超過當初賣價一倍以上(此項賣身契約當經官驗看並註冊不得以少報多)有不遵者妓女得隨時控告之

初

集

(五)上項辦法以十年爲限十年之後不准搗母經營此項營業禁止販賣人口停發買妓一項之證書惟親生父母經其女子之同意願爲娼者另發一種證書准其營業其自由之期限與第二條同

(六)服役已滿之妓女不得再爲妓女

(七)再逾十年爲尊重天賦人權計卽父母亦不得勒逼子女爲娼於是乃訂志願娼之法規(另訂之但亦限年限)

(八)再逾十年廢立志願娼

如是辦法是三十年中可以無娼矣雖屬狂生一時理想之談而於數千百萬女同胞之生命之人權有莫大關係予下筆時似有無數可憐之女子乞援於我我心爲之竟日不安世有有心人望贊成吾說共同推廣此辦法而校正之補助之功德無量也

又中國娼在租界者爲多其下等者之在租界尤如處黑暗地獄中備受一切未有

之痛苦吾之辦法自應及於租界想西人素重人道必能嘉納予言或先由有心人以此法要求先行於租界或組織一女界人道會以提倡之均可也

中國人娶妾之惡習亦隨娼妓之衆多而發生夫娶妾爲正式太太所弗許卽予亦弗敢謂之曰合於正義但中國一時有許多娼妓無從出脫似娶妾亦是救飢救溺之道然淫鬼賤夫娶妾恆在十數以上毫無憐香惜玉之心徒縱一時禽獸之慾又何苦來乎相傳清時有滿員某多蓄姬妾老不能興乃伏諸女身咬其肌肉以洩恨又性猜忌每出外時必使諸妾易新履坐床頭歸而視其履底有無泥污又某道員築一秘室日與諸妾裸逐其間是皆天殺的奴才也不可爲法

中國女子反對丈夫娶妾因此痛恨妓女至於切骨殊不知妓女非樂爲妓者其所墮落如此命也女子中有此種可憐人女子不憐之而又恨之鄙之其可恨可鄙之原則不貞而已矣然設身處地想所謂一品大夫人者不幸而亦陷身烟花隊中又有何能力足保其貞乎余澹心作李十娘傳其述十娘之詞有曰「兒雖風塵賤

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情不與之合也且兒之不貞命也」是於貞字上似亦可以恕之矣

狎妓在古時本一風雅事故娶妾亦一風雅事也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千古傳爲佳話而今則風雅絕響矣可爲一嘆然因此之故妓界遂益不齒於人口而大婦虐妾亦多於當年矣白傅有詩曰老大嫁作商人婦妓在當時以嫁商人爲可悲蓋商人不知風雅也今日則商人佔妓寮中第一把交椅而所謂政界官宦者又大都爲浪子流氓質言之均不知風雅爲何物也妓界又焉得不愈趨愈賤作妾者又焉得不愈降愈卑乎

曩讀小青傳至其絕命書中「未知生樂焉知死悲」二語爲之揮淚如雨嗟乎人孰不樂生哉下至螻蟻之微亦知生樂而人乃獨不能知之不亦大可悲哉然生而無樂生亦如死是死之悲雖未曾知而生之悲固已知之矣有生而悲死又何惜此

言也。非悲痛絕頂人，何能道出予於此。乃亟思盡取天下妒大婦，而饗以老拳。然此乃理想之談也。其實人生不幸，娶有此類妒婦，亦早宜死去爲樂。又何心娶妾哉。有詢予志願，娼當作何解者，予應之曰：娼亦未嘗不可爲也。雖以色身事人，但亦取有代價，且所謂事人之道，亦是尋常男女應有之事。尋常男女以愛情相結合，其無愛情者，豈不終鰥。故娼家乃起而代之，而另以金錢爲媒介焉。推其性質，實與神聖之勞働家無異。人不能從而賤之也。况所謂男女交接者，男子雖具大欲，女子亦有同嗜。以鰥夫例寡婦，則男子亦未嘗不可賣娼也。賣娼之原則，在非愛情之結合。以男女二人行之，便成交易。胡必勞鵠兒、龜兒，干預其間，爲天地間造作許多不平之事乎。

前言似不透澈，茲再作一比例。譬如一醜男子在愛情上，絕不能得一美女子之歡心。然頗思交一美女子，於是有一種美女子以生計上之困苦，願捨身爲娼，供此醜男子之慾念，而易金錢以養生。又譬如一醜婦人亦實不能供美男子之一盼。然亦

初

集

思得美男子而交之。於是又有一種美男子。因生計問題。願折節與交。利其多金。是皆同一理也。惟其間均須爲娼者之自願。始成交易。或因來客過於醜劣。心頗不欲。則可得自由拒絕之。不如今日之苦妓。一任領家之驅使。無論老幼。媼妍生張。孰魏一例歡迎也。雖然。予有罪。蓋此言又未免太透澈也。

往年上海有妓曰陸蘭芬。晚景頗自由。居胡家宅洋房。開筵慶壽。門懸燈彩。僱警兵爲之彈壓。來祝壽者。或馬車。或肩輿。紅藍晶頂。均有而六品以下之官。獨無入壽堂叩拜如儀。蘭芬一子甫五六歲。居然衣冠。回拜及其死也。其妍頭王某爲其發喪。亦署靈曰。先室其舉動之豪與闊。大老官何異。故娼妓亦不可爲而可爲也。

男子不幸而爲優隸。爲綠林响馬。然優隸與响馬中有眞英雄。在如雷海青崑崙奴。大刀王五之類是也。女子不幸而爲婢妾。爲青樓賤娼。然婢妾娼妓中亦有英雄。在如綠珠紅拂柳河東之類是也。世有英雄。豈可具賤視娼妓之心哉。

無論男女。祇問其是否爲眞英雄。如其眞也。則爲皇帝王候。爲夫人妃嬪。爲優隸盜。

賊爲婢妾。倡伎均是偶然之事。無所謂榮。無所謂辱。無所謂尊。無所謂卑。明太祖以沙彌作皇帝。武則天以尼姑作女主。偶然而已。豈有他哉。一切英雄。望勿自餒。自來南都。粉黛爭稱。維揚之女。今日則蘇州吳娃。乃於妓界上佔莫大之勢力。良以蘇妓容貌娟秀。性質玲瓏。裝束淡雅。談吐圓轉。周旋敏捷。有天然美人之丰韻也。清末初。向日人爭回。間島簡某都護。爲延吉邊防大臣。乃召致蘇妓數十人。往使爲延吉之樂籍。不數月。蘇妓之名。喧傳於黑水白山之間。歌喉扇影。傾動一時。日俄高麗之妓。見之色沮。漸乘間逸去。纏頭脂粉之費。遂爲蘇妓所獨得。此雖屬一大奇舉。然亦足占蘇妓之勢力矣。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郭心兒傳中有句曰：「向來秦淮諸姬。以蘇幫爲文揚幫。爲武」而正續板橋記中所載名花。亦強半爲姑蘇產。是蘇妓之盛。已不自今日始。而將來之發達。尙未可限量也。

鄒樞十美詞所紀之巧蝴蝶。與如意。均其十二歲至十五歲時。外祖母憐其深夜讀書。無有伴者。乃命媒婆買此二女爲之。執洗硯。擁書拂几。掃榻之役。藉慰岑寂者也。

此種讀書法好極好極。予若有此奇福，必終身閉門讀書，不求聞達矣。又黃永嫻嫻傳有云：「永下第歸里，常與人往來，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遂聘嫻嫻。此種請記室法亦好極好極，人不能享此讀書之樂，亦當享有此賢記室，然不幸如今之人均不易言也。」

時人所刊之雙星雜誌第三期，中曾載有憶舊圖詠八則，爲竹間吟客王簡卿所作。其曉虹吟榭一則曰：「予既不樂爲西灣之游，間有宴會，則以君從。君年方稚，且樸愿如良家女，予故樂之以爲目。中有妓而心中固無妓也。一夕被酒至君家，小坐。君忽覩顏，竊留予，予異之。君曰：『鵠之命也。』君不留兒，無完膚矣。予曰：『鵠惟利是趨耳。如所欲，以畀之，其免矣乎？』君曰：『然。第君旣出金而不屑留兒，復何顏？予不得已爲勉留。一宵君就枕，三五語卽酣睡，而予則終夜不能成寐，起而嘆曰：『噫！此孽海也。』書之以告世之家貧而鬻其女者。』寥寥百十字，道盡個中酸楚，非尋常香艷文字也。予居上海，常夜午驅車出滿街，「來，嗶，來，嗶」之聲不絕於耳。其間且雜以「做做好事。」

「謝謝耐」可憐。沉痛之語。嗚呼。是豈彼輩所樂爲者哉。自黃昏以至夜。午鵠立街頭。雨夜如此。雪夜如此。飢寒不顧。乃偏有心。尋歡且白晝。宣淫多多。不厭。嗚呼。豈此輩女子。眞一淫至此哉。是皆鴛之命也。是皆如曉虹吟榭之言。違之則身無完膚也。予讀此文。連呼曰。該死。該死。可憐。可憐。故不避空談之譏。擬出前項之娼妓保護案。讀予書者。有長于英文之人。能將前案譯作英文。寄之西報。同爲提倡。先使此輩夜夜呼「來。啞」之可憐。虫得以少蘇。其痛豈非較之作種種慈善事。尤爲有功德乎。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上海巡捕房常將在途拉客之娼妓。拘之。科其罪。曰。違章。加其罪名。曰。取厭行人。戒其將來。則錮之黑室。若干日。此眞莫大之冤枉。夫取厭行人在途拉客。均非妓所願爲。而鴛有以迫之也。不罪鴛而罪可憐之妓。妓從何處呼冤哉。

有一種人。狎妓必大擺其臭架子。偶拂其意。必暴跳而去。且非如是。不可。否則畏有壽頭之稱。然有時乃累妓吃苦不淺矣。以予之思。此誠何必。妓亦人也。同有五官四

肢同是父母娘老子所養究竟我比他又能高得幾何便值得如此裝腔作勢且妓之慄我因有憎我處也妓憎我因我有可憎之道也我亦常憎人焉能禁人憎我且我恃何物乃欲買美人心使相愛而不相憎徒發彪勁又與我有何益是亦可以休矣偶見王簡卿之作尊妓曰君感慨及此

白居易長恨歌有句曰「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重女之俗原不可以風後世但綠珠傳有句曰「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稱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迨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具」又有所謂昭君村者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又有詩曰「不效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夫以一二美人之恨事乃使父母易其重女之心致深惡女子爲不祥恐其以美貽其終身之不幸竟忍毀其肢體炙其玉面是亦可悲也今之爲賤妓者苟聆此言必悔其初之未毀肢生癍矣雖然美人之自愛其貌與佳士之自愛其才相同苟非萬不得已孰願自毀之縱云出

自父母之意。然事後思量。此身何辜。乃罹此劫。亦當引爲終身之恨事。予意則謂與其有天賦之美貌。而自毀曷如死之爲愈。嗟乎。嗟乎。是之謂不知生樂焉。知死悲。凡爲男子。不可無憐恤體諒女子之心。唐皇甫權步非烟傳有曰：「洛陽才子有崔李二生。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傅花人。飲散空拋牀下最繁枝。其夕夢非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自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雖屬文人游戲筆墨。然亦可藉以戒世之唐突美人者。

非烟傳所述。乃在武公業之不足偶。非煙故煙書有句曰：「匹合於非類。」以非類之匹合。而有外遇。似爲天賦之自由權。無分男女也。公業村夫。旣不解風雅。以博美人之歡心。又何能據有美人。使爲綠珠之向主。而非烟之私趙象。係愛象之風調。不能自持。且嘗以放蕩自愧。不幸好事多磨。而趙象亦未能如李靖之後。來得志耳。不

然步非烟豈不能如紅拂妓之爲後世稱讚哉至武公業鞭楚非煙大煞風景誠村夫所爲人皆弗取李生何人乃推波助瀾代公業責備冤鬼死固其罪似尙須打入拔舌地獄始快人意

天下男子絕不足憐恕者有數種人 賣國賊 守財奴 元緒公 孔武有力之惡丐 天下女子絕不足憐恕者亦有數種人 妒婦 潑辣貨 鴛母 媒婆 如是種種是皆可口

醇酒婦人人道是英雄末路所作之事其實亦不盡然此四字固可作消磨潦倒觀然亦可作風流跌宕觀且徒然不近酒色亦算不得卽是英雄而英雄之爲物又非泥雕木塑來者徒於不近酒色上作工夫天下亦無此種酸臭之英雄也宋柳永未第時有詞曰「青春都一响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此真是腔子裏面語英雄英雄亦不過浮名而已何忍以賞心樂事換來此無用不值錢之物乎

越想矯作英雄越不是英雄越不想矯作英雄却自然而然的是英雄興之所至情

之所適天真露焉本色在焉偶然思飲則入醉鄉偶然好色則入情海聊以消遣豈有成心雖屬游戲又見性靈寄語亂世男兒勿再沉迷不醒還向人山人海亂尋英雄之功課亂掛英雄之商標使咱老子看來好笑也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此真千古第一等妙文也看來雖似平常而三願之中層序井然趣味深永其第一願之所以先祝郎君者蓋以世界之大人類之多在我女子惟知有郎君一人世界無郎君不知有世界也人類中無郎君不知有人且並不知有我也因有郎君而後有世界而後世界有人而後人中有我是郎者即我之世界即我之世界所獨見唯一之人而亦我之性命我之靈魂也我寧可無世界我甯可世界無人我寧可人中無我然獨不可無郎也故關頭第一願即願郎君千歲信口道來不假思索此蓋我心中腦中晨昏風雨魂夢疾病無時無刻常常在念之一句話也但既有郎矣因有郎而又世界及

人矣。是不可無我也。世界沉淪不足惜。人類絕滅亦不足惜。但留得郎君在。亦終須留得我在。故第二願遂願。妾身長健。以與郎共有此極樂之世界。但既有郎矣。又有我矣。郎爲妾所有。妾亦郎所愛。朝朝暮暮與郎共守。此則我之樂。而亦郎之樂也。然人生有離別。會合有前定。在當初急不擇詞。祇願有郎。有我。既至有郎。有我。之後。或天公不作美。我與郎竟無從會合。或會合而又輕於別離。是有郎與無郎。同有我與無我。同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誠不必有郎。不必有我矣。偶見梁間雙燕呢喃作情語。遂有無限心事。兜上心來。於是第三願乃從容再拜而陳辭矣。妙哉妙哉。豈尋常半通文人亂譏香艷字面。胡扯淡者所能輕道。

疾痛則思父母窮困則思良妻其理則一其情頗同。惟父母之呼不過天性中偶然之流露。而良妻之望乃人事上必要之相需。前者僅爲老生常談。後者確爲救貧要素。苟爲夫者。偶逢厄運。未遇知心。而爲妻者。徒事苛求。反加鄙薄。遂使精神飽受痛苦。漸至意氣盡歸。銷沉雖屬命也。如斯然亦恨無可遣矣。蓋閨房樂趣最重。溫柔女

子。心。情。貴。在。婉。轉。當。英。雄。得。志。之。時。或。尚。能。受。制。於。婦。人。而。游。客。歸。來。之。後。奈。何。可。見。輕。於。妻。子。况。世。途。得。失。事。本。尋。常。中。道。蹉。跎。天。實。磨。鍊。慰。安。之。語。尙。聞。來。自。朋。儕。話。諄。之。聲。詎。可。宣。諸。閨。闈。是。所。謂。逆。耳。刺。心。者。眞。無。異。投。井。下。石。矣。敢。告。天。下。懦。男。子。宜。延。介。甫。揮。拳。並。敢。告。天。下。惡。夜。叉。試。看。買。臣。潑。水。也。哈哈。

古。來。婦。人。中。有。兩。柳。河。東。宋。時。之。柳。河。東。陳。季。常。妻。明。末。清。初。時。之。柳。河。東。即。名。妓。柳。如。是。而。亦。錢。謙。益。之。夫。人。也。季。常。妻。以。妒。名。致。東。坡。老。人。爲。作。河。東。獅。吼。之。詩。使。後。世。懦。夫。聞。之。寒。胆。蒙。叟。之。夫。人。愛。才。如。渴。遂。不。惜。以。妙。齡。耦。老。邁。爲。妓。界。中。情。場。中。添。一。佳。話。方。蒙。叟。初。遇。柳。時。叟。已。黝。顏。鮎。背。白。髮。鬢。鬢。而。柳。則。盛。鬢。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而。當。年。酬。贈。遂。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之。句。較。之。獅。子。詩。逸。麗。多。矣。至。陳。柳。氏。之。妒。果。妒。至。若。何。程。度。無。從。攷。據。偶。閱。宋。洪。邁。容。齋。三。筆。云。「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

初

集

否公暮年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寥寥數筆足想見當年妬娘子威風及撒嬌放潑之怪象。不待小說家繪畫矣。又傳蒙叟晚年門下士有猷房中術以媚之者。試之有驗。叟驕語河東君曰。少不如人老當益壯。河東君笑答曰。華而不實大而無當。當時閨房燕婉之樂有如此者。迨錢死後。柳夫人以從容禦侮慷慨殉義流芳後世。是古來女子能兼稱美人名妓才女節婦者。柳一人而已。伊人何在。願與天下英雄名士共鑄金事之。

明末清初時有四大美人。一陳圓圓。二柳如是。三李香君。四董小宛。圓圓之身關係明代之存亡甚重。人有以禍水目之者。惟鈕鏐作觚臄。曾以筆迴護之。稱其入滇後以齒暮請爲女道士。並贊之曰。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此亦才子憐惜佳人之用心耳。李香君與候生之事有桃花扇傳奇傳之。艷稱人口。但亦尋常佳人才子之會合而已。董小宛事冒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冒作影梅菴憶。

語二千四百言。哭之事原平淡無奇。惟後來有道清季宮闈秘史者。謂順治帝之董妃。即係小宛。由北兵掠之入宮。大被寵幸。用滿洲姓稱董鄂氏。辟疆即以其被掠之日爲亡日。影梅菴憶語中闕其病狀。訣絕語不載。且追憶籤讖曰。到底不諧。而吳梅村題小宛像詩。又有墓門深更阻。候門之句。候門二字明明有所指也。其後董妃死。順治帝傷感甚。乃遁五台爲僧。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又暗指其事。而咏之。是此事亦可謂奇矣。然此三人者。均弗如柳如是之有奇情俠骨。是柳如是者。眞乃明末清初時四大美人中之第一美人也。

吳三桂乃引狼入室之漢。姦清順治。非一代創業之皇帝。一則不惜以明代江山。殉其愛妾。一則無心於九重帝位。去作痴僧。是其用情亦有可以並稱者。明內臣王永章甲申日記內載。三桂家書數通。係致其父吳襄者。其初一則曰。「只能歸降。陳妾安否。甚爲念。」再則曰。「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陳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輕年小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此。」

初

集

事。實。不。放。心。」及後聞劉宗敏掠去陳妾盛怒之下觀望猶存其家書中遂復云「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一經進兵反無生理」及清兵已至大勢已成而三桂之降心猶未盡死遂又有「但求將陳妾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順」之書意欲使其父向李闖探詢意旨綜觀前後之反覆猶豫既不能降又不能戰直似一個熱螞蟻兒使人笑煞或曰女色之顛倒英雄有如此者予頗不以爲然蓋吳三桂決非英雄也果眞爲英雄者聞其所戀愛之人被人姦污詎可尙存徼倖之心與之并命而已豈有他哉或又曰三桂既不能爲英雄然亦可稱多情之士乎顧予又不許之若果爲多情之士者則委曲求全速行歸降乞憐于闖王之前可耳衝冠一怒借兵而入又胡爲者倘使如其臆測之言一經進兵反無生理又何以對情人於地下或又曰不敢與賊十分并命卽所以委曲求全也然予之意乃又敢決定求全之道除歸降外別無他法若不欲求全者則舉兵討賊任賊之死情

人而我乃殺賊而死以報之可耳苟因求全而又猶豫不決致情人因我之反覆而觸賊怒撻賊鋒斯眞爲負情人矣其後圓圓雖得生還然已徼倖萬一甚矣哉紈綺子弟之不能當事也或又曰子之言得毋近於勸人委曲求全然又非也蓋三桂實未有心作英雄者故予乃以其求全時苟安之矛攻其求全時反覆之盾並敢告亂世中人才事至重要關頭不能自居英雄便當自甘妾婦作英雄固當具奇才作妾婦亦須有卓斷因循反覆猶豫三者非英雄所可犯亦非妾婦所宜有也三桂坐此病故後來又叛清廷致遭覆滅爲天下笑而予於此乃愈不信三桂之爲多情之士若三桂果眞爲僅知有情愛而不知有其他者則其對於滿清當視爲爾爭江山我索愛妾爾之江山已得我之愛妾已歸爾固如願我亦遂心從此各樂其樂我固可學范大夫載西施游五湖去旣受王封復爲叛逆又是何苦來乎至若順治帝之爲清代創業之祖雖實全仗多爾袞及嫁人太后之大力然帝頗知羞耻常懷忿恨遂縱情於婦人且不惜以至尊之位殉之是善於解脫者雖不得目曰英主然亦不失

爲奇男子矣。歷來爲君主爲和尚者，固無第二人痴於彼也。以視三桂，似又有霄壤之分。人鬼之別焉。

洪承疇之降清，多爾袞之出師，據最近出版清秘史所載，均清孝莊后之力。孝莊后卽順治母，而後下嫁爲睿親王妃者是也。先是多爾袞本無大志，而太后忽以爲有機，可乘宜興大兵爭天下，及召多至，多形容憔悴，自稱此生已無復有生趣，后詢其故，多惶恐據情以告，后大笑，謂何以便至此，遂留多談兵，竟夕至曉，而六軍齊發矣。洪承疇之被俘，原欲學謝枋，得不食而死，后聞其有變，童顏似彼，遂不惜以國母之尊節爲賤，男爲洪伴，宿藉勸其降，而洪遂亦犧牲忠臣之令名入其彀中矣。嗟夫！天下美女子，其能顛倒英雄，鼓舞豪傑如此，亦可想見其魔力之大矣。後太后下嫁，相傳有「大禮恭逢太后婚」之詩，洪承疇得毋含酸乎？

秋鐙錄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來立遣之，因來速不及豫防，毛遷怒於驛，遞倡爲裁驛夫之說，裁後倚驛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闖王得以招致之，流毒

宗邦覆滅。明社而實釀於一婦人。是真爲女禍之酷。伏於衽席矣。予記明末美人。偶及於此。敢請毛夫人出來代陳圓圓。受過世有詆圓爲明代禍水者。何如詆此妒婦以求公允。若彼毛羽健不能奈何床頭夜叉。乃尋驛夫出氣。真是銀樣蠟鎗頭。沒中用的小狗才也。

前云古人娶妾是一風雅事。而薄命憐鄉甘作妾者。亦是慕風雅來也。故古來美人名妓。恒爲名士才子。所有此風。一倡於是。名士才子。乃更爲可貴。且惹起一般人之羨慕。以爲天下人能得美婦人者。惟名士才子而已。而名士才子。有時亦頗以此自豪。故板橋雜記中所載之名士。過江來游秦淮。竟拍向帷之妓。劉元齒之肩而言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冀以自炫。其時亦不幸而遇不合時宜之妓耳。乃竟以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之語。答之以大傷名士之心。不然豈不又成佳話哉。但事不可以一例觀。名士之中亦真有真名士。才子之中亦真有真才子。世苟無才子名士。風雅絕響。美人名妓亦終無揚眉之日也。然世有才子名士而無美人名妓。點綴其間。才子

名士無以炫耀於世。必亦漸爲世所厭薄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才子以佳人貴。佳人以才子貴。二者頗有互相標榜之性質。故均能見重於世。不然。

世豈有眞能愛才。眞能好色者哉。昔張船山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

仰秀水金筠泉。忽告所親願化絕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燦贈詩云。「我。

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

似梅花」之句。故也。嗟夫。此二子者。其用情亦可謂奇矣。得毋懷才不遇。潦倒淒涼。

求佳人不得。乃不得已而思自化身爲佳人以事才子。藉留他生之佳話。補今生之。

缺憾乎。嗟夫。何其悲也。船山咏此事有詩二律。曰。「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蛾愛。

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顛。爲告。

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

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

何事苦窺臣。」詞壇雅話傳誦一時。嗟夫。船山老人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

詩人二詩其寫才子名士之幸福至此而極矣我從來心硬一見也留情我其勉爲名士才子乎一笑

男子而思他生化身爲女子作名士姬妾已屬奇事茲尤有奇於此者如隨園詩話所載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游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妻寧作子都妾」豈非更爲驚人是亦孤憤之士傷心之語也戴延年吳語云「權歌以吳江爲第一大約不出男女相慕悅之詞而發情止義好色不淫頗得風人之旨夜程水驛月落蓬窗每與柔櫓一聲相間動動人鄉思悽其欲絕」予讀其文而艷羨之予又曾居吳獨未得聞吳歌以饜耳福使人悵然偶見小說時報曾載有一歌真爲天地間妙文特錄出以公同好歌中多吳語其意殆言今之自由結婚也歌云「摸摸耐手軟如綿心裏要想討耐嚙銅鈿問聲耐阿姆娘阿肯賒把我呀到仔秋天收了穀子認利錢姐倪說道阿郎楊柳條條綠呀長倪屋裏向爹爹只有賒酒賒肉吃世界上那有姐倪賒嫁郎賒嫁郎來賒嫁郎我賒嫁

初

集

郎來也弗強也弗要討耐轉去車水當牛羊冬天還耐湯婆子夏天還耐竹夫人相對乘風涼瞞得過奴瞞不過天唔篤鄉下人咯裏一家弗種田半夜迢迢牽夜馬清早起來插秧田插秧針來插秧針姐倪心事要分明姐倪要曉得故歇世界比不得從前苦呀才是自家結婚姻」如於春江花月夜倩十五吳姬曼聲唱之亦韻事也吳人愛唱歌吳音亦最適於唱歌故隨在皆有歌趣卽如街頭巷裏拍賣零碎布疋什物者亦編爲韻詞高聲亂唱此外又有一種灘簧亦甚動聽林步青所演者尤爲出色有信手拈來都成妙諦之致如有人代林步青刻灘簧專集其價值或較之坊間所出版之胡扯淡香艷詩詞高出萬萬也

林步青灘簧有時好談時事亂夾新名詞其間不甚妥當然歌以清新爲主苟用新名詞能合程式則亂談時事亦娓娓動聽並不必專講言情也時報天笑生有一作曰「三月桃花紅紛紛香閨中走進俏郎君姐道郎呵爲啥愁眉不展頻嘆氣今朝時報浪阿有啥新聞說新聞來話新聞郎君長歎兩三聲說我侬中國借仔千千萬

萬萬萬千千格外國債只怕今生今世裏還弗清姐兒聽說笑吟吟君說話弗聽
 明你看英美德法那裏一國弗借債借債造路借債練兵格種大人先生才贊成郎
 君聽說氣昏昏女流家說話不分明各國借債都是國民監督議院協贊作正用要
 像實梗閑費浪用嫖賭吃著阿該應」亦是有心人之作別開生面有足取者
 吳歌而外又有粵謳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唇舌間似爲羽音故歌則清婉
 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且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
 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謳實始自榜人之女是殆與吳歌之始於櫂歌相
 同也其歌之佳者如樓頭月一首有云「樓頭月掛在畫欄邊月呀做乜照人離別
 偏要自己團圓」真絕妙好詞也又云「我想死別與生離總唔差得幾遠但得早
 一日逢君自願命短一年天呀雖乃係好事多磨亦該留我一線」情文兼至得未
 曾在吳歌中亦不多見雖然無論何鄉何土其小兒女隨意謳唱者均有妙文惜
 未有人集而梓之耳

中國方言複雜而文字則大概相同然而吳粵之人各以其異音造出許多異字居然能自成一體可以入文章供吟咏亦怪事也予生長粵東幼時頗解粵語今長大忘之矣近屢居滬習聞吳語甚嗜之嘗閱九尾龜吳語小說而愛其精緻安得有人創爲吳語字典及吳語詩詞小說各體爲藝苑增韻事乎

自來紀載青樓瑣事之書均爭道吳越廣東三地且均言水上如秦淮畫舫如浙江江山船如珠江蟹船常見於各書之字裏行間其同一風氣如是至今日忽不然且俱改成大陸風味亂取妓名曰某閣某別墅其下且並無主人字樣偶應局差人也閣也別墅也一齊搬來然亦百無所有仍是一個嬌滴滴之人而已思之使人失笑偶見一吳語詩咏其事云「先生別號太翻新土木名詞認作人館閣樓臺嘸啣事小口心子緊隨身」可稱絕倒

文人詞客能曲諒女子見之詩詞者在古昔亦甚多如李太白云「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人」如楊誠齋云「但願君王誅宰嚭不妨宮內有西施」如趙

甌北云「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爲君王拒賊多」如袁子才云「若教褒姒逢君子都是周南傳裏人」又咏楊妃云「如何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均措詞委婉超生冤鬼不少

稱女子爲禍水真是無道理事而專制朝代罪及妻孥尤爲橫蠻之舉相傳黃巢有妾於巢敗後被俘問罪唐僖宗宣詔問之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妾慷慨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其言可謂氣壯理直喝破專制朝代之非道按查二瞻有云「松之於秦始皇鶴之於衛懿非松鶴有求於秦始皇衛懿不幸爲其所近欲避之不能耳」此種女子殆亦不幸爲惡人所近欲避不能致罹慘禍耳雖然今之世已不以成敗論人矣無所謂賊不賊使黃巢幸而爲天子彼善辯之婦豈不儼然母臨萬邦稱女中堯舜哉

海鹽陳女士若蘭箸有閨詞百首有云「閨中喜作道家妝雲錦裁成綠羽裳學戴

星冠簪日月侍兒齊綰髻雙雙」是言雙髻乃道妝也。近來上海有所謂雙鴛戲影新式髻者屢見於吾人眼簾詎非滿街盡女道士乎。

女子髻式服式均與美術有關予頗愛上海女子裝亦以其有美術之觀念故也。惜提倡研究者尙無專家偶出異樣人多詆爲服妖以致不能推廣及遠可歎也。

日本和尙可以娶妻近欲傳其教於中國中國僧人羨慕其娶妻一項或將風靡予敢告一切大方丈勿須流涎聽予說法據清人宋長白柳亭詩話所載鮑令暉有代沙門妻郭小玉詩可見六朝以前清規未立人呼爲梵嫂詩娘者往往有之今日正可趁此潮流向佛教總會要求復古也。

乙卯七八月之交北京有所會籌安會發現主張推翻共和重建帝制者也予以爲此等妖人必有一種呼風喚雨驚人泣鬼之大文章出現及取其宣言書讀之乃使人人大失其望寥寥數百字如小孩子所作文筆都不清順其最大之理由則云外人辜某曾言之也予向來不視外國人爲神聖至此乃不得不深佩辜先生食量之巨。

洩氣之悠久而又具洪大之聲非尋常人所能及者遂使一般鴨屎臭小狗才拾而佈之香聞全國震驚天下借英法聯軍未能延辜先生往使洩氣以轟德意志耳如果往者彼德國綠氣砲及四十二珊攻城砲似均弗能及辜先生一洩氣之神力今以我國危如累卵之共和當之宜無幸矣

文人筆鋒固屬可畏然曲筆不可並論也往者民報與新民叢報各以其革命主義君主立憲主義筆戰於東京以巍巍赫赫之新民叢報竟遭敗績墮其命名不可復振可見文人不能恃筆鋒亦須少存公道倒行逆施筆亦不能爲力也古來痛快淋漓之文章無一篇不理直氣壯文人無行亦終自誤耳予於此嘗爲梁啟超劉申叔等可惜

文人有三寸毛錐武士有三尺利劍苟均能拿定主意站住脚跟祇向正義上作去其幸也可以爲聖人君子英雄豪傑其不幸也亦磊磊落落心胸坦白上不愧於天下不忤於人苟恃才而談非義鼓惑人心拔刀而事兇頑流爲蝨賊大則殺其身小

則喪其名。辜負此三寸毛。錐三尺利劍。有些值不得也。書之能最感動人者。爲情書。故情書者。有魂靈之物也。雲箋一幅。天外飛來。宛曲溫柔。如晤。對於一夕。且言語出於人口。而無踪入於我耳。而無迹。芳言綺語。紙上留痕。有情人。顧可不珍重哉。

眞面目。握眞鏡。一照便見。若稍沉吟。便呵氣滿鏡。未能露纖毫矣。眞情亦然。其所以眞者。自然耳。苟一轉念。便成爲假。世有之情人者。當求知其心中事。勿求知其腦中事。心中之事。自然發生。腦中之事。必轉念而出也。

瞥然一念。間人道畜生道。卽由此分路。故人於惡念。不畏其瞥然。興只須瞥然一念。止耳。隔鄰見美女。行路獲遺金。未有不動心者。少一轉念。便來四知之。畏懼而良知。遂戰勝惡魔矣。世有君子。其於此種地方。下工夫。庶乎可。

天下有情人。與其得歡會之交。酬不如。有別離之情況。蓋人之愛情。因愈思而愈眞。苟形影相隨。不離左右。其歡悅愛戀之情。反覺味同嚼蠟也。且好事難長。歡情易去。

有聚有散。本屬常道。與其散於歡聚之後。而生悲。何若久處離散之境。而相安若素乎。願持此語。以超度天下痴男女。

情海中苦衆生。嘗見天下未經愛情之人。逍遙自適。快樂自如。任意所之。脫然無累。既羨之。而又深妬之。但所謂逍遙自適。快樂自如。任意所之。脫然無累者。又未必即爲天下未經愛情之人。且以彼視此。彼未經愛情者。乃心無定所。情無寄託。且較陷身情海中者。爲尤苦。嗟夫。人人有一撇不下之事。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然我之事。究係何事乎。亦不過情愛而已。情海中苦衆生。雖曰苦惱。然終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絕非彼未經愛情之人所能享受。亦當知自足也。

物有特色。人有特性。物有特色。始生人有特性。始靈試觀石塊。磊磊可轉。而不可嚙者。謂非石塊之特色。耶。楊柳。嫋嫋可動。而不可壓者。謂非楊柳之特色。耶。故人卓立於萬象之上。總須獨發。獨行自立。自守沉毅。爲精神進取。爲事業確持。其特性而毅。

然獨處於羣小之間以磨練丈夫之眞骨頭令其光芒燦爛可仰可畏可敬可拜以視彼舉世滔滔失我亡己徘徊顧望以社會之風潮爲進取之標準叩首曳尾輒欲售身之人與夫營營碌碌雕鑿淫說修練末技執和平字滑字圓字爲涉世秘訣毫無毅然凜然果斷然之豪骨者是皆損岩石之莊失楊柳之美自呈一種奇醜之怪象不足齒於人類也

大丈夫者道義之骨也元氣之體也社會之主人也故須道理貫心肝正義填骨髓談笑於生死之間以示其堅毅之態度之精神蓋自有生民以來未聞有柔性人而能爲社會之主人與事業之元祖者也

社會之興也必有道道也者以人間不可不由之數理爲體以不可不蹈之軌則爲用故必要者道之體而已而政制與法律雖因時爲變通體則亘萬古莫渝焉雖東西異俗中外分途有君主國有民主國然其國之由強盛而治平也必不出於共由之數理是以釋迦之心即耶蘇之心華盛頓之精神即堯舜之精神也

法。國。人。有。言。曰。「不。自。由。毋。寧。死。」此。言。也。真。天。地。間。至。大。至。剛。之。魄。力。足。以。拔。山。攪。海。不。僅。使。法。國。共。和。美。國。十。三。州。獨。立。而。止。也。今。日。法。美。之。文。物。典。章。煥。然。燦。然。不。過。此。力。所。生。之。最。小。結。果。而。共。和。制。度。亦。僅。爲。義。人。烈。士。萬。斛。血。淚。中。一。滴。血。淚。所。凝。結。其。眞。正。之。精。神。固。仍。瀰。漫。於。人。間。寄。托。於。後。來。男。子。之。身。使。個。人。而。無。堅。毅。之。本。領。則。雖。法。美。憲。法。國。會。亦。無。用。之。長。物。不。難。中。道。而。墜。如。個。人。有。此。本。領。具。此。精。神。則。擴。而。大。之。雖。印。度。波。蘭。亦。可。得。重。覩。天。日。而。獲。自。由。也。

組。織。社。會。者。有。老。弱。有。青。年。有。大。人。有。赤。子。年。貌。不。一。相。錯。合。而。運。轉。社。會。進。行。之。機。關。就。中。爲。最。活。動。之。原。力。並。爲。進。步。之。機。軸。者。即。青。年。是。也。

青。年。者。靈。性。之。花。蕾。活。氣。之。寶。藏。也。其。天。眞。英。挺。之。氣。與。識。恰。如。野。草。之。浴。春。雨。勃。然。發。生。無。心。成。長。不。用。力。而。自。振。直。往。奮。進。欲。舍。不。能。欲。遏。不。得。也。故。世。界。者。青。年。所。獨。有。世。無。青。年。無。世。界。矣。青。年。而。不。善。於。發。揮。其。靈。性。其。活。氣。世。界。亦。無。光。彩。矣。老。大。之。人。尊。重。階。級。汲。汲。於。保。守。原。有。之。情。態。是。其。本。分。不。足。咎。也。蓋。社。會。者。一。方。

面固爲老大階級所左右一方面則另以青年進取活動之勢力調融之迪導之然後進退輕重之權衡於茲而生而保守進取二者兩不偏倚遂得正當之發達是爲人事之妙機歷百世而如新者也

初
今之貴乎爲青年者正宜養我浩然之氣宏吾毅然之志得志則以廓清弊俗爲己任不得志則以轉移風氣爲己任毋謂一人不能有爲衆人乃一人之所積而成者也毋謂一朝夕不敵億萬年億萬年乃一朝夕之所積而來者也毋謂少年不逮老成人少年不爲老則嗟何及也若猶是口道義而心富貴則靈識皆鈍根矣若猶是名社會而實階級則活氣皆死氣矣青年負青年原不足惜但天何以生爾國民何以望爾而爾乃敢負之忍負之耶

知道者智也行道者勇也安於道者仁也智似般若勇似禪定仁似持戒智象鏡仁象玉勇象劍古稱智仁勇仁實位於中央仁者祖父也將帥也智勇者子孫也兵卒也仁爲智勇之根本故天下事一以貫之仁是也

智不生於仁。是曰小智。濫學輕浮。詭譎是也。是皆足以殺身者也。勇不生於仁。是曰小勇。客氣狂躁。殘暴是也。是皆所以成其爲匹夫盜賊者也。

有一席之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即仁之謂也。一念相應處。便是證入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脫。即智之謂也。一念卓豎。便是根基。一境抵拒得過。便是降魔。即勇之謂也。

古今學者。發見天地之玄理。創立一家言。夫豈難哉。在用其靈識而已。用則能覺。覺則能達。覺者自發也。達者自造也。但所謂用者。不在留意於學術之形式。且尤須捨書籍文字之糟粕。而務掇其精華。使古人之識見精神。融入己之靈界中。便能自覺。而另有所發見矣。故自古真正大學問家之腦筋。譬猶太陽之在天空。內具靈明。外放光輝。然其始也。必於外界吸收多數星塊。以和益本體。是以本明者。體也。收納外方之明。以益其本明者。用也。青年不可不知之。

大丈夫作事宜提得起。放得下。蓋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亦即提得起之謂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亦即放得下之謂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

懷自擾而已於事亦無益也

中國青年會有耶教性質其辦法甚佳然偌大中國終不可無一國人自行組織之青年團體予曩年在漢口有青年學社之發起冀欲擴張及於全國自信此種組織甚好惜大江報封後予卽離漢來滬而該社亦旋卽消滅可歎也

予十四歲喪母十六歲喪父子然一身乞食於四方十年於此倖免溝壑近且儼然成家矣綜計吾生所得父母之遺產惟曾經父母親定之未婚妻一人而已其餘牽蘿補屋類皆仗朋友之力爲多年來死吾愛友數人而生者又復牢愁相對眞使人不堪設想也

予娶而無子偶於甲寅春致一函於浙江徐健候略謂袁政府已解散國會大逆不道矣足下猶戀戀於微官果何爲者苟能翻然改計天佑爾生個好娃娃也健侯如予言其年冬乃果生一子乙卯春予歸自日本健侯即以己子爲吾子爲易其名曰嘉藻今將一歲呱呱學語矣

偶談曲筆之文章於新會梁任公有微詞蓋指其新民叢報立憲與革命激戰之文
言也乙卯秋北京籌安會發現國體問題大騷動帝制勢將復活梁自北京走避天
津箸『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之文反對變政大受一般人之歡迎計自癸卯年
新民叢報後其間如政論如國風如庸言如大中華其文章均庸庸碌碌不甚見重
於世者久矣獨此文霹靂驚人中外讚歎此何故歟蓋理直氣壯也任公文筆流暢
開最近文章界之新紀元其壬寅癸卯諸作於中國青年士子實有大功卽予幼年
學文時亦得其益惜其中年失態強以曲筆行文致爲一般革命黨人所弗取而任
公亦頗有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之歎是此篇國體文章真無異於雪恥改過（改
過二字似不唐突蓋君子始勿憚改也）恢復聲譽之作矣予偶因前者少有唐突
特誌此則聊以謝過

任公此文將往年所受革命黨人太炎精衛之悶氣亦盡情發洩之且藐視彼口沒
遮欄拾人牙慧之君憲黨徒而直鄙美國博士之譎言邪說任公作文時竊知必甚
爲痛快也吾儕雖當年反對任公然今日只求任公之言有益於國於心已足任公

雖譏笑吾儕亦所心甘蓋吾人原不拘成見且尤戒褊狹也質之太炎精衛二公以爲如何

最奇者籌安會中人懸巨賞徵求駁梁之文有所謂破浪者洋洋然箸一大文自以爲盡辯駁之能事其駁任公之舊論有曰『試問任公當時捨革命外尙有何種辦法』又曰『究竟今日世界各國其國勢稍強政治稍善者何一非由革命而來』天良上偶然之流露乃絕似革命黨之口吻梁誠無詞可答也然則舊論所云吾儕革命黨雖大可虛讓一步聽任公自解嘲然任公亦可自省矣

奇之又奇者破浪駁梁之文自以爲盡其能事而吾友愛國報記者王血痕乃亦截取其義以攻袁政府大聲疾呼謂捨革命外尙有何種辦法乃是亞細亞報大記者所道者破浪又何以解嘲哉

任公之由京至津也聞當日曾應袁克定之午餐酒酣袁央任公作文贊成帝制任公唯唯席散即奔天津以河魚之疾上聞有友見其仍日夕坐車出外拜客乃調侃之曰『你拉肚子要在家裏拉不要坐着車到處亂拉』一時傳爲笑談

梁文有論墨西哥前大總統爹亞士數語頗多警句其言曰『爹亞士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在職三十年不務培養國本惟汲汲爲固位之計擁兵自衛以劫持其民又慮軍隊之驕橫常挑間之使互相反面以遂己之操縱摧鋤異己惟力是視其對於愛國之士或賄收以變其節或暗殺以戕其生又好鋪張門面用財如泥外則廣借外債內則橫征暴斂以至於民窮財盡無可控愬』句句是罵袁世凱者袁於梁文曾加圈點竊知此段必加圈不少

曹操讀陳琳檄文武則天讀駱賓王檄文均有此才不爲我用之嘆袁世凱讀梁啓超之文或亦有此一念故佯作喜狀急遣人召梁於天津然其怒可測其喜不可測也梁亦聰明人掉頭不顧矣

當代文豪予近甚佩章行嚴其甲寅第九號帝政駁議根據古今學理而行文亦極流暢較之梁文有過之無不及雖然章亦革命中人也甲寅第一號偶評袁政府之報律曾借用『暴民政府』四字以反攻袁氏所謂革命偉人北京報界鉅子如田桐居正之流乃看章文亦看不通且揎袖出臂痛毆章氏於東京胡不知恥乃爾

梁啓超師事康有爲章太炎師事俞曲園此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至於今日梁之門人尙未炫耀於世而太炎之門人則時有所見然無有過於太炎者也偶有妄人自恃其小有才遂以章之入室弟子自居然荒唐怪謬僅學得太炎冷僻之門面架子而又無太炎孤勁之氣節可哂也

初
集
太炎有長女適嘉興龔寶銓乙卯秋自縊於北京客館死焉太炎爲撰事略以悼之略言長女之婚事係出陶成章（字煥卿）之介紹『成章之死與其他故舊无窮失據之狀皆效（其名）所親覩也身處其間若終身負疚疾者其厭患人世則宜然』悲哉悲哉物非鴉獍孰忍自殘其類予於陶煥卿之死亦抱隱痛久矣然所謂風流都督鸚鵡獍人者今日固猶大掛救國救民之招牌也噫
凌霄漢閣主人不知是誰曾刊一戲談於時報其中頗有妙理誠評劇界無上之好文字也其言曰『中國戲曲爲極優美之美術予嘗參觀東西洋之所謂戲者覺除布景化粧外略如我國之雜耍看戲者亦與看电影閱小說無甚殊別以予之頑固頭腦評判之終不若中國戲之耐人尋味茲更以一事證之我國近來百業凋敝

社會生活幾盡爲外人所奪。獨戲業日益發達。電影馬戲及俄國七人班美國大劇團皆不能與之競。此項國粹決不待提倡保存亦足見其有不敗之道也。此節談舊劇不敗之道爲前人所未會道出者。

主人又曰：『文章儷黃妃白鈎心鬪角究亦何用亦與戲曲同爲清玩之品而已。』最奇者彼竟覓得一證據。『譚鑫培謂陳仁先曰：我若把數十年戲學工夫用在文學上恐未必弱於執事。』是舊劇之價值可知矣。

主人甚佩服譚叫天故其言又曰：『老譚一字一句一舉一動皆耐人數日思若揣摩到底正恐畢生難盡也。』予亦傾倒譚派之一人。雖生平聆譚劇不多然幽居之中嘗以譚之戲片並百代戲匣自隨如賣馬如捉放宿店如李陵碑如烏盆計如打魚殺家如戰太平如桑園寄子各調均備一一加以揣摩數年不倦爾來固有些許領會然尙不能自稱入室真比太史公史記還難學也。

叫天之劇如史記劉鴻聲等唐宋文耳讀唐宋文看其氣概局勢讀史記則須尋繹其味此外如孫菊仙未嘗不較劉鴻聲爲佳然終不及譚殆又班文之不如馬文耳。

初集

程長庚之劇吾未之聞人恆曰程劇簡淨圓亮是或左丘明之作乎

予素有改良舊劇之志但斯事非一人之力所能做到者改易脚本另排新劇尤非俗伶所能共事無已其另組織一客串之科班乎此客串之科班宜各種脚色俱備並須訂一嚴規進退皆以團體不許其中之優秀人物搭班他處然後可以言改良矣此搭班之弊上海票友馬二先生言之頗中肯其意略謂『舊時都中各戲班角色每搭一班絕不輕於他去相處既久則支配角色必有駕輕就熟之效絕非如現今滬上之朝秦暮楚視金錢爲轉移倏爲聚散等於烏合者比也』而其言之最有憑證顛撲不破者亦有數語曰『今之所謂新劇團者但能稍知此義故當成立之始皆不以劇館名而以演員之團體名乃曾幾何時資本家以金錢相引誘演員遂亦東奔西走來去不定以個人資格出甲入乙蹈老戲館搭班之習團體既如散沙藝術遂無復可觀者矣試舉一例歐陽予倩及吳我尊非新劇界之佼佼者乎然而予倩之在民鳴社我尊之在民興社其所演之戲已絕非在春柳劇場時可比蓋二人一出春柳若仍演春柳之脚本則配角必多牽強而盡失其神采若演非春柳之

脚。本。則。二。人。必。舍。其。所。長。而。隨。人。和。調。甯。復。足。觀。』。此。言。也。係。劇。界。人。物。無。上。上。好。教。訓。也。

予。近。得。腦。病。醫。者。戒。予。勿。多。用。心。然。人。非。木。石。詎。能。無。思。想。耶。於。是。乃。專。思。劇。並。揣摩。譚。調。一。字。一。句。之。原。理。每。每。大。樂。而。無。所。苦。亦。奇。事。也。

不。瞞。大。家。說。予。之。學。劇。與。學。詩。均。未。經。先。生。教。授。者。凡。劇。中。之。調。門。板。眼。詩。中。之。平。仄。體。律。皆。是。予。養。腦。病。時。揣摩。咀。嚼。得。來。者。至。於。今。日。詩。雖。做。得。不。好。然。劇。却。唱。得。比。詩。稍。佳。

予。幼。卽。失。學。一。切。學。問。悉。剽。竊。得。來。並。無。家。傳。除。劇。與。詩。外。又。酷。嗜。小。說。曩。者。予。友。高。某。語。予。彼。童。時。喜。聽。人。談。小。說。繼。愛。看。小。說。復。次。則。喜。自。作。小。說。矣。余。以。是。例。例。予。劇。及。詩。亦。固。一。一。由。愛。聽。愛。看。而。至。於。愛。唱。愛。作。也。惟。小。說。之。作。尙。未。一。試。其。技。容。日。試。之。如。何。

予。之。於。小。說。愛。其。寫。實。一。派。如。英。儒。迭。更。司。之。作。乃。予。所。五。體。投。地。百。讀。不。厭。者。也。中。國。人。作。小。說。有。一。件。易。犯。之。毛。病。在。於。堆。垛。詞。藻。甚。至。於。以。笨。拙。之。駢。體。四。六。調。

出。之。而。夾。於。談。吐。之。中。夫。人。非。瘋。顛。詎。肯。開。口。便。唱。四。六。耶。如。云。詞。藻。可。取。則。作。駢。文。刻。之。文。集。中。可。矣。或。做。燕。山。外。史。體。盡。用。駢。體。亦。未。嘗。不。可。若。時。駢。時。散。則。不。倫。不。類。也。

描摹海上花事之小說以九尾龜爲最上乘蓋九尾龜之作者有胸襟有感概有本事兼有文才也予愛慷慨淋漓之小說予尤樂聞溜亮婉轉之蘇白九尾龜兼而有之使人意也消矣

九尾龜寫情有一絕妙處在第六十三回章秋谷助其友貢春樹至蘇州搭救程小姐做出一件轟轟烈烈黃衫崑崙俠情之事後來回至上海告與其相知陳文仙得知『陳文仙却聽得呆呆的想了一會好似想着什麼心事一般回身把秋谷一推道耐格人末說了這一句頓然閉了口說不下去面上早紅起來秋谷聽他說了半句便不說了摸不着他是說的什麼話兒連忙問道我便怎麼樣爲什麼不說下去陳文仙飛了秋谷一眼默然不語那兩邊頰上紅得就如雨後桃花嬌妍可愛秋谷見了愈加疑惑再三追問文仙只是說不出來修甫等看着文仙的神情不覺哈哈

大笑文仙被他們笑得愈加不好意思只得又向秋谷說道耐替別人家幹事倒起勁煞說了兩句又頓住不言索性低下頭去』嗟夫情深如許恨深如許一聲『耐格人末』如怨如訴如羨如慕也

九尾龜寫情有二最悲處其一章秋谷與貢春樹契友也貢之相知爲金小寶小寶亦頗有情於秋谷也時貢已往蘇州章偶於張園解金小寶與祝小春之紛夜至小寶妝閣中『看看小寶的樣兒似離似合眉目含情便握着小寶的手道我們兩個人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嘆一口氣道只好做個朋友罷小寶聽了眼波溶溶的看着秋谷看了一回不覺也長嘆一聲低下頭去秋谷見了這般模樣覺得一個心七上八下的不妥當好像要直跳出腔子外來……小寶挨了一會擡起頭來對着秋谷說道二少格閒話勿錯倪也勿好說到這裏那下半句竟說不出來秋谷咬一咬牙齒硬着心腸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了小寶也不開口只點一點頭秋谷正要走時小寶又道耐慢慢交走秋谷便立定了等他說出什麼來小寶停了一停道耐身上阿冷秋谷搖一搖頭就走出房門』嗟夫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只好做個朋友

罷』已足悲矣。更又能將萬千斛血淚，拼出一句蘇白曰：『耐身上阿冷』。真天地間至情之文。情海中至悲之語也。予讀此語，不歡者數日。其二辛修甫與僧人龍蟾珠相交五年，性情相合，嗜好相投，無奈家有妬妻，不敢納寵。蟾珠意將另適他人，然又不能忘情於辛，乃對辛長歎道：『做仔格人，總規隨便，啥事體一場刮仔，勿稱心。格末叫苦惱』。嗚呼！傷哉！青衫落拓，我本無緣紅粉，飄零卿何薄命，乃卿不憐我，復不自憐，惟怨造化小兒，胡以迫我爲人而爲人，又何以如此苦惱。是大千世界中，勿分人我，均勿稱心，均大苦惱，又何暇自憐耶。予讀此語，予淚下千萬斛也。

作九尾龜的人事，事擅長，然對於唱劇一道，却是外行。嘗觀其評叫天之劇曰：『只覺得叫天兒的喉音，高低上下圓轉如意，他自己要怎麼樣，便是怎麼樣。聲韻圓活，音節沉雄，一字數頓，一頓數轉，却又並不依着一定的節拍，有的地方本來沒有搖板的，他隨意添上幾板，有的地方本來是有搖板的，他卻驀然截住，憑着自己的意思，翻來倒去，憑你唱到那極生澀的地方，他卻隨隨便便的一轉，便轉了過來，不費一些兒氣力，真個是清廟明堂之樂，黃鐘大呂之音，又好像天馬行空，飛行絕跡，凡

問的羈勒那裏收得住他『搖板』二字不妄宜改之曰行腔故予斗胆說他外行也。然外行人說來如此有理恰恰是評叫天的亦非聰明絕頂人不能得如斯之領會也。

紅樓夢是無上上一部言情小說硬被一般刁鑽先生揮洒其致證家之餘毒謂曰暗合某某事於是順治帝也年大將軍也一切鬼鬼怪怪均欲爲寶玉等天仙化人之化身必置此書於齷齪之地而後快此真千古恨事也嘗見陳蛻菴所著『憶夢樓石頭記泛論』其開宗明義第一章曰『嘗怪世人牽引石頭記附於感時事慨身世之列必爲作者所唾棄千古言情推此一書警幻所謂閨閣中可爲良友誠不誣也慨自巫山雲雨誤屬登徒靖節閑情托之亡國幾不許玉臺有新咏僅僅得此又從而奪之彼警幻且不忍怡紅獨爲增光奈何一人讓而天下不興於仁耶况琉璃硯匣翡翠筆牀豈爲鬚眉濁物設乎』快人快論實獲我心然感時事慨身世二者蛻菴猶不許牽強若硬以鬚眉濁物撞入大觀園冒名頂替是直當餉以老拳矣花月痕寫情未嘗無獨到處然後半部拉雜怪謬不惜以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爲鬚

眉濁物寫生俗耶抑無聊耶然而弗足道矣。

聊齋誌異一書喜言狐狐卽胡也是或以譏滿清耳慈谿邵月亭作聊齋偶評曾刊於秋星雜志其評董生一則曰『狐以色媚人或謂其得采補術金丹之所由成也金丹成則狐而仙矣但求利己違顧損人殊不知損人利己之所獲冥冥中必奪之金丹失後且欲求爲狐而不可得回首思之當日之甘爲妾婦多方以媚人者何爲哉』今之滿清真求爲胡而不可得亦人世傷心之事也其評巧娘一則曰『外腎爲勢天闈者何勢之有一日服華姑之丸而白晝宣淫其倚勢妄爲豈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哉夫微賤倖進豪門初未嘗不自慚形穢繼而工狐之媚旋卽假虎之威意氣揚揚驕人白晝誠有如傅生之乍膺九錫者可笑也夫』雖然此豈獨胡人若此今日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可歎也夫其評靈官一則曰『蟄隱無幾時自謂垢濁已淨相率就福地伊何人是甲申之際狐之曾伏溷中者』今由甲申而辛亥由辛亥而至癸丑甲寅之交溷中狐又添一輩滿中國矣予讀聊齋偶得一語甚悲是何語卽陳雲棲一則中二十三歲老處女盛雲眠之言

曰『借此一度挂名君籍』是也。吁嗟乎！人生世間碌碌數十年，偶尋一件事，做亦無非。借此一度挂名耳。予不才虛生，此世頗嘗以傷心人自命。邇來厭言政治，而不得不爲革命黨。此無他挂名而已。又男女之交，貴在有情。予一生多情，而情無所寄。然亦曾與予妻行夫婦之義。此無他亦挂名而已。悲哉！悲哉！

人生在世，終須尋一件事，借以挂名。既如前說矣。但此可一而不可再之事也。故須慎始而善終。否則隨處亂掛，是以閨閣之身，覩然酬應如勾欄，爲盛雲眠所不堪者。君子所不取也。嗟夫！今之世，求有二十三歲老處女，得幾人哉？是皆人心日漓，不能自甘岑寂之故也。

『傷心人』三字，世上殆專有這種人。無論其所受者，有得失榮辱之異，而其傷心也如故。不以境地而變遷，其可變遷者，均怨天尤人之輩。非傷心人也。嗟夫！不幸而獲有此傷心人之性，根不能自拔，又復遇孽緣墜情障，憂思哀趣動輒現前，身非金石，其何以堪此。

凡厭世嫉世罵世之人，均非是看透世界人情者。偶有所忤，便叫囂暴躁，或垂頭喪

氣。此。在。明。眼。人。觀。之。亦。是。何。苦。來。也。彼。真。正。看。透。世。界。人。情。之。人。其。視。芸。芸。衆。生。必。若。慈。父。之。視。其。愛。子。惟。憐。其。多。作。孽。而。已。無。所。謂。厭。無。所。謂。嫉。更。不。必。用。其。罵。彼。厭。者。嫉。者。罵。者。亦。同。一。爲。可。憐。之。衆。生。也。此。種。明。達。慈。悲。人。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傷。心。人。蓋。如。此。始。不。愧。爲。傷。心。人。也。

大。丈。夫。作。事。只。抱。定。兩。個。字。曰。情。曰。義。情。者。天。性。也。義。者。公。理。也。天。性。不。可。磨。滅。公。理。亦。不。可。違。反。譬。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其。結。合。也。未。必。均。有。情。然。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者。義。也。有。情。則。言。情。斯。固。無。上。上。之。樂。境。也。然。萬。一。薄。情。而。暫。時。之。義。乃。不。能。盡。廢。此。亦。須。盡。其。義。所。當。爲。也。虞。舜。處。家。庭。之。慘。變。淡。然。處。之。和。好。如。初。此。無。他。盡。其。義。之。作。用。耳。

集

初

予。頗。愛。物。色。山。歌。俗。謠。之。佳。妙。者。茲。於。南。通。張。峯。石。一。蠶。室。詩。話。中。得。一。則。曰。『。衣。不。必。吳。綾。蜀。錦。雖。布。衣。葛。巾。適。於。體。者。斯。佳。服。焉。詩。不。必。清。廟。明。堂。雖。漁。歌。牧。唱。適。於。耳。者。斯。佳。句。焉。故。滄。浪。水。清。濯。足。濯。纓。大。哉。孔。子。聞。而。善。焉。余。游。白。下。時。耳。鐘。山。之。勝。策。馬。往。游。出。朝。陽。門。過。明。孝。陵。銅。駝。荆。棘。滿。目。荒。涼。路。旁。有。采。桑。女。破。瓜。年。紀。』

口唱山歌駐馬聽之其詞曰癡癡癡你相思我相思兩地相思知不知我采新桑飼我蠶我蠶爲我抽新絲三眠後一繅時說什麼長情短情抽什麼長絲短絲到頭來爲他人作嫁衣裳一般的心灰繭老時你相思我相思兩下莫相思癡也未癡余聞是曲神往情移探懷中日記簿筆而錄之問諸村人村人曰此采桑歌也余歎曰美哉歌乎何冷然善也可悟人才一道不必於通衢大市中求之雖窮鄉僻壤深山絕谷中豈無一二信今傳後者在乎『此其小焉者也』歌固佳妙而所評尤有見得到處故又轉錄之於此

歐洲戰事至乙卯十月予草此隨筆之時尙無中止之朕兆而中立國之希望和平者頗增加其熱度進行勿懈上海大陸報八月三十日紐約消息言六月十七日美人集於斐拉德斐亞之獨立廳組織萬國強迫和平會舉前總統塔孚脫氏爲會長名流碩儒聚集一堂誠盛舉也哈佛大學校長盧威爾爾博士亦此會之發起人近在大西洋月報登載一文略述強迫和平會之旨趣文曰『此會雖以強迫和平爲名然對於目下已成之戰局絕無干涉之意其唯一之目的在將來歐戰完畢後聯絡

初

集

各國共阻將來之戰禍。世界戰爭似難盡免。懷時之士不望戰事之全廢。而僅求殺機之減少。此吾人所以有萬國強迫和平會之發起也。強迫和平之辦法分爲四端：（一）入會之國苟有國際爭端不得不先訴諸武力。如其所爭者爲可受法庭裁判之事件。則應交萬國法庭公判。（二）如其所爭者爲不可受法庭裁判之問題（卽不可根據萬國公法而加以裁判之事件）則應交萬國調和會俾得公允和好之解散。（三）入會之國苟不先將爭端交與萬國法庭或調和會辦理。而遽加兵於他國。則其他各國應各出財力兵力以攻此破壞和平之國。（四）入會之國應勉力修正萬國公法奉爲法典。以上四條其最重要者爲第三條。一國逞強各國攻之之辦法。或謂他人有充分之理由而出於戰。其事固與我風馬牛不相及也。奈何強迫我干預與我無關之他人事。而自尋煩惱乎。要知文明國內法治爲重。雖理直氣壯者亦不能離法律而逕情直行。苟有犯此者。則國民於必要時可以阻止之。蓋此爲阻遏私鬥維持秩序之唯一法也。國家之對於世界猶人民之對於國家。同國之人不願他人械鬥以騷擾國家之秩序。同世界之國家詎可聽令他國戰爭以破壞世界。

之和平乎。惟維持和平端賴武裝。入和平會之各國。雖未必有用兵之日。然亦不可無武力。以爲鋤強懲暴之備。嗚呼。維持和平端賴武裝。且尤須施以強迫。是亦太難矣。但今之好戰之國。固均言爲和平而戰也。與其以強迫和平者。出於一國之行爲。又毋寧出於萬國公衆之意。或尙有些微之公理可言也。然將來和平會。究能發現公理否。此亦一問題也。譬諸今之世。美國人宜不愧爲好和平者矣。然其對於英德二面。亦各有偏袒。將來和平會中。有此歧異之現象。斯又何從而定。真是非耶。縱云多數者爲是。然多數者之意見。究爲公平否。此又一問題也。予於此。予乃徘徊莫知所可。雖然。予國弱國也。人以和平相號召。尤予弱國所樂聞。予之所望。豈獨減少殺機而已。如能鋤強懲暴。以延予國之壽命。尤予國所歡欣鼓舞者也。惟入會之資格。不可無武力以爲後盾。是則予國之所宜籌措者。武力平等而已。此會之能達其目的。否張之有主。非我所得知也。亦不必待我用其杞憂也。

九州之外。又有九州。中土在戰國時。卽有人言之。今果然有歐美矣。古人思想之富實。可佩歎。又天外有天之說。古人亦曾道之。今地球以外。又有火星等星。爲人所傳。

初

集

說是或又爲古人所擬之天外天也某佛學家談火星有說曰『歐人以遠鏡窺見火星中運河並推測其人之聰明才智遠勝地球甚謂地球必有爲火星中人征服之一日按佛經所言此世界中有四天下地球與火星四天下之二耳以位置參之其二天下似仍在此八大行星之內但至今尙未發明釋迦文佛如不出世便當作金輪王王四天下然則四天下安知無合爲一國之時耶』是佛經中亦曾道出天文學之微妙金輪王王四天下或卽是太陽星之王亦正難料但歐人以己之攘殺凌奪之文明致疑於數千萬里外聰明才智遠勝地球之人類而以蠶食鯨吞等惡劣事實作無謂之恐懼則誠井蛙之見也

中國人之富貴窮通一以作官爲前提幸而官矣妻妾滿前財帛盈箱顧而樂之於意甚適然清夜捫心以思我果何德何能而致此恐自己亦不能自信無己乃歸功於命運是星相之說大足爲一般肉食者解嘲地步也至於懷才不遇之士蹲蹬終身不能自振偶一觀彼平步青雲置身通顯之人其德能不過爾爾胡以我貧賤而彼富貴則此種不平將從何處告訴耶無已亦惟以命運不如人自相慰遣耳故無

論何人謂其文章學問不如他人彼必怒形於色以爲不入耳之言若以命運之說慰之則彼必感歎不置許爲知己也

歐戰中德國議和條件有世界公認猶太人應有之權利一語似猶太人於德獨厚故德人袒之若此殊不知參閱他報乃大不然乙卯九月九日爲全世界一千四百萬猶太人之新年元日各處猶太人莫不舉行慶祝之典據猶太歷史家桑威爾計算猶太人之從事此次戰事者不下一千萬人僅在美洲之三百五十萬得免戰爭之慘禍計爲俄國皇帝作戰者三十五萬人在法蘭西三色旗下作戰者二十五萬人爲奧國作戰者十七萬人在德軍內作戰者五萬人在英軍內作戰者二萬人蓋人在何種旗下生活卽効忠於此旗卽此旗所表示者爲專制爲壓抑如俄羅斯所爲亦降心服從祈禱勝利且其中尤間有卓著之人物如英國醫院資金委員會會長羅斯赤爾特貴族乃猶太人也又英國經濟委員團團長至紐約說法挽救協約諸國之財政現狀者爲黎丁男爵亦猶人也又德國商船大王巴林氏猶人也今已奉威廉之命總筦德奧兩國全部鐵路事宜矣又法國勳勞騎兵隊長海曼將軍猶

人也。今已被任爲法蘭西一軍團之司令矣。又土國陸軍總司令恩佛貝以保障達達拉爾海峽成功卓著。頃由德皇授以勳章。猶人也。又意大利外務大臣松花挪男爵勸說意王袒助協約國者。又猶人也。總而言之。猶太人爲無國家無政府之偉大民族也。春水一池。干卿底事。乃爲他人作嫁。効死沙場。是亦大可悲矣。然犧牲今日之血肉。卽是購求他年之幸福。從今各色旗下之猶人。或不爲其所生活之國家所賤視矣。是亦猶太人之幸也。

今之文人日益無行。而其價值亦日趨凡賤。久之所謂文人者。亦自知其無狀。常懷愧悔之心。如上海亞細亞報記者所云。『某等碌碌所持者。吃飯主義耳。』亦是天良上一句可憐話也。近見北京國民公報載一劇評。乃亞細亞報有名記者劉少少所作。少少爲君憲派中人。乃忽有此種論調。宜其見逐於亞細亞報之門也。其文曰。『方今社會實利主義盛行。無論何種人物。一臨富貴虛榮之門。卽無不俯首將就。有個商量之處。劉喜奎一弱女子。其業且伶苟。以世俗之標準。爲喜奎計。一承諾張上將之要求。卽登時寶馬香車。僕從如雲。貴稱夫人。珠翠滿頭。一生吃着。不盡於利。

祿上打算殆可謂千古難逢之機會他人方百般運動而不可得也即謂少妻或嫌於老夫然暫以名義得賺富貴生活他之方面苟將良心抹煞亦未必不可另圖別計其例正自不少誠如是劉喜奎早已榮矣富矣快樂矣又何必奔走四方至今猶日日爲登臺賣藝之勞哉據予平心論斷劉喜奎不願爲貴人之妾媵以貪富貴此喜奎之節操也喜奎復不肯瞞心利己以欺哄張勳於一時此喜奎之信義也嗟夫喜奎予年來旅食京華賣文爲活清夜自省常恐予之人格尙不及卿遠甚也『評末少少又加以短識云『少少竟以此評見逐於亞細亞報館今孤身住法源寺矣該館主大約以爲贊劉喜奎不應如此贊法也少少亦不能相強然少少飯碗主義則竟被打破以區區一少少供劉喜奎之犧牲少少固所甚願雖乞丐無悔也』揣其評中用意似以劉喜奎之賣藝與己之賣文並論譽劉處亦即表明自己之態度彼作評時其意何若予不之知據予測之此殆傷心語也予且另取一文證之焦東周生所作『揚州夢』其畢生婦一則有曰『讀書不成棄而游貴顯之門位亦處賓僚之末而其用則輕俸不敵婢僕之半而其事則均以文章爲顏色以遷就爲殷

勤以筆墨爲奔走以將順爲趨承凜凜焉惕惕焉屏息效能而氣不敢伸然而一有弗當驅之使行如夫棄妻再見無因身無餘蓄衣無完禪踽踽涼涼進退逡巡少被逐之情得毋近此焦東周生又有語曰『自思居艷地三五年曾未暇一游風月而同門客乃日日章臺走馬焉我今且落拓去使故鄉人問揚州誰青樓第一其將何詞以對因思彼走馬者能得青樓法復乳以媚骨取錢供揮霍故青樓亦樂媚之我張空拳作闖寡門不遭白眼亦資冷笑又思此中人嘗愛我詩字未必一轍且天生寒薄命與使伴俗物依然餓殍不如拜石榴裙下受窘辱死耳』少少甯爲乞丐以供劉喜奎之犧牲想亦是此數語意耳傷哉

予最恥爲人之秘書書記等職然是報館記者出身辛亥革命後人每以是職屬我我屢辭之甯爲浮浪子而勿就癸丑夏至江西李俠璜又尼予任秘書予堅辭不能卻鬼混一月而去始終未作一件正經事也按秘書之名詞發現於民國殆譯自東西洋者但此名詞一入吾國乃成一有職無權之廢物供鈔寫而已求之前清衙門中幕友書辦不難得若干萬人予恥爲之非怪誕也蓋我無任此之必要也癸丑而

後予一躍而復我軍人之資格甯爲百夫長不作一書生他日當可脫此災劫矣
 女子以隨意梳妝爲宜蓋有天然丰韻也故西婦恆不着意梳頭我國文明女士從
 而仿之隨意盤一西式髻常有短髮數莖隨風颯颯觀之頗饒雅趣雖然不特今之
 文明仕女如此也古才女如李易安其詩詞亦屢言不梳頭詩曰『春殘何事苦思
 鄉病裏梳頭恨髮長』鳳凰臺上憶吹簫云『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
 』永遇樂云『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浣溪沙云『髻子傷春懶更梳』
 是不櫛進士之言信非虛矣

日本婦人喜談化妝愛修飾故香粉香油之肆常登碩大之廣告尼名優伶贊美其
 化妝品有時且標以博士研究出來之名詞以動人觀聽其化妝品似宜優美無比
 而化妝術亦當空前絕後使醜婦盡爲西子矣顧其所謂美人者傅粉如畫壁粉塊
 滴滴欲墜而加髮之油恆出奇臭之氣倘乘電車與婦人並立必飽受薰鼻之苦使
 人作嘔吾誠不知其爲何故也

近人陳道安所集石遺室叢書第十二卷然脂新話有曰『古之傾國傾城者多老

初

集

成人無韶年稚齒者案武后十四歲爲太宗才人三十歲高宗乃立爲昭儀三十一歲爲皇后三十六歲決百司奏事五十歲稱天后五十四歲受百官四夷朝五十九歲高宗崩六十歲踐大位六十一歲幸馮小寶七十二歲幸張昌宗八十二歲昌宗死遂崩開元二十三年册壽王妃楊氏開元終二十九年天寶四載册爲貴妃十五載死計爲壽王妃十一年玉環年已二十有八薨時年三十有九或云四十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立趙后姊弟爲婕妤乙巳六月立飛燕爲皇后甲寅三年帝崩計前後十二年姊弟亦當在三十左右野獲編云萬貴妃生於宣德庚戌及笄侍上於青宮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爲太子時方三歲妃已二十歲矣妃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十薨計其年已五十八而上以是秋八月上昇壽僅四十一則妃實長於憲宗十七年又明樂府帝嬖萬貴妃甚每呼爲侍官及妃薨帝慟曰萬侍官死我何用生爲妃年將六十猶能使憲宗如此』是則爲婦人女子苟思有以異於庸衆亦非增其年歲不足以爲老姦巨猾彼青春年少如花之蕾者徒爲可憐蟲而已嗚呼傷哉。

中國自古帝王家中其父子夫婦之間常多慘變然爲之臣者每遇廢后廢儲等事上章苦諫以之喪生者時有所聞彼一家人之事與卿等何涉乃必捨性命以爭之真不解是何苦也茲更有可笑者如陸放翁避暑漫抄所載一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夫以陽道壯偉宣言於朝已屬奇事而諫臣且據以上奏一若此陽道壯偉有關國家大事者然豈不奇之又奇乎噫嘻此何等事乃父子兄弟君臣之間薦進獻納議論紛紛如此

武則天奇女子也幸男子如幸姬妾斯已足奇矣而乃任人談及陽道壯偉猶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其從容鎮定之功夫真使人拜倒蓋我輩男子偶談及婦人陰私

初

集

被他一婦人喝破亦必面紅耳赤不能如此視若無事也又自古昏主每以女色而殺忠良之臣獨此女皇帝開心尋樂却能不爲男色所迷觀其優容狄仁傑等事恐英明如漢高亦望塵莫及也紂幽更無論矣

宋周密作齊東野語其中有一則談古帝王御妃嬪之事甚詳御者卽當夕之謂也進御之期由九嬪以至皇后自下而上半月爲期故每月之始先御九嬪以下之人計每嬪以下皆九人每夕御其九計九夕共御八十一人其次則御世婦計二十七人分三夕御之亦每夕御九人再其次則御九嬪計九人以一夕御之再其次則御夫人夫人三人亦一夕御之是已十四夕矣於是皇后乃以第十五夕獨當一夕之御以示優異至第十六夕又仍御后再由后以御夫人九嬪世婦及九嬪以下之人以至月末總見其數得一百二十一人御女之夕多以一男御九女惟十五十六夕御一女十四十七夕御三女爲較少是可謂曰淫獸豈尙有人理耶又云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一妾者但不得專一夕而已妻得專夕今之人娶妾每在妾房中不忍出其妻妬之想卽據此古禮又九嬪以下未滿五十者悉皆

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故今之一品夫人。每每至五十歲以上。尤不許丈夫出房門。伴小老婆睡也。一笑。

余游日本。覺其國可笑處甚多。且時有紀述。然其可取處。夙未一記。似亦不當。偶閱時人黃遠生隨筆有一段曰。『人生感想。隨其心境。以有淺深。七年前。余東行日本。長途中酣睡。或觀書而已。此次乃覺種種思潮迴環。不絕沿途所見。覺無一不足見。此邦文化風俗之佳。河無瀦流。田無荒草。道無袒行家。無露宿原隰。錯列道路。平砥村落。繁多森園。散見。余數月以來。自北而南。雖以中原膏腴。蘇浙財賦。乃無一非破敗。荒寥蕪穢之狀況。固知興亡得失。誠非無故而以我之大好河山。絕佳山水。乃忍令終古如此耶。』恰如余當時意中語。信夫木鞋兒有不可及處也。黃又有言曰。『事無大小。卽其質點在在可爲全體之象。徵以鐵路。論外觀。豪美遠不逮吾。而其條理設備。吾何能及。車中僕役。整潔小心。卽代表其國之有教育。統吾國之鐵路。未必能得此一僕也。』嗟夫。此僕亦何足奇哉。以其受有初。高等小學之教育而已。吾國

初

集

雖事事不如人。然初高等畢業之學生。固未嘗乏也。但國人入學志在得官。豈屑爲此火車上整潔小心之僕。然官也者。中國之蠹也。一入斯道。不啻墮牛馬劫中。於是全國不惟無一好官。且因此影響全國火車。並無一好僕。豈不可傷可嘆耶。近有人改初高等小學爲國民學堂。此舉余甚爲贊成。蓋國民云云。無異表示不學。卽不能成爲國民。也是則入學非全爲作官矣。彼火車之僕。甯非國民哉。旣爲國民。又焉可無學耶。

余嘗目妬婦爲天下女子中之絕不足憐恕者。茲閱遜齋閒覽得二則。其一曰。『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逕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秘置范臥具中。須臾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更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耶。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此女美而妬。尙近人情。且哀怨之下。不惜以身殉。或尙爲多情者。不過有妬病而已。是尙可憐恕也。其二則曰。『湖南倅某妻生一子。已周歲。夫

婦甚哀憐之。會倅攝郡事。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擊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剖肉以獻其毒。忍至此。』是此婦直毒獸也。可怕。可怕。如爲妬婦。列榜此婦當爲母夜叉中之大王。

孔叢子載。宰予對楚昭王。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不食粟。是則孔子亦有妾矣。是則娶妾亦聖人所許矣。惟不許其衣帛。未免過刻。然今日大可着外國緞也。一笑。又予友有娶妾者。其妻痛詈之。有曰『爾讀聖人書。乃作此等事』。予其時惜。未以聖人有妾之事告之。

上海雉妓爲妓中之極苦者。然亦不過倚門游馬路。站弄堂口之一類而已。其所謂高等。或住家者。半含有志願娼之性質。不可一概論也。但此種下等苦妓拉客之風。習實不自上海始。而揚州實先開其端。且自明代始垂三百年矣。按明人山陰張岱所著『陶庵夢憶』。其二十四橋風月一則曰『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

初

集

之巷口狹而曲寸寸節節有精房秘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紗燈百盞諸妓掩映閃滅其間爬面者簾雄趾者闕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加也游人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及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盡茶館黑魘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醵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鴛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凡所紀述均與海上今日風景稍似而其淒楚則一也安得金屋萬千間使天下野雞皆歡顏耶然則予集中所云之娼妓保護案仁人君子不可不一注意矣頗自信爲多情之士然情一無所鍾寄近健壯不如昔矣每撫鏡驚心悲愴終日嗟夫佳人不見得青春不再留予果何以堪此有慰予者曰世間一切色相皆是空而苦痛皆由心造予何不能破此情根乎雖然予雖知之而力未能也夫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既走入

情內見得情根一切皆是空始能走出情外予一生未領略情趣奈何乃苦我所難耶道者有云『人欲求道須於功名上鬧一鬧方心死』予近厭言政治實曾經鬧一鬧之力也今情海茫茫予實未嘗涉足卽欲使予心死是焉可得予詩有句曰『不向風塵磨劍戟便當情海對嬋娟』今兩兩皆無希望如此豈不悶殺人也麼哥」唐渭南尉劉廷祐弱冠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至言哉予以辛卯生年二十三卽有金陵之役聲聞中外徒以不能自加貶抑之故遭人排忌子然無歡此後亦當少自悛改矣桑維翰曰『作宰相如穿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蓋負盛名亦如此予近爲名所累不快活極矣且予素性直率苟無此浮名固不難我行我素與世無忤今因有此名在大足以惹人之注意於是此直率乃不得不改爲圓滑然無辜而強我行其心所不安詎得謂曰快活耶

香屑集集唐成古詩近體詩數百首律絕俱備可謂空前絕後之作但其體只限於詩而未見之於詞朱竹垞集唐作蝶戀花詞咏春雨云『江海茫茫春欲遍』劉長

卿。岸上無人（孫光憲）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
 蘭閨柳市芳塵斷（駱賓王）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灑霧飄煙（包佶）
 天畔登樓眼（杜甫）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紗窗只有燈相伴（裴說）字
 字入神妙在讀之恰是詞語其手段比香屑還高

初
 集
 近日有一種新名詞曰『買收』倡之者本神姦大慾欲以鞏固大勢而實受其禍
 以至墮名喪節廉恥掃地者類皆國中之優秀人物如前者之議員今者之革命黨
 人以及報館記者商界聞人等等嗟夫舉一國之優秀人物而必欲貶其人格損其
 氣節以爲快甯國之幸耶昔吳三桂好蓄私人在滇時凡知縣以上官有才望素著
 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曾見蒼弁山樵所著吳逆取亡錄有投身契一紙云
 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魁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
 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夫以賣身兼及其母是不惜以其
 母事人者故契約名爲婚書而又有媒人字樣是尙知人間有羞恥事耶然吳三桂
 喜以有用之金錢蓄此類寡廉鮮恥之徒又究有何益徒自貽伊戚耳奈何今之權

奸猶學其舊技而一時人士均紛紛爲馮魁之賣身乎可嘆。

『自由自由許多之罪惡假汝而行』以言今日之中國豈獨自由二字爲然哉蓋無論何種名詞輸入吾邦均爲罪惡所假借尤以『民意』二字爲甚自辛亥以及今年乙卯其間所糾纏不清者卽是此『民意』問題今袁政府且謂『民意』欲恢復帝制而日英俄法亦起而代我『民意』宣言謂『民意』實不贊成帝制嗚呼『民意』奈何乃爲惡政府所假借以售其奸外人所假借以逞其毒乎

在今日而言民意小言之炸彈而已手槍而已大言之黑鐵而已赤血而已其他非所知也。

又中國今日凡遇一極惡之名詞其所加之處亦每每不得當且轉爲惡人所假借以行其好同惡異誣讒善類之罪惡譬如國賊之名詞在袁政府宜視爲萬惡矣然已卽國賊而已乃以此稱加諸革命黨又如偵探之名詞在革命黨亦視爲萬惡者然好同惡異之徒乃以此自污其同黨而真正之偵探轉行所無事焉異哉異哉前舉妬婦事二則茲又得千古奇妬一條附記之王崇簡談助云『隋文帝獨孤后

性。妬。以。太。子。多。內。寵。遂。廢。之。諸。王。朝。士。妾。有。妊。皆。斥。之。既。妬。其。夫。又。妬。其。子。既。妬。其。君。又。妬。其。臣。可。謂。千。古。奇。妬。』此。后。可。入。妬。婦。祠。爲。妬。教。主。以。佑。今。之。妬。婦。長。其。妬。也。

妻。有。七。出。計。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有。惡。疾。多。言。竊。盜。小。學。注。謂。

無。子。惡。疾。兩。事。於。義。未。安。予。則。謂。此。純。爲。感。情。作。用。如。感。情。和。洽。此。七。則。皆。不。成。問。題。也。但。妬。之。一。項。亦。加。入。七。出。中。予。頗。爲。痛。快。足。見。妬。之。爲。女。人。惡。德。古。人。亦。云。不。自。予。始。予。素。主。張。廢。除。婚。姻。制。度。者。苟。無。婚。姻。必。無。妬。惡。而。無。子。惡。疾。二。事。更。不。待。研。究。卽。七。出。之。條。亦。可。無。形。消。滅。女。子。亦。不。至。再。爲。男。子。奴。隸。可。納。可。出。視。若。無。足。輕。重。矣。然。此。婚。姻。制。度。又。焉。能。一。時。剷。絕。之。耶。

紅。樓。夢。中。王。一。貼。醫。士。曾。有。療。妬。湯。一。方。『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麼。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明。日。不。效。吃。到。明。年。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要。死。去。還。妬。什。麼。那。時。就。見。

效了。其言頗有深趣。嗟夫自有婚姻制度。卽不能無妬而療妬之方。除至橫豎要死時。別無可療之方。其毒如此。是可畏矣。

賈寶玉問王一貼妬病方。子鑒於夏金桂之妬也。但寶玉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下納悶。夫寶玉之所以納悶者。女子胡爲而妬也。嗟夫女子豈好妬哉。惡劣之婚姻夫婦制度。迫之使然也。故夏金桂舉止形容。並不怪厲。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上下。其所以有此奇特之性情者。因衆姊妹尙未嫁人。而夏金桂已嫁與薛大哥配。非其偶。不得不假妬之一字。以發揮其牢騷耳。

女子中未嘗無英雄。但處此婚姻夫婦制度之束縛中。男女又不平等。不能於他處有所作爲。抒其懷抱。亦惟有制服丈夫。以快一時之意而已。此之謂英雌之妬。爲妬中之最可畏者。夏金桂是也。王熙鳳尤是也。

一部紅樓夢一百二十四回。無非痛陳夫婦制度之不良。故其書絕未提出一對美滿夫婦。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吾人不必綜觀全書。卽閱第五回太虛境紅樓夢。

初

集

十二支唱詞原稿如『終身誤』所云『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是言夫婦制度之足以誤人終身也又如『枉凝眉』一段『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夫誰致之一至於此是又夫婦制度爲梗也他如元春之入宮册妃於歸省時說『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處去』迎春之誤嫁中山狼及夏金桂之鬧閨闈尤二姐之賺入大觀園尤三姐之自刎晴雯之被逐以至於金釧投井藕官焚紙齡官畫蔷鴛鴦殉主妙玉入魔襲人再嫁司棋殉潘五兒抑鬱香菱受苦紫鵲悲憤四兒配人芳官出家一切好女兒其精神上肉體上所受之痛苦皆由夫婦制度直接間接所餽送而來此曹雪芹所以寫荒唐言灑辛酸淚而慨嘆不已也卽間或寫及史湘雲女婿甚好然而下半部書內不寫其夫婿姓名結褵不久又爲新寡是亦雖有若無况結果亦不佳乎寶琴與梅翰林兒子雖是一對好夫婦然在一百十八回書內王夫人口中也不過說『聽見說是豐衣足食』而已並未有何等真正之幸福探春嫁與周家固然甚好然是三姑娘有本事有能幹博來者不能一例論巧姐後作田家婦是患難中急不暇擇雖無大不好處

然亦可憐矣。故予敢曰：一部紅樓夢，均爲傷歎夫婦制度之不良而作也。或曰：如子所述紅樓夢，亦不過說不自由結婚之苦。子何得因此而欲推翻夫婦制度？耶。余曰：余當倩寶哥哥來作證。第七十七回周瑞家的拉司棋出去，後寶玉恨道：『奇奇怪怪，怎麼這些人只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又第七十九回迎春出嫁，要賠四個丫頭過去，寶玉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五個清淨人了。』又本回書中薛蟠說親寶玉對香菱道：『只聽見噪鬧了這半年，今兒有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又第一百回探春出嫁，寶玉哭道：『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裏，單留我作什麼？』又百〇六回史湘雲出嫁，寶玉發了一回怔，道：『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如是種種，均有至理，含於言外。尤以嘆少清淨人及爲什麼大了要嫁二語，爲尤沉痛。此真大千世界一切善男子善女子所不可解者也。嗟夫！『誰有父母，誰無父母，棄我父母，事人父母。』古樂府以是咏不嫁之節女，是則姐姐妹妹都不留在家裏，又豈姐姐妹妹所

初

集

願也亦不過相沿之夫妻婚姻逼之不得不如此而已故一百回中寶玉大哭之後經寶釵解釋雖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纔好』及後掙出一句傷心話強說道『我都明白只是心裏鬧得慌』明白者何蓋明白夫婦制度之不良也此時雖猶有含而未吐之語及至湘雲出嫁一天一天更過不得遂直行道出爲什麼要嫁一語作一總結以點明其不贊成夫婦制度之本旨後之人讀其書而哭泣而悲痛奈何乃不能得其三昧以發揮其意義爲一切未來之善男善女造福乎嗟夫負曹雪芹負賈寶玉矣

讀紅樓夢人每每於寶釵不能無慊詞卽九十八回書中寶玉亦硬說『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爲什麼霸占住在這裏』護花主人評曰『一個趕字又加霸占二字定得寶釵罪案』雖然余何忍罪寶釵哉寶釵之心如何不可知但說伊定欲死林妹妹以爲快則萬無此理而彼且不任其過也自逐晴雯起以至絳珠歸天止其中二十回書中字裏行間亦僅見有賈母王夫人熙鳳薛姨媽襲人等不是處以致逼成此變彼寶釵者出閨成大禮之時書中屢言『

他受委屈。『好像不願意似的。』『後來便自垂淚。』『也沒得說的。』種種無可如何之詞皆是極力迴護寶釵處。蓋寶釵一弱女子縱有奪壻之心亦不能獨具奪壻之力彼不解事之賈母王夫人或亦別有用意與其罪寶釵則不恕罪賈母王夫人則不情何如罪夫婦制度猶不失爲講社會主義者之論調乎。

善哉明齋主人之總評曰『人憐黛玉一朝奄忽萬古塵埃穀則異室死不同穴此恨綿綿無絕余謂寶釵更可憐纔成連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絕無眷顧反不若齋恨以終令人憑弔於無窮也要之均屬紅顏薄命耳』此語可謂善於體諒女子仁者之言也但余於其下敢再贅一句曰要之均屬夫婦制度之爲害耳嗚呼。

原書大某山民亦有評曰『黛玉氣斷之時卽寶釵婚成之候新房熱鬧滿堂合奏笙簫舊院淒涼半空亦有音樂夫笙簫者生所同也音樂者死所獨也黛玉亦何慊乎寶釵』此語與余情死得真正之愉快一語頗有符合處嗟夫結婚者生所同也情死者死所獨也明齋主人所謂『反不若齋恨以終令人憑弔於無窮』者何又與余憑弔拿破崙之語相同乎嗚呼黛玉宜無恨矣。

初

集

又第百十八回寶玉向鶯兒笑道『果然能穀一輩子是丫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夫做一輩子丫頭有什麼造化哉不嫁人而已不爲夫婦制度所束縛受痛苦而已豈有他哉又襲人亦無大壞處寶玉對鶯兒說他是靠不住的何以謂之曰靠不住以襲人後來嫁人也襲人何以嫁人因其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算是寶玉屋裏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出去死守着叫人笑話也質言之婚姻問題上發生之難以自處之問題不得不嫁也讓一步言襲人未經老爺太太認是寶玉屋裏人正好另嫁他人不受夫婦制度節義上之束縛得以自求其幸福未始非襲人之幸然此無形中夫婦制度節義上之問題終與襲人以難以自處之痛苦而此痛苦且又正發生於他種之正當婚姻問題是豈襲人之罪哉蓋亦夫婦婚姻制度之罪也苟無此制度則襲人決無有種種難以自處不快之觀念卽後來另寄情於蔣玉函亦不足以惹起後人之厭棄也雖然苟真無夫婦制度者又焉有紅樓夢故余曰紅樓夢有感於夫婦制度之不良而作也

寶玉與寶釵其初未嘗不相憐相愛然結婚之後乃格格不相入非寶玉之罪亦非

寶釵之罪。乃夫婦制度之罪也。因有夫婦制度。寶釵所以負傾軋黛玉之寃。而寶玉遂以痛心。夫婦制度者。而不得不移恨於寶釵矣。寶釵寃哉。

男女愛情與夫婦制度絕不發生關係。但相沿既久。無論二女爭一男。二男爭一女。苟不能與情敵爭。此純潔之愛情。遂不得不假力於夫婦制度。而以種種卑劣之手段。爲奪壻逼嫁之舉。以快其私慾。於一時。然其後苟發露此興訛造訕之秘密。則伉儷之間。頓生惡感。而筦簞遂成仇敵。卽或一方面之心。仍不少變。必求其情人與我同好轉移其性。然於事奚益。亦不過以精赤之心。包裹頑石而已。寶玉寶釵之事。可以鑒矣。反言之。如真無夫婦制度。男女之結合。全恃愛情。則縱有相妬相爭之事。然所爭之點。不出於愛情以外。情薄者。自處於失敗之地位。無可爭也。亦無可妬也。質言之。卽爭亦無益。妬亦無益也。寶釵雖黠。終不能移寶玉之心。而大觀園姊妹衆多。亦無有能如林黛玉。能得寶玉純一之愛情者。是可知矣。反是因有夫婦制度。而所謂金錢也。勞力也。門楣也。禮俗也。父母之命也。媒妁之言也。均起而爲男男女女相爭相妬之焦點。有眞愛情者。乃轉而無幸。是豈人之所堪受耶。嗚呼。寶玉乃以此故。

而求幸福於做和尚之一去矣。

乙卯之冬。予因事由滬至香港。終日勞勞不作隨筆者。凡二月。丙辰春。適在港書肆中購得二抄書本。其中割格作直行。不如小學生作文簿之爲方格。乃大歎賞。以爲異事。蓋覓之累月。舌敝唇焦。足亦告疲。乃竟得之。寧無足樂。今且先述吾在香港所獲交之二友。以見此間實有樂事在。閩人蘇眇公善詩。其詩甚有氣息。有一聯曰。

多病尙餘湖海氣。此生曾受美人恩。爲交游所傳誦。其和予贈別惜儂之詩有曰。纔賦南游。又北征。綠波碧草。若爲情釵鈿橫。海翩翩。逝花鳥。閒愁黯黯。生太息。佳人難再得。萬千儀態。莫能名。等閑倘許。和春住。我亦甘傾國。與城。惜儂以碧紗籠珍之。蓋眇公與惜儂。均吾最佳之良友也。

眇公又有改杜嘲嫖友詩曰。春回日日典冬衣。每夜花叢盡醉歸。嫖債尋常行處有。腰纏十萬古來稀。過牆粉蝶深深隱。到手青蚨款款飛。寄語石塘諸老舉。暫時相別莫相違。詩在港作。故曰老舉。老舉者。粵妓之稱也。全詩以頸聯爲最佳。款款二字亦妙。

予於五年一月十六日識李惜儂。二月十五日。惜儂卽返滬。其間不過一月而愛慕之情。每每相喻於無言。惜儂臨行之前一日。眇公語予曰。吾人生此齷齪世界中。夙懷厭倦。而有出塵之想。徒以父兄良友均與我有恩意。而希望之心。大摯乃不得不勉爲事業。以作報答。今惜儂與吾人交果何益者。惟以吾人一念之誠相重之雅。或可鼓吹。惜儂向上之心。於萬一耳。予歸以語惜儂。惜儂感而欲涕。相顧慘然。不能再贅多詞。而春宵刻刻。遂翩然飛去。至今思之。長歎而已。其後惜儂來書有曰。『觀此前途茫茫。未卜如何結局。且頻年積弱。時爲病魔所纏。而境遇如此。表面上又不得不勉爲支撐。哀哀身世。忽忽年華。精神飽受痛苦。思想失其自由。第留此不死形骸。勉度未盡之歲月而已。』其言哀惻動人。不忍卒讀。上帝不仁。造彼窮鞫。乃若是耶。』

有一笑話云。和尚遇一妓。識爲總角交。遂互相感嘆身世。和尚曰。我不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耳妓曰。我不過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尚。耳。嗟夫。塵世間事。不是和尚撞鐘。便是鐘撞和尚。豈有他哉。豈有他哉。是可大笑。亦可大哭。

林琴南所譯小說灌輸歐美之文學於我邦。其功甚大。且林之爲文。出自左馬簡潔。

初

集

奇。俏。富。有。氣。息。自。其。書。出。遂。一。洗。甲。寅。癸。卯。間。新。民。叢。報。飲。冰。文。集。文。章。拖。沓。之。習。使。輓。近。爲。文。者。知。所。秉。循。勉。爲。上。乘。是。亦。中。國。文。學。救。正。之。功。臣。也。林。譯。諸。書。以。哈。葛。得。者。爲。多。言。情。者。推。橡。湖。仙。影。神。怪。者。推。金。塔。剖。尸。記。冒。險。者。推。火。山。報。仇。錄。而。譯。司。各。得。之。劍。底。鴛。鴦。亦。甚。雄。麗。其。最。洽。予。意。者。則。爲。迭。更。司。諸。作。塊。肉。餘。生。冰。雪。因。緣。歎。觀。止。矣。然。大。食。故。宮。餘。載。一。書。出。自。美。人。華。盛。頓。歐。文。其。文。超。麗。清。灑。亦。有。足。觀。者。民。國。以。來。林。譯。之。書。驟。少。三。年。出。離。恨。天。一。書。林。自。詡。爲。邇。來。之。傑。作。然。已。爲。文。草。率。不。逮。前。譯。五。年。春。得。小。說。月。報。第。七。卷。一。號。閱。之。其。首。頁。刊。劄。記。短。篇。曰。秋。燈。譚。屑。卽。琴。南。手。筆。譯。自。美。籍。者。其。第。一。事。曰。織。錦。拒。婚。其。紀。尤。利。昔。司。王。復。仇。殫。敵。之。狀。有。曰。『。王。且。彎。且。射。一。一。飲。羽。而。顛。亞。曰。吾。仇。復。矣。此。等。狗。彘。闖。入。宮。禁。不。死。何。俟。安。替。擊。司。死。於。門。次。亞。支。勞。司。以。盛。服。飲。羽。伏。臥。於。地。更。一。箭。則。多。財。之。黑。屈。累。他。司。以。百。萬。之。金。贖。了。一。鏃。矣。一。一。皆。死。無。一。逃。者。』。凡。述。各。人。死。狀。無。一。重。筆。更。一。箭。三。字。尤。有。萬。鈞。神。力。使。史。公。爲。此。亦。不。過。如。是。琴。南。先。生。老。當。益。壯。是。誠。可。供。吾。輩。後。生。小。子。之。歎。賞。也。

黃遠庸一字遠生。以新聞通信大家鳴於世。乙卯冬。以哀悔憤慨之書投甲寅雜誌。主者章秋桐言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然其做人懺悔之結果。乃爲帝制黨狙擊於新大陸。飲彈而死。予閱其原書。念其死狀不禁慨歎曰。天之優待悔過之善士如此。如此。

杜牧之詠項王詩有句曰『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悼惜英雄。使後人不敢小覷其意。未嘗不佳。後世酸秀才搖筆弄舌。取拾他人牙慧。遂頻以局量狹褊。不忍小忿等種種酸臭之辭。詆毀英雄。設項王有知。或予爲項王者。必盡取此種人而屠之。顧項王不渡烏江。究係何種心事。千古尙無人道破之。偶閱嶺南三大詩家集。屈翁山垓下詩有曰『戰血淋漓灑美人。君王意氣委黃塵。多情不渡烏江水。爲有紅顏在草茵。』不禁拍掌稱絕。蓋其竟能將項王心事輕輕道出。實千古奇句也。惜其詩修詞尙欠佳。不無遺憾。王血痕聞之。遂改作一首示我。其詩曰『健兒已盡。虞姬死。苟活人間。豈丈夫何必。江東重捲土。卽茲快戰古今無。』較屈詩爲佳。且饒有氣力。於是予乃與血痕下一定案。謂項羽係爲情死。古今情鬼當推項王爲巨。

攀凡屬有情能無同贊

吳梅村作詩多靡靡之音以其人格低也故詩格亦低然其咏虞姬有句曰『博得美人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足以使人佩歎亦奇語也後趙甌北作楊妃詩有曰『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爲君王拒賊多』一似唐明皇之於楊妃亦能博其肯死者然但李三郎負心人也胡可與絕代英雄項王並列予遂慨作一絕曰『曾聞垓下哀虞氏未見烏江渡項王撇卻馬嵬竟西去負心應薄李三郎』以擯李三郎於情場英雄之外

天下男女間有佛菩薩之愛情有天人之間之愛情有英雄之愛情有兒女之愛情有才子之愛情有尋常人之愛情有下流之愛情若彼釋迦牟尼尙娶耶輸多羅色色空空無傷戒體拈花微笑不落言詮此則佛菩薩之愛情也又若在天比翼在地連理情之所鍾至死毋渝一縷精靈且垂千古名曰神聖庶幾近之此則天人之愛情也又若垓下興歌虞姬殉項桴鼓助戰紅玉相韓世多奇人何擇男女刀光鬢影焄耀一時此則英雄之愛情也又若含情脉脉秉自先天兩小無猜童心初放如曲中所

謂似霧濛花如雲漏月者此則兒女之愛情也。又若福慧雙修言並容茂春閨唱和宛似神仙縱因緣偶舛命運弗及而亦如文君之於司馬張生之在西廂風流佳話可作後世艷小說之資料此則才子之愛情也。至於尋常人之愛情無非夫夫婦婦相敬如賓宜室宜家尙能溫飽雖無足道亦可稱庸福矣。復次而一詢下流之愛情則予書尙不忍作此無謂之詞坊間儘多新新小說如女界爛污史女學生現形記等書載之甚詳勿庸老夫曉舌也。

中國舊小說頗善言情最佳者如石頭記然亦不過言兒女之情耳其餘如西廂記等則已開才子佳人戀愛之濫觴使後之作者千篇一律接踵而起令人生厭。雖唐人說部中其間不無英雄愛情天人愛情之描寫惜無長篇大作不足以爲小說之大觀而聊齋樂仲一則點綴佛菩薩愛情恰得其正又惜於哲理少有推闡不足以饜吾望。近來林畏廬譯司各得之劍底鴛鴦敘英雄之愛情又譯森彼得之離恨天敘天人之愛情吾無間然以此益嘆吾國文學之不振也。且自新譯小說行世一時報館先生書坊食客亦多摹仿西風自爲說部最初則有改良小說社之風流史

初

集

爛。污。史。各。作。學。金。瓶。梅。耶。蒲。緣。既。不。似。較。後。紅。樓。續。紅。樓。亦。不。見。佳。但。其。與。大。紅。袍。諸。書。同。爲。下。等。社。會。所。嗜。則。未。嘗。不。足。爲。此。等。人。一。開。眼。界。又。何。必。加。以。誚。責。民。國。二。年。徐。子。枕。亞。有。玉。梨。魂。之。作。其。敘。述。固。才。子。之。愛。情。而。詩。篇。乃。不。亞。於。花。月。痕。夫。花。月。痕。雖。嘗。以。多。詩。取。厭。而。其。寫。情。亦。頗。有。獨。到。處。玉。梨。魂。事。實。寥。寥。無。幾。非。其。類。也。偶。集。得。駢。句。若。干。近。體。詩。若。干。如。平。山。冷。燕。所。爲。而。尙。不。及。燕。山。外。史。之。純。粹。乃。大。得。時。人。所。嘆。賞。遂。又。開。一。端。用。駢。句。詞。詩。堆。垛。才。子。愛。情。小。說。之。怪。風。而。學。之。者。才。且。不。及。枕。亞。偏。欲。以。其。拙。筆。寫。一。對。無。雙。之。才。子。佳。人。甚。至。以。歪。詩。劣。句。污。之。使。天。下。人。疑。才。子。佳。人。乃。專。作。此。等。歪。詩。者。寧。非。至。可。痛。心。之。事。耶。

唐。人。善。詩。宋。人。善。詞。元。人。善。曲。每。況。愈。下。故。清。人。遂。不。得。不。擅。西。皮。二。簧。梆。子。腔。及。揚。州。小。調。蘇。州。灘。簧。矣。洎。至。民。國。再。降。一。等。於。是。僅。有。白。話。演。說。之。改。良。新。劇。不。能。成。聲。韻。矣。可。嘆。可。嘆。

予。本。不。能。詩。尤。畏。作。古。詩。五。古。如。晉。魏。人。所。作。讀。之。頗。愛。其。醇。厚。愧。未。能。學。七。古。及。長。短。句。樂。府。等。匪。特。畏。作。畏。學。且。畏。讀。也。然。耿耿。寸。心。又。引。以。爲。恥。昨。閱。宋。人。葉。夢。

得石林詩話得一則曰『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恰將予心中所不敢言者一一道出再放數辭以罄予臆夫七古長篇以老杜爲正宗石林之言甚當後人學杜不能乃以長恨歌琵琶行爲模範已落下乘無足道矣而無賴狂生又復以青蓮第二自所亂作長歌不嫌煩碎如近人易龍陽梅郎曲等作幾至天文地理歷史詩書以及百家姓月份牌阿三阿四等名詞均可入詩使人讀之當不能不佩其大膽然有何詩味則不敢知或林步青之蘇州灘簧粵謳之精靈古怪寶玉哭靈等曲亦可與之工力悉敵也敬謝文豪與其尼予作此等長篇不如爽爽快脫卻皂羅袍穿上八卦衣跳到大舞臺去唱一折『我正是在城頭觀山景』亦未嘗不痛快淋漓有聲有韻當得吟咏一篇七古也予何恥哉李青蓮古風本自不弱但其作詩每在醉後興之所至手卽書之故豪氣現於紙上絕無雕鑿之痕迹今人旣無青蓮之才又無青蓮之酒量作詩時亦無青蓮之感慨

埋頭書齋亂向故紙中覓取種種名詞種種成語堆垛爲詩多而不厭便說這是長篇古風豈不寃哉。

作長篇古風喜任意拉扯名詞成語亦如作社會小說喜敘齷齪瑣碎之事然才弗如英人迭更司譯筆又弗及林畏廬所有滑稽外史賊史塊肉餘生述諸書又焉得工故人宜自量不可一味發狂也。

初

集

國人自著小說其爲白話體者予疇昔極佩江都李涵秋之廣陵潮茲又閱興業何諷之碎琴樓嘆爲絕作近來文言小說不得不以此書冠全軍矣碎琴樓中多述哲理而其狀物寫情處足與迭更司塊肉餘生述並妙其瓊花寄雲郎之長函句句是兒女子心腔中語作者非小女子乃能輕輕寫出眞具有絕大神通不可思議也且略摘其雋語若干以實吾書序有曰『吾家母雞解雞十數澤而毛者十之七赤而瘠者三也天寒夜冷母雞翼之羣兒爭集其腹赤而瘠者以弱弗克爭雪立其側母雞睨之無如何不之日三赤瘠者俱斃嗟夫君以爲是種種者固佳物耶』蓋天曷有知吾人貴自振奮也又瓊花姥姥有曰『開眼數十年覺世界如吾烹水之釜水

沸泡騰滾滾相競及吾揭蓋停薪則萬泡俱滅矣吾以是乃知有生之不樂且又知上帝造人正如吾釜之泡實故熱之以饜所嗜世人蠢蠢輒顛倒而恩怨之寧非大愚是則吾人果何望予曩者萬事惟付偶然之說寧爲過耶又第一章敗葉叢中之記事有曰『谷風徐來敗葉飄墮其聲砉然壯貽又大憬悟陡轉其沉鬱思潮猛撲此飄然之葉意三日五日此葉腐矣抑更三日五日又不知繼此葉而腐者乃復何葉相彼未落皆枝上之爭光競氣者也世界潮流大都漂人於坑而力衝之令其浮沈出沒以自娛樂其狀正如黠婦漚麻聳身壓之令水泡疊疊沸興已乃鼓氣狂吹並令撲滅因顧其兒狂笑不已蓋造化小兒之爲術多也碩學之徒弗解辨此乃謂強籬矯幹將爲造化之彌其蠢笨亦至可笑矣』然則吾人勞勞深自繭縛乃徒爲漚麻黠婦所笑又何苦也又第三章敘述飯主人之怒有曰『天下仰飯于人者大都無氣之可言主人一怒可以立死而天下之至樂者則莫如施飯與人可以挈人六尺之軀顛倒於掌上故天下者實無英雄者也必有英雄是必不飯可耳』絕妙文章使天下英雄笑啼不得矣

初

集

繼碎琴樓之後亦有一書曰綠波傳乃東台蔡達所撰行文弗如碎琴樓之古峭而佈局又過於雕刻蓋拘拘於正風勵俗適以自困也然其中亦多中肯之談如燕伯華之言曰『狹淺之人常欲與世絕吾則愛與世狎世網所牽幻爲醜狀則吾亦自不免胡爲乃欲賤人妄欲賤人遂挑爭鬻古今學士之辨難朝端之水火苟善自反必默爾而息吾縱棲於擾攘之間又何爲妄生是非之見』吾人處世當若是也又伯華語妻弟有曰『曩時朋輩皆有爲之少年也功業蹉跎俱喪其素志困於天與人者半自困於情與愛者亦半』嗟乎天下困人之事多也又南陽有曰『世言功罪殊少了了者無功卽罪耳謹愿自好去窮凶極惡曾幾何耶』避世之人宜自省矣又唐六如之言曰『吾業作畫飲酒今晨無酒吾乃潑墨作一大甕若貯酒漿者吞之於腹兩業俱成矣』妙語解頤得未曾有又第六章得數語曰『世無無情之人無情之情是亦情也故情有污潔之別而無有無之分……天下夫婦之間豈有純潔之情……理得心安凡百可爲……夫婦之合以義亦以情今若強制之義而情不洽徒苦人耳世間夫婦反目實率由是』其言夫婦各情深予心故吾乃主

張廢除夫婦制度也。又蕙心有曰：『須知天下至險者無過用情。』其情之所指亦指夫婦制度耳。蓋情一誤用便成法律關係而終身難於擺脫是則擇人而事之時即孤注一擲之時名曰孤注焉。得不險又第十二章有句曰：『奇節異行縱入人耳惟笑爲大愚而凜凜烈烈若可光日月垂萬年者忽爲聳肩旁睨一笑之笑紋汨沒無餘。』其言尤爲沉痛。予以二十年聰明英銳之身今亦勉爲庸衆矣。

龔定厂詩七絕最多。故集龔爲七絕者亦甚多。偶於一處見浣紗溪詞數闋皆集龔句。其對仗一聯有曰：『一寸春心紅到死……四廂花影怒於潮』。不禁拍掌叫絕。其他如『別有狂言謝時望。更何方法遣今生……烈士暮年宜學道。才人老去例逃禪』均佳。

予集定厂詞句得蝶戀花二折寄惜儂海上云：『雨打風吹潮捲去。半壁青山。可是春歸路。眼底雲萍纔合處。春烟閣斷天涯樹。目斷遊絲情一縷。往事誰邊。歷歷俱堪數。欲訴閒愁向誰訴。濛濛撲面皆飛絮。』其又一闋云：『半响懷人搔首。竚沒個商量。沒個銷魂處。百里江聲流夢去。被儂留得香魂住。多謝蘭言千百句。絕不閒。

吟千萬依分付辛苦癡懷何用訴歸來未算年華誤時尋鄖鄖摩翰亦得浣溪紗
二闋錄其佳者云『多謝小鬟傳好語不容水部賦清愁美人信有錯刀投』於是
見之者均紛紛讀龔詩學龔調集龔句一時朋儕俱有龔迷

眇公集龔題惜儂照云『意思精微窈窕間品題天女本來難忽然閣筆無言說金
碧初陽當畫看』血痕和之云『撐住東南金粉氣天將何福予蛾眉從茲禮佛燒
香罷坐我三薰三沐之』予以各詩寄惜儂另繫以四絕亦集龔也詩曰『世事滄
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祇今曠劫重生後便說尋春爲汝歸』前三首欠佳不
錄惟血痕詩尙有『香蘭自判前因誤忍作人間花草看』二句自後乃成詩識可
嘆也

眇公於五年六月由汕頭寄數詩與予賀予及麗青亦是集定公句其最佳者曰『
三生花草夢蘇州紅是相思綠是愁今日不揮閒涕淚一身孤注擲溫柔』實爲上
錄各詩之冠

予前云人生不爲拿破崙便當作賈寶玉然賈寶玉非尋常所能作乃又易其語云

人生不爲大名將便當作大嫖客蓋不爭雄於戰場即須稱霸於花叢也但古人又有句云『平生歷險心猶悸半是歡場半戰場』此語也那可使今日落拓之我讀之使人冰冷

作艷情小說者每至結婚後即止結婚之後究能得美滿之收束否乃一疑問予初作是言時以爲獨發之秘及閱小仲馬所著『香鈎情眼』一書中有句云『予豈不知學先輩著書者但書至結婚而止使讀者揣其後此之光陰必房闔和諧多生子女實則天下事都能如此否譬之四時人生但有春華並無秋肅耶將人生皆爽利一往康寧均無人欺欺人之事箸者敢爲是說法否』其發揮乃較予尤透澈但徒知責之於盛衰遞嬗是未能推原禍始也其後又有曰『天下必於短促中方見愛情耶……天下愛情皆篤諸垂死之時』是又與予情死無上愉樂之言相符合蓋惟情死之時其時乃爲短促短促之時而愛情之篤乃立見因愛情之篤於是乃得無上之愉樂

『短促中方見愛情』其言似探出愛情發生之點予初以是爲疑問昨與冷僧談

初

集

『香鈎情眼』又談愛情發生之點冷僧曰愛情發生於男女心理生理上之作用及其一時之機緣生理學予不大解所謂電力問題亦無甚可以研究心理作用無時機不能發生故予乃稱可後之一說中國有句俗話『家貧出孝子國難見忠臣』是忠臣孝子均是時勢造成者情人又何獨不然卽如『香鈎情眼』書中所云之哀德明非因病在垂危何至發生此急切之愛情其他又如『塊肉餘生述』考伯菲而之愛拉金司其自思自語有曰『予但盼彼家火起他人卻步予則突火而進從窗口負女郎冒煙而出』意欲藉此爲進身之階其語雖近滑稽而其理由則時機關係也又如『橡湖仙影』所述阿塞之與佳而夫人『當此曉光明媚中而男女相遇於無人之境地其勢之危殆無倫比擺倫大詩家曾言美人遇其所心悅之男子於月下似月輪有爾許情魔能使人顛倒』所謂境地也勢也月也皆一爲時機關係也茲再包括論之中國常有患難夫妻一語以表示夫妻之愛悅而患難二字又時機關係也『玉雪留痕』一書述奧古司德之於小米仁以小米仁爲已失產故而甘黥其背遂致發生情愛成爲夫婦是情愛發生於時機機緣二者於

此中可得確鑿之證據也。至心理上之關係未始全無。然發生於時機者十占七八。不然實難有同心之表示。况『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謂世間男女之心竟有二心相同不差毫釐。可以不用時機上之試驗。融化竟能各自滿足。許爲同心。吾不信也。

冷僧又曰。人本無情。何以無因。人生無不消滅。不變易之情。故寧曰。無予讀『香鈞情眼』。見哀德明之負心。而又有詞自解曰。『吾今日恍然思及前此酷愛恩多。嬀者以來。日苦短。故愛之至篤。曾檢取當日情書讀之。不期失笑。蓋天主所賜之幸福。於二年中已竭盡無餘。今日不能爲繼。猶之浪子揮霍俄頃之間。一擲百萬。至於破產而止。今則窮困無聊。至於極地矣。吾時覺家居寡歡。不能不別求外遇。以自遣。亦知恩多嬀愛我。且美且待我。亦忠誠無外。卽吾命亦由之。而得吾果死者。彼亦必殉吾敬之實。如聖神然。以平易日親之故。轉不生其愛情。一似不曾相愛者。思之亦深。以爲怪。』雖爲負心語。而自言思之亦深。爲怪則非甘爲負心者可比。夫誰致之一。至於此。予亦深以爲怪。蓋哀德明以三年肺病必死之身。竟得美人憐愛。慨然許嫁。

以情愛延彼生命猶此離若是則世上一種尋常結合之夫婦其此離爲何若予以此亦頗有疑於情字繼乃思加以剖解以爲情者乃戀愛之別名而戀愛卽感觸之意義也情發於心心有所感觸遂生愛戀而愛戀卽謂之曰情夫情而名之曰感觸則感觸之性質又豈爲永久不磨者乎譬有人焉初見一女驚其美艷乃私念曰已矣吾事業定矣吾爲奴矣一把握間予已墜情海至於萬重之淵彼美非人羽仙也尤不能遽定之爲仙但曰從古未經人見之美人又爲人人欲得而終不能得之美人凡自裁者臨河必且顧視予則不顧不視且未交一言已湧身投於情海矣如所云云雖爲自作情多之言萬一一旦竟能勾取彼美之心慨然來歸則目的已達感觸卽逝此後事久生厭偶有齟齬之點則以一概百先存一厭棄之成心遂覺彼人無一可取而情遂於是乎盡此至平常之事也以此而責彼負心則受恩深重之哀德明尙有詞自解彼寧無說可圓且強制之合均有苦痛執筆者知其苦痛卽不能苛責其負心質言之情之一字萬無永久不變者也冷僧曰無斯無之若須爲易一名則當曰感觸之戀愛

戀愛而名曰感觸則感觸之發揚實無止境欲求止境惟一死字天下人因見情死者之多遂謂天下人有情但以一時之感觸而情死之人卽爲能以一時之感觸而負心之人蓋此種人既富於感觸必好自由自由以後則凡百可爲又奚惜死然欲其以敢死之感觸維持其情而永久不易竊恐較死尤難又或至感觸變更之時欲求其不負心則彼或尙當再爲憤激之言曰我毋寧死是情之爲物果何有哉但終欲予反對情字云世間必無是物予終不忍縱云戀愛出於感觸而感觸終不能不謂之曰情天下事只問現在不問將來則此現在之感觸之戀愛亦未嘗不可寶『橡湖仙影』書中安琪拉對阿塞之誓言曰『即使他日棄我然今日深情我仍謝汝』則一時之情亦不得謂之曰僞且一時亦未嘗不足又何須維持至於久遠夫維持久遠雖爲美德然不久遠又何罪又何以乃發生此不久遠之問題斯則婚姻制度之罪也

中土習用專制結婚宜無真正之愛情然有時乃產生節烈之婦烈婦殉夫當然出於情愛上之感觸其平日之情愛無非偶然巧合者另又有一種節烈之名譽心以

初

集

鼓勵督促之故。乃肯慷慨就死。節婦不嫁。時人已多。否贊其說。不待再闢。但此種事。一言以蔽之。均一時之感觸。所感所觸者。且非盡屬於情愛。而禮法上之束縛。名節上之鼓吹。有以迫之。使然。終非可恃。能永久者。死節之後。則無可言。守節之終。不墮行者。又得幾人。然其初心。又決不可厚。非此無他感觸而已也。因感觸之不同。而乃忽爲善德。忽爲罪惡。寧非人生最苦最難處置之事。彼先王訂禮法。卽久已透澈此苦痛中事。因欲愚民。庶伸男權。賤女子。以供一己之愉快。而又以己度人。知人心之不足恃。旣訂爲不良婚姻之制度。則不可不求一鞏固。此不良制度之妙方。以垂其不良制度於久遠。於是訂爲禮法。必使男女不授受。以防其微。復創爲節烈之談。以死其心。於是女子乃得耑爲男子之奴隸。自身不能行其情愛。而男子乃可以驅女子爲贈送品。使強加其情愛於他人。天下之事。孰有慘於此者。西人講婚姻自由之道。以矯正其弊。然亦不過一種治標之法。余則謂。毋如仍舊。蓋舊時講禮法。講節烈。深入人心。遂亦漸忘其不自由之痛苦。今旣爲揭破之。則其結婚上之原則。已大變動。舉昔之所謂天經地義者。而易以自由。幸福。於是希冀自由幸福之心。乃十倍於

顧全。天。經。地。義。之。心。又。加。以。情。之。解。剖。實。不。過。一。時。之。感。觸。無。永。久。之。延。長。則。夫。婦。永。久。之。光。陰。又。安。得。時。時。有。自。由。幸。福。可。言。及。至。感。觸。變。易。竟。至。離。婚。則。離。婚。又。詎。爲。幸。事。故。予。始。終。不。憚。煩。瑣。謂。與。其。自。由。結。婚。不。如。廢。除。婚。姻。制。度。否。則。毋。如。仍。舊。以。專。制。結。婚。也。道。學。先。生。苟。聞。予。言。必。大。歡。喜。謂。予。今。日。乃。欲。復。古。但。今。之。時。果。何。時。耶。潮。流。所。至。此。專。制。結。婚。之。法。詎。焉。能。久。固。無。待。予。之。費。辭。而。闕。也。

自。由。結。婚。四。字。倡。之。者。日。號。召。於。衆。曰。此。中。實。有。幸。福。一。若。立。憲。國。君。主。對。人。民。之。言。於。是。人。乃。爭。趨。之。但。既。爲。求。自。由。幸。福。而。來。則。此。中。實。無。眞。正。之。自。由。幸。福。足。以。饜。其。欲。反。本。加。厲。而。曰。廢。除。婚。姻。制。度。與。夫。對。君。主。立。憲。而。倡。共。和。者。倡。之。者。有。功。德。無。罪。惡。也。雖。一。時。能。見。諸。實。行。否。爲。一。問。題。然。理。由。無。不。充。足。者。或。一。種。自。然。之。趨。勢。自。然。之。變。遷。而。遂。至。實。行。未。可。知。也。

人。恆。說。妓。女。無。情。予。初。疑。之。然。亦。不。敢。斷。言。曰。有。最。近。得。麗。青。於。患。難。中。嫁。我。覺。其。情。尙。濃。厚。歸。語。冷。僧。謂。人。類。女。子。中。惟。妓。女。之。情。爲。最。眞。摯。詢。予。贊。否。其。說。予。信。口。應。之。曰。請。看。『茶。花。女。遺。事』。便。知。別。冷。僧。後。加。以。思。索。復。取。久。未。披。閱。之。

初

集

茶花女遺事』閱之得其數語曰『男女相悅之事若其人出於閨秀則措手甚易。用情初不爲難猶之虛郭空城中無所有先入者即據以爲主然而古人之設爲禮法以防衛亦猶樹柵立障以衛女子外向之心第智慧已開雖有峻防亦不能拒故世有娟好之女子爲時已屆挑之即動蓋易事也若在勾欄之中尋覓鍾情之人彼閱歷既深心猶鐵甲之堅不可遽入調之以情彼已覺之久矣籠之以術則彼術尤勝故其人殊不可羈縻而牢絡之蓋彼之自能防閑勝於人之防閑閨秀也間有至情發於心坎專待是人』其下作何語姑不之問茲斷章取義論之因妓女閱歷之深手腕之勝防閑之堅羈縻牢絡之不易則萬無用情之時然有時情發於心坎專待是人則此心坎之情真如麟毛鳳角不可多得非尋常娟好女子挑之即動者可比則此情亦自非尋常矣故馬克恆曰『淒風冷雨獨坐無聊時沉沉輒若昏嚙不圖今日得子年青心赤則不能不以我哀窘之深思念之篤意中虛構之知己移而就諸亞猛之身……我在生時惟逢亞猛一人始得少時佳趣』蓋妓亦人也馬克亦好女子也人恆賤視妓其與妓交不過借妓爲揮霍之豪舉久而爲妓知其隱則

款接之也。安能以精赤之心裏彼頑鐵強笑佯歡玩之股掌。又詎爲過。但天之生人頗大公無私。人人咸畀以情感。則爲妓者安能終年幽屏不覓一可托之人。因可托者之難覓而求之之心。乃日切一日。果得一人。竟爲其意中虛構之知己。則愛情大熾。忽自鑒其蓋世之麗質。心中不禁悚然而驚。初以爲止水不波。人世無有動情之物。今則七情躍躍集其腦際。如石琢美人。忽有三斗慾泥填其靈府。盈盈爲情癡之女。又若初嘗異品之酒。既苦且甘。然必欲更嘗其味。質言之數年中。辛辛苦苦空空洞洞之光陰。未爲儻來之情絲所冒者。今則有物束縛心爲人奴。則其爲情又安得而不眞摯。且情者原感觸之謂也。感觸愈深者情愈深。閨秀之女。其靈台中先入者。卽據以爲主。其感觸之不深。可知若娟好女子爲時已屆。挑之卽動。尤爲一種最不可恃之愛情。古人設爲禮法在女子未嫁以前者。是防其濫用愛情耳。在女子已嫁以後者。是防其愛情之不眞摯。而加以束縛也。故尋常夫婦對其夫視爲一種平常恆有之附屬品。或一種衣食住之靠身符。除衣食住優美之希望外。不發生若何之情感。其不外向者。禮法奴之非男子能奴之也。惟風塵中人。其心甘爲人奴。則純

由於情感不亦大可貴哉冷僧之言是也冷僧之言是也

閱歷者無價之寶也妓以閱歷之深知得人匪易故不用情則已一用情則真摯無倫且此閱歷均千辛萬苦中得來痛定思痛彼必深知情人之可寶遇事而加以原諒顧全則其維持愛情必能較久尋常夫婦對其夫以爲男子娶婦理應愛婦然已究有可以交換男人之愛情之道否不知自問也況尋常婦女全然不知外事而又喜自作聰明妄出主見以爲我愛丈夫爲丈夫立一計設一策彼竟不順情而拒却實彼辜負我心不愛我之確證然彼之計之策究能行否彼又不問也凡是種種雖非彼罪而爲彼實乏閱歷之故然有閱歷如妓者足以見其可取矣但人欲於風塵中覓一佳女子第一須具有真性第二須具有眼光真性所至終能動人眼光見到則又不至濫用其情世間上一種圓滿之事非出之慘淡經營不能成功浮薄少年迂謬笨漢不輕狂卽酸臭詎能勾取妓女之心以此種人之失敗遂謂妓中無人不可也

在中國今日半開化之時代亦有一種女子曾爲學生自命開通喜尙文明百粵之

人目之曰『自由女』此種自由女出沒社會頗喜與男子爲戀愛之交與間亦爲一種文明結婚考其實際此種女子亦未嘗無些許之閱歷與知識但其用情每不眞摯不過撫拾一二戀愛自由之名詞爲應用之品久之遂爲此種表面上之口頭禪汨沒其眞性以爲女子能談情愛又贅以文明之名詞何等精采於是視此種口頭禪與隨身附屬之化粧品同一例動輒舉以炫人兼以自樂不識者慨嘆風俗詆曰淫靡其實淫靡二字未免加之過重彼原無心點綴視爲平常之交際也因此之故此種自由女乃成一種不倫不類之怪物謂其閱歷深邃則彼僅知情愛上之皮毛耳謂其虛郭空城中無所有則彼又偏有一種愛情文字中之蠹蟲佔滿其靈府謂彼爲一挑卽動則其動又非眞動質言之此種人乃無情之人又爲無禮法之人安得不爲世俗所詬病哉

未開化時代之女子有知書識字者沉迷於列女傳諸書故多節婦烈女然非情之作用也半開化時代之女子偶一沾染文字讀言情說部領會種種情科詞典中之名詞舍其精神學其皮毛故多自由女然亦非情之作用也予決不願以最寶貴之

情字爲一般專講表面之人所玷污故有是說予尤不願以予精赤之心與人談皮毛上之情故發爲狂言主張毋甯向妓院中講愛情其次亦當向一種癡憨不識文字之女子講愛情也

妓之愛情癡憨不識文字之女子之愛情難於勾取然既一得手之後則其情千萬真較之以愛情爲口頭禪之自由女實有天壤之別此不獨在今爲然而在今日漓風薄俗之下乃愈覺此說之爲顛簸不破且此言決非鼓吹嫖學人苟不以狎妓爲揮霍之豪舉且又放開眼光其無所動於中者疏遠之其稍有端倪者漸次試驗之毋求過急亦勿拒絕過甚世界縱無多數馬克然亦決無多數絕對的與馬克爲反比例之女子也

前節所述係與冷僧信口談及而事後隨筆記之者述訖冷僧出數箋相覘已將彼意中所欲云者宣諸筆墨其中所舉事實理由二種均足爲予說參證之一助竊取數則於此再與世界善男子善女人爲情之研究

冷僧之剖釋情字有二語

(一)情者表面上似爲固定之名辭實則世界上無絕對之情(指男女之情)
 (二)情者實爲一無止境之事爲浮動的·非固定的

情之爲物既如是解剖而其爲浮動的無絕對的究於何處見之則當先研究男女愛情發生於何點此固予最初之問題也冷僧對於此問題有成文之答語如左
 男女愛情原於男女生理上心理上種種相同之點而發生年齡次之地位又次之。

此答語之解釋冷僧又有數語曰

今試舉我而言世上女子生理上心理上與我相同者未必百中無一然則何以與我無情則以無機會接近故耳茲機會云者卽我國文科詞典中所稱之『緣』字。

今予再進一層言之世上女子生理上心理上與我相同者竟以一旦遇之是此時之機緣可謂美滿矣然因生理上心理上機緣感觸之不同他日再遇一女子比較的覺其生理上心理上相同之點較此女爲多而機緣感觸又有以逼迫之則我

之。情。爲。何。若。又。或。彼。女。子。另。見。一。男。子。覺。彼。男。子。心。理。上。生。理。上。與。彼。相。同。之。點。較。我。爲。多。而。機。緣。感。觸。亦。有。以。成。全。之。則。彼。之。情。又。爲。何。若。竊。恐。不。能。不。認。可。情。之。一。字。爲。浮。動。的。矣。

迂。儒。見。吾。人。放。膽。談。情。字。以。爲。一。種。放。肆。之。談。或。以。舊。道。德。來。攻。擊。並。謂。舊。時。節。烈。之。婦。何。嘗。無。固。定。之。情。今。爲。爾。等。妄。人。及。一。般。惡。男。女。信。口。雌。黃。自。由。行。動。遂。使。世。界。無。情。字。此。皆。爾。等。妄。人。及。一。般。惡。男。女。之。罪。予。對。於。此。說。本。有。答。詞。茲。再。舉。冷。僧。透。關。之。辭。於。左。

內。則。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孟。子。曰。男。女。受。授。不。親。咸。有。杜。漸。防。微。之。意。則。舊。時。男。女。結。婚。心。理。上。生。理。上。何。能。遽。達。相。同。之。點。且。年。齡。地。位。有。時。亦。不。相。當。或。夫。妍。而。婦。蠢。或。妻。巧。而。夫。拙。然。人。皆。見。其。融。洩。而。不。見。其。勃。谿。者。是。必。此。夫。婦。爲。未。開。化。的。人。物。處。於。閉。塞。之。社。會。野。蠻。之。家。庭。愿。者。固。守。此。迂。謬。禮。法。之。範。圍。不。敢。怨。天。尤。人。自。鳴。其。枉。乃。付。之。於。命。運。黠。者。不。甘。拋。其。寶。貴。之。青。春。瘞。其。濃。摯。之。愛。情。乃。潛。叛。其。迂。謬。之。禮。法。覓。其。情。之。相。手。方。甯。以。名。譽。金。錢。償。此。目。的。

雖牲犧一切而不恤。古來多少才子佳人。月上柳梢人約黃昏。佳話遍傳風流自賞。雖自知其不可而亦毅然爲之。其行彌穢。其心彌苦。皆此中國專制婚姻制度之爲害也。

右文表明吾人如此談情字實無罪過而罪過乃別有所在。若關於節烈事實是否爲固定之情則冷僧又有以下之言。

吾國婦之殉夫或青年守節以至於終老者實原於家庭社會禮法習慣種種裁制而發生。初無情之價值可言。且於死者無毫髮之益生者有黃鵠之悲人道至此爲之掃盡（如孀有子女因舐犢之情自不欲嫁者不同此例）吾鄉有徐姓之女前歲訂婚新埭某氏子。婚有日矣。其夫遽以暴疾沒。女聞而絕食殉焉。此男若女緣慳一面情何自生。徐女以不必死而竟死。自表面觀之。徐女之於某氏子可謂純潔貞一之情實則非爲情死禮法死之也。客氣死之也。

辯難既竟。真理立見。則所謂機緣云者實爲構造情字最不可乏之原質。蓋情雖爲浮動的。而此浮動的之情亦非無端而來者。冷僧特引證之曰。

初

集

侯門豪富之女蘭閨待字之年恆較一般慣於社會交際之女學生用情純摯而專一此無他平日鮮與男子交際無機會以發揮其情愛之本能故一觸即發勢如良馬伏櫪一脫羈勒遂奔騰而不可制又如水面之萍遇物即止更無情之價值可言吾國舊說部中所述後花園私訂終身之事皆此類也今試舉『彩樓配』王三姐拋彩球招親一事薛平貴一丐者耳王三姐之垂青乞丐豈真有乞丐身變白虎知爲英雄之事亦不過王三姐爲萍平貴爲物遇物即止耳我鄉宦紳王氏有女年過標梅父母擇婿甚苛嗣女竟挾一廚役宵遁此何有於愛情機會促成之而已不幸此廚役不肖不特不能如薛平貴之騰達且衣食不給遂使王女無有算糧登殿之一日身爲社會所唾罵於此可知消極之禮防任何時代決不適用或勉強而行之則如藏爆裂彈於火藥庫中息息有炸裂之虞而情之本能又隨其年齡而發揮情機一動時有脫穎於舊禮法之力量則此浮動的之情構造亦自易易。

情爲浮動的既如上述故予敢謂節婦以敢死之感觸移爲維持其情於久遠之用。

竊恐較死爲難。適冷僧對於情死一節，亦有痛快之評判，爲予所不敢言者。或亦閱者所願聞乎？再錄於下。

今有情人焉，鵲鵲鰈鰈，橫遭挫折，心事成虛，甘爲情死。如平湖北門外有名相思堰者，一水成渠，潺湲可愛。故老相傳，數十年前有男女以不遂婚媾，相抱沉焉。後遂有相思鳥，啁啾相對，哀鳴於連理枝頭，悽惋動人。鄉人哀之名之曰相思堰。是其實事，誠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與多情人之感歎留情史之佳話，添小說家之材料，勞騷人墨客之題詠矣。卽予小子亦以多情自況，對此一瓣心香，敬之憫之。然終覺其爲消極之愛情，不能以此而攻破。予說蓋慷慨一死易而終身不變，其操則難。一時感情的作用，不難蹈水火，犯兵刃，輕身殉情。假使此男因女而死，此女究能終其身殉此情字於死者否？固另爲一問題也。

冷僧此則以情死爲消極之愛情，卽予向所不敢云者。至若此難於維持永久之理，予固知之。但人生一死萬事俱已，事雖消極而其情已無有變易之時。天下事最積極與最消極之事相差原不甚遠，蓋其已到止境則同也。且男女相愛欲求男不負

心女不薄情以至永久莫妙於雙雙情死以一永不變易之鐵證是則其死之一念謂曰消極到極處可謂曰積極到極處亦可蓋消極之謂在死字之表面上視之固甚確當積極之謂則在精神上立論人至於甘爲犧牲則其暫時之情終算達到極處與望門守寡情無自生者不同且亦惟有此法足以保持其愛情之精神庶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終能戰勝心魔收伏心魔於天荒地老精靈不昧之時是則予說亦小有價值也謂予不信試再舉冷僧所引之證據

平湖陶氏有女行二適同邑陳氏子伉儷綦篤陳之家庭固舊式者姑約束子婦良嚴張子商於外非經母許不宿於妻室且限制其媳費用女不能堪忽發癡想慫恿其夫密購阿芙蓉閉門挑燈煮酒狂飲相謂生不自由誓當死作鴛鴦郎不負妾妾不負郎夜台之樂必勝生前乃從容傾阿芙蓉膏和烈酒分飲之男兒仇爽一吸而盡女甫入口覺甚苦澀哇而出之撫其夫呻吟可怖大驚無所措遂結帶投繯纒高承之以几首入以足去几晝然作聲婢嫗聞聲排闥入救女得不死而張子絕矣陶女毀容悲悼痛不欲生七中欲殉者凡五次戚屬監視乃得不死

嗣女回母家悲亦寢殺行爲亦漸放浪旋居海上輾轉私某氏子旋因產難遂瘵且髡嗚呼陶女之罪誠不可恕矣當其鴛鴦同盡之時敢決其必無偷生之念其所以墮落至是者全在吞芙蓉膏哇而出之之時留此身在上豈無其他之男子其心理上生理上與彼相同苟得接觸情遂不勝蓋此女不與其情人同死已無死之決心有此不死之前因應有變節之後果質言之卽既不能將我身犧牲於情夫勢必留此身爲其他男子之犧牲犧牲者是例內不犧牲者是例外嗚呼『千古艱難惟一死』豈僅一小女子爲然哉

冷僧此段議論非常精采但陶女既有哇而出之時無必死之決心則不能曰消極到極處更不能曰積極到極處予於是乃更知情死之爲難能而可貴矣故予於此乃敢下一斷語另行表出生人之情浮動的非固定的

情死者之情固定的非浮動的
人之生也僅有感觸而無情字可言

人之情死也。則有情字。而其情字。且非常光采炫人。古今情史。無非爲情死者。設也。字典中之情字。亦無非爲情死者。定也。

情死者之情。爲神聖之情。非尋常所易得。吾人隨俗鬼混。凡所談之情字。無非一種無情中比較的產生之情。以假作真。聊以消遣。則毋如向妓院中討生活。妓雖下流而佳者。乃無有倫比。林琴南序露漱格蘭傳有曰：『予既譯茶花女遺事。擲筆哭者三數。以爲天下女子性情堅於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龍逢比干之摯。忠極義百。死不可撓折。方足與馬克競。』是真情聖。乃克有此。今日無有多數馬克。吾人卽隨衆一評與馬克極端相反之人。如所謂妍馬夫戲子之妓女。亦不能不有平情之論。如冷僧下述之言。

人之詈妓女好妍馬夫戲子。謂爲生成賤骨。試思妓女以及笄之年。不受教育。日疲於學。唱曲習應酬。以供牛張熟魏之玩笑。所見所聞。無非卑污苟賤之習。近墨者黑。其腦筋中當然亦卑污苟賤。彼墜鞭公子走馬王孫。雖然貌美金多。而心理上終覺其道不同。於是乃以大開客人斧頭之餘瀝。以爲妍馬夫戲子倒貼之用。

者正以心理上多相同之點耳。

夫妓亦尋常好女兒何至乃與下流之馬夫戲子同一心理半由天性半由人事其罪案當然不能成立卽其妍馬夫戲子亦緣於一時之感觸此暫時感觸之情按諸俗例亦不得不名之曰情蓋其出於心坎者固千萬真也卽進而言馬夫戲子雖多下流然與一般腐儒俗子蘊生相較其價值似無上下之分而外表且超過之則妓之妍馬夫戲子者以不得特種之客人乃不得已而思其次且待馬夫戲子猶如此苟有人焉待彼之心昵彼之意較馬夫戲子真摯萬倍則不難再化身爲一茶花女也以亞猛之暴與馬夫戲子之暴相較馬夫戲子之暴當然過甚然妓女竟能忍受此馬夫戲子不近人情之暴易地而言當然亦得忍受此亞猛近於人情之暴世多亞猛世必多茶花女世多馬夫戲子俗儒蘊生則惟有下流之妓耳嗚呼此豈妓之罪哉。

予論愛情在本書中亘數千言憾無成片之文字冷僧數箋亦散漫如鱗爪然得冷僧數言此段文字居然言之成片可感也。

初

集

王血痕作鮫江雜詩四十首大有龔味其中有三首頗含有哲學意趣錄其詩曰「世言出世佛之事我論佛家實入世苦口婆心世不聞乃尊功利之孔氏人到有情佛心喜佛若無情亦人耳卽佛卽情佛卽人大乘法相從情始天之蒼蒼非正色地之搏搏非正脈能正色脈者阿誰問之空王王太息」足以供咀嚼矣又其他數首亦佳詩曰「海內煙塵幾霸才雄心猶記挾風雷祇今戰血餘腥在付與江南庾信哀百粵江山本不靈倉皇馬首又西征投鞭應小鮫中水况是蛟龍變化成忽收古淚叩天公猿鶴三生劫未終一樣淮南舊鷄犬人間何物是英雄女媧難補天之缺奇石棄之窮髮北欲滌茫茫今古愁仙泉中有蒼龍色懸崖下有讀書屋雜以千尋之古木奇氣東南一口吞此山不負便便腹」學龔至此予愧未能血痕欲箸一書曰「文崇」以狂生之口吻大罵古今什麼叫作道德什麼叫作仁義什麼叫作貴族平民什麼叫做夫婦妻妾均是人耳又什麼人可憐什麼人不可憐什麼人可殺什麼人不可殺若云有罪均有罪若云有功均有功如此立論本爲正大而以崇名者則不避世論之意也書成當有可觀拭目俟之

定公有詩曰『金門縹渺廿年身，悔向雲中露一鱗。終古漢家狂執戟，誰疑臣朔是星辰。』予讀之，每有餘痛，以其恰似爲予個人說法也。嗟夫，當今之世，以人格論，嗚呼！小子大言不慚，總算得是半個頂天立地的人，以地位論，就俗人眼光觀察之，大概也。還過得去市井之徒，學會幾句革命話，也想充偉人名流，我以現成之偉人名流，今乃弄得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一事不能做一言不敢發，想去亂吹其牛，又沒有這一副厚臉，坐以待斃，乃成一自殺之政策，此皆當年不該去到金陵雲中露鱗之罪過也。嗟夫。

近發一奇想，此何海鳴三字，真正累我不淺。如再作下去，想再撐起這三字架子來，勢必流爲壞蛋，如抱定自殺之政策，又覺得太不替這三字留餘地。況且大家說這三字是南京之役，數萬人枯骨換來者，如此被我硬拿去糟蹋，煞是罪過。然而這三字累得我頭昏眼花，手足失措，又覺得這三字太對我不住，不如發個憤，從今永遠不叫他跑到一個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去改名換姓，重新做個新國民，豈不大佳。須知何海鳴是何海鳴，我還是我，我不做何海鳴，不過何海鳴三字死了，我究竟未

初

集

會死且中國原只有一個我。我雖不做何海鳴。然我之我究竟還在。總還能另外做點事。我又何必硬要做這何海鳴。弄得反一事不能做。況且何海鳴三字一旦死了。蓋棺論定。總算是個好人。不算是拿這三字去糟蹋。然後我來慢慢的做我的。我不做這何海鳴三字的奴隸。而且又替何海鳴三字博得一個完人的徽號。是簡直沒有半點罪過。何妨不如此。如此。但此五濁世界。究能跳得出否。此又一問題也。

人生在世數十年。光陰可以二字包括之。曰『艱難』大而處己。接人小而穿衣吃飯。無非皆是難事。其尤難者。尤莫過於用情。用情之觀在於過於認真。須知天下事無所謂真。無所謂假。說真便真。到極處說假便假。到極處有時。今日之真在明日。爲假。亦有時。昨日之假在今日。又爲真。故情者浮動的者也。今日只管認爲真。明日亦不妨認爲假。如欲永不變假。除情死外。萬無永久之真也。因斤斤於較量真假。故用情亦至艱難。免此艱難。惟有情死。既有情死。則永無患得患失之心。其真立定。是情死者。反是一件最不艱難之事也。人若必以一死爲最艱難。則尤當知用情之更艱難。祇求無特殊之打擊。便可在一種愛情固。有旂幟之下。爲不叛不反之臣。亦是一

種得過且過。減少煩惱之事。須知用情。如栽花時。時愛護。培養之。其花始得盛開。若今日植此。明日移彼。花又焉得生。又如追兩兔者。其結果必至不着一兔。而後已。則所謂神經過敏。見異思遷者。亦不适宜於情場中也。況戀愛自由之本心。原以求幸福耳。其結果反得艱難之煩惱。則亦可以少休矣。

不知用情艱難之人。決不善用情。亦惟知用情艱難之人。乃不敢亂用其情。因不敢亂用其情。而一旦竟用情焉。則其爲情也。必爲比較的小。有固定之情。

丙辰五月。與麗青定情於香江。麗青者。知用情艱難之人也。予則爲不知用情艱難之人。且其初並非所願麗青以術勾取予心。予始降心爲麗青之奴。此則又非麗青之初願也。久之適成爲予勾取麗青之心之反比例。麗青乃亦降心爲予之奴。端午日。港督下令捕予。予兄及予友五人同被捕。予以外出幸免。然衣箱行李概被港警搜括一空。奔而告麗青。麗青卽毅然嫁我。偕予返滬。予其時百無所有。惟有孑然之一身。雅似麗青。携予歸而不似予。娶麗青歸也。到滬後。遭家庭之變。窘狀百倍。於在香港之日。麗青爲予受辱茹苦者。再無有怨辭。且時時喚我以解予憂。偶與追懷往。

初

集

事麗青無所諱。毅然語予曰：吾二人之事，均弄假成真耳。予初聞之，有如冷水澆背。瞠不能言，及細味之，因有前日之假，始有今日之真。既有今日之真，又何妨有前日之假？麗青者，知用情艱難者也。前日之假，宜耳所見者盡假，乃不得不以假視我。及見我之真，乃又翻然以真待我。是麗青知真之難得，既得之，遂毅然據之，勿失是亦麗青知用情艱難之處也。惟以不知艱難之我，驟得麗青如許說法，始知幸而遇麗青耳。否則此情場之失敗，詎堪設想。然而至此，予乃知用情之艱難矣。嗟夫，麗青予以無意中遇爾，與爾訂此意外之奇緣，並承爾賜我以艱難之閱歷。從我於患難辛苦之時，予雖不敢云爾我心理上、生理上種種相同，其情卽爲固定，但予願爲爾不變不叛之臣，終其身無貳志。蓋以孤僻疎懶之予，縱再涉獵情場，已無復再有閒心。且天下女子佳於爾者亦未必多，縱有佳於爾者，無爾我二人前此之機緣，有以迫促之，亦未必遽成。縱可能成，然麗青今日之情，又焉能輕忘者？況此道艱難，每每因失足而遺恨，至於終身，則及此而息，亦是藏拙之道。總言之，予決願犧牲人生浮動之心理，而自加以防微杜漸之工夫矣。嗟夫。

我。正。在。難。於。作。何。海。鳴。偏。有。人。說。須。害。得。我。不。能。做。人。夫。害。人。不。能。做。人。此。大。功。德。事。也。蓋。人。至。不。能。做。人。之。時。萬。念。俱。盡。其。心。大。安。是。殆。似。授。我。以。安。甯。之。幸。福。也。且。人。既。不。能。做。現。在。之。人。必。須。重。新。做。一。個。人。來。改。良。更。新。悉。賴。夫。是。豈。非。大。功。德。哉。死。者。至。平。常。之。事。也。犧。牲。者。至。高。尙。至。奇。特。之。事。也。以。至。平。常。之。事。而。竟。變。爲。至。高。尙。至。奇。特。之。事。此。犧。牲。二。字。之。所。以。爲。可。貴。也。

死。者。至。平。常。之。事。也。生。者。亦。至。平。常。之。事。也。偏。偏。只。見。人。死。而。我。不。死。此。奇。特。之。事。也。人。死。而。我。不。死。於。是。乃。留。我。在。此。日。日。增。罪。惡。添。煩。惱。是。生。者。至。苦。悶。之。事。也。我。如。此。生。則。罪。惡。煩。惱。不。知。增。進。至。何。時。何。度。而。止。而。彼。死。者。乃。長。眠。地。下。永。無。罪。惡。煩。惱。纏。及。彼。身。是。死。者。又。至。快。樂。之。事。也。嗟。夫。予。革。命。黨。耳。如。不。從。他。種。比。較。上。立。論。則。所。謂。革。命。之。罪。惡。予。實。已。深。加。惶。悚。予。從。前。喜。雌。黃。人。今。後。予。欲。無。言。必。欲。予。言。則。一。言。以。蔽。之。曰。死。者。無。論。爲。革。命。黨。爲。官。僚。派。均。好。人。也。蓋。其。本。身。已。不。能。作。崇。於。世。界。也。生。者。無。論。爲。革。命。黨。爲。官。僚。派。均。不。是。好。人。蓋。其。本。身。均。有。作。惡。作。崇。之。本。能。必。有。一。擾。亂。於。世。界。也。世。有。欲。求。中。國。之。安。寧。者。乎。何。如。提。倡。『。死。』。字。

初

集

死者不僅軀壳上之關係也。因軀壳死而人遂寂然。是不過死之一種。必依予論。則首當死名。夫人以種種罪惡而釀成一轟烈之名。則此名之造罪惡。乃較軀壳爲厲。苟死此名。徒剩一軀壳。在則此老老實實無聲無聞之軀壳。一時必不能造出大罪惡來。則又何必死之所懼者。有此軀壳。終難舍此浮名。則犧牲名譽而竟至忍於死之者。其宏大魄力。乃較自殺者爲尤巨。非絕頂聰明人。非有佛性人。不能辦到蓋軀壳死而心亦死。此死字。不過只須下一番工夫。便得永久之安恬。名死而軀壳未死。則此萬惡之心。猶在非有萬種工夫時。防閑不能擒住。此心猿意馬也。古人有云。逃名者。卽是此意。清順治帝五台出家。卽是此善能逃名之人也。

作惡自斃。乃自殺之政策。自死其名。亦是自殺之政策。前種之自殺。乃有害於人之自殺也。後種之自殺。乃無害於人。僅害及己之自殘也。況我者。固我所有。我欲自殺。斯自殺也。可是其權力本操自我。况又益以不害人。是此種之自殺。除我負我。我罪我。憐我之外。與人固無干也。又何罪之有哉。

我欲提倡一種學問曰『我學』。萬事以我爲本位。以我爲前提。我知有我。然世不

僅一我也於是我的對待乃有一「人」字是則此世界者並無他物惟我與人耳此世界既僅為我與人所有則我之為我之法亦甚單簡蓋只須二法一以對我一以對人而已譬如第一圖



此圓圈為世界世界之正面僅有一我我之對待的乃有一人苟僅有我無人則我之為我乃更單簡而我字亦無從發生今既因有人而始有我則所謂我者亦是精神以外之我而必須由我另出一我對我之法以與我對人之法相提並論譬如第二圖



此圖以我為中心而枝節以外乃另有一我此中心之我靈魂也枝節上之我軀壳也虛名也提起精神於軀壳之外以就靈魂於是乃有我對我之法何以必須我對我因我之外尚有人我不能不以軀壳之我與人相處則我之靈魂我之精神不能不先處置此軀壳之我使得和平安全勿擾及靈魂之我精神之我也處置之法如何又如左圖

我

我——自立——
人——博愛——

此圖極爲簡明蓋我之對我宜採自立之主義我之對人宜採博愛之主義也因世界之上既有一我復有一人人與我

處於平等之地位我決不能依賴人以生存於世界苟我欲依賴人而人復依賴我豈不兩者皆成廢物但我之對我我有主權者也人依賴我否非我所應研究我所必先研究者乃在我之必不依賴人故我對我之法必須採自立之主義因我自立於是我乃成其爲我既有我矣則當思及於人世界上別無他物惟人與我共撐持之在理宜相親愛況我之有我與人之有彼之『我』相同我既愛我人亦當自愛其自有之『我』我愛我苟再得人亦愛我心必悅然人自愛其所謂自有之『我』而我亦愛之則人之心悅亦可知故我對人之法必須採博愛之主義也二者孰先當先自立始我苟不自立勢必依賴人依賴人者之愛人非眞愛人也愛其所依賴之力也焉得妄言博愛因欲博愛而始謀自立因能自立而後言博愛此則相乘相因之道也總言之則『我學』是也

予嘗欲取社會主義而代以『我學』蓋既以我爲本位則我與人平等自無階級

之分而世界上僅有一個人字人我皆平等當又無尊卑之別是可以廢國界種界及一切政治家庭制度矣况自立博愛云者其爲學雖甚單簡而所包括者至大托爾斯泰之學說大概不外此四字可追思也

曰爲我曰自私曰利己此皆中國讀聖賢書者所力闢者也其實茲三者均予之『我學』中必要之件也夫我旣以我爲本位則所謂『我學』者無非爲我之主義我必自立我必自愛皆所以保全我之道則名之曰自私利己亦甚切當惟一種有害及博愛主義之自私利己其結果反適以害己則不得名之自私利己故茲三者均無罪也

『我學』有一最精采處卽我操自我我卽世界世界不可無我故我決不可負世界我卽法律法律不足裁判我故我亦自有裁判我之權我所謂是自有我精神之許可無論何種社會何種習慣何種邪說不能以我之是爲非我所謂非自有我心理上之判決無論何種強權何種世論何種人力均不能以我之非爲是有引誘我者我有權力拒之有擾害我者我有權力平之要凡與我有不利之事均非有益於

世界之事我爲我計我爲世界計均可取正當之防禦義勇之攻擊而一舉撲滅之自古大英雄豪傑均此類也

現今世界流行之修身學講義其要義多與我之我無關不過一種世俗之談而強我隨衆浮沉耳譬如我原不知有階級而必強我忠君我原不知有種界國界而必強我愛國以仇人之國此皆我所不願者也

俗語常云作人難夫作人難卽難乎其爲我之意我作我本易事也然有時爲世網所困乃不得不抑我以順從世俗之習慣之禮儀之法律否則必爲世論所不容於世論之下無立足地於是腦經薄弱者乃漸爲世俗所轉移今日讓一寸後日讓一尺久而久之失其本真於是我乃非我所有直任世俗縱操我矣豈不痛哉

我之對我提起精神以就靈府豈獨視世網爲無有卽我之軀壳亦非真我自有我之靈魂我自我有我之樂趣彼世論顛倒我直等諸無聞有時卽加我以水火兵刃我亦視軀壳爲不關痛癢之物世俗祇能苦我軀壳不能苦我靈魂然我之靈魂誰能苦之亦惟有我圖世俗一時之苟安以行我心之所不安斯苦我靈魂耳

犧牲者亦是『我學』中最可研究之點。蓋犧牲者犧牲我也，非犧牲人也。我必欲犧牲我以救人，此是大博愛主義之最有價值處。然有時雖與救人無關，我必欲犧牲我之問題，無論有益於人否，均不得不曰正當。蓋我既消滅，或消滅名譽上一部分之我，則已無作惡之本能，可以告無罪矣。或者曰：既消滅作惡之本能，是亦消滅爲善之本能，是仍有罪。予曰：不然，不能作惡，卽是爲善。況我原祇知對於我自身有善，惡人不能善，惡我苟能無我，則無善惡足云矣。

茲作『我學』之總論。然『我學』至單簡，無總論足述也。欲求有總論，故談犧牲有犧牲而『我學』自此止。予又嘗研究一種哲理曰：『自然』。覺世間萬事皆可聽其自然。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苟悟此間有自然之理，則憂戚又胡爲者？愚人遇蹇運，諉諸天命，何謂天？天卽自然也。物質文明之科學家，侈談天文地理格致之學，而天文地理格致亦是一種之自然也。佛家談因果，迷信家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報應因果之說亦自然也。政治家言君主民主制度，社會主義旂下之學者言

無政府夫政治改良革命由君主制以至於無政府亦自然也總言之無所謂世界世界萬事皆自然也無所謂我我之生死及榮辱休咎皆自然也明自然之理則足以云犧牲矣

作隨筆至此幾無文可作蓋理想既超軼至此則世界尙有何事可說但予之隨筆原冷眼觀世界所得而作則放開冷眼世間事可供談笑者實取之不竭適冷僧又遺我一稿論國民性爲錄之曰「往見港報載英國海軍將弁某足跡遍世界入國問俗研究各國國民性頗饒趣味嘗箸國民性之研究一書中有論法德俄英之國民性曰假使有上述四國之人聚飲於咖啡肆忽有微蠅撲入酒杯法人則以指去蠅而飲之德人則以牙杖去蠅而飲之俄人則不見其蠅不視其酒鯨吞而下矣若人者則從容按鈴傳侍者而另換一杯焉其言滑稽可喜正如福爾摩斯所云一滴之水足資究得尼羅河之發源顧中國之國民性如何者蓋幾無國民性標準之可言矣往與我友蕭齋戲談設市中有虎我忖各省國民性之態度燕趙人佇足而觀之齊魯人口呼持械以逐之兩粵人將轟以槍砲贛皖人則反奔而扃戶焉秦晉

人則居高而投以矢石雲貴人則嚇其子弟荷戈致之思得虎皮以貨之蜀人則恐
 極閉門譁噪以逐之浙人則爲文喻虎患謀糾衆而殺之蘇人則議論龐雜愆患他
 人弋虎而已則隱身於安全之地遠瞭成敗也鄂人之壯者則要求市人贖金爲酬
 自告奮勇擒虎若湘人者其或赤手空拳挺身近虎默察其態度而謀與之格鬥一
 夫以中國行省之多必描摹盡致實爲難事然其描寫浙人粵人蘇人湘人四者頗
 爲切當予湘人也予雖少與湘人共處然深知湘人敢言敢行之人也予產自粵故
 予亦有粵風粵人善執拗予亦有此病又益以敢言敢行之風於是乃成予今日之
 孤僻爲庸衆所不容
 咸同以來湘人之在中國幾無事不有重大之關係而最近爲尤著籌安會六君子
 湘人居其三而楊度爲其領袖護國軍興蔡松坡奔滇是又以一湘人而推翻袁家
 之帝業苟以滑稽論調評之楊度可謂敢言蔡鏜可謂敢行雖良惡不同要皆各具
 一種之特長也卽予小子今日旣論蔡鏜又論楊度不怕得罪松坡或者亦其敢言
 之道

初

予於四年冬再作粵東之游。覺粵東風俗真有一種倔強之風。不可思議。譬如女子妝飾。中國全國皆視上海為轉移。上海與粵並不為遠。然粵女妝飾衣長及膝。褲腳闊一尺如故也。良家婦出外不繫裙不梳頭如故也。其他如方言南方之言。幾半句不能通行。最有魔力之京劇亦不能在粵流行。即細微如報紙之樣式。商業上通用之名詞。如保險名燕梳是。亦甚特別。絕對的不為外來風俗所轉移。謂非倔強之性不可也。

予此次至粵在香港之日為多。香港者外人所得之割讓地也。然其初之為中國領土與其他商埠大連青島等其性質則一也。茲取茲數者比較之。覺香港亦至奇特。有如南洋羣島為亞細亞洲之大埠。凡五洲航路均有經過。香港者以此之故。故香港乃不能成爲中國之商埠。其精神上殆已與中國全然脫離關係者。可嘆也。

香港住居之粵人不得不謂之曰關通。然其奴隸性乃富於他埠。即最開通之報紙其本港紀事每稱港督曰制軍。民政司爲藩憲。正裁判司爲臬憲。警察司爲巡警道。其他所謂恩准飭開種種歌功頌德官場通用之詞尤層出不窮。予曾憶及一事。客

歲。十。二。月。底。港。督。佈。一。命。令。准。住。戶。將。各。戶。中。自。來。水。管。開。放。『。平。日。均。挑。自。街。上。之。公。共。水。喉。』。以。便。度。歲。報。紙。乃。大。刊。廣。告。曰。奉。督。憲。命。令。恩。准。開。放。水。喉。三。日。與。本。港。居。民。度。歲。夫。開。放。水。喉。卽。曰。恩。而。勞。及。主。筆。先。生。之。歌。頌。怪。哉。怪。哉。

香。港。多。中。國。之。富。商。與。南。洋。羣。島。同。大。連。絕。無。中。國。大。商。存。在。之。餘。地。與。海。參。威。東。海。濱。各。俄。省。所。謂。北。洋。華。僑。之。出。產。地。者。乃。大。不。相。同。聞。人。言。大。連。中。國。商。人。以。朱。春。山。爲。最。富。惟。伊。獨。有。汽。車。一。輛。伊。何。人。妓。院。中。元。緒。公。也。恥。哉。恥。哉。

大。連。中。國。僑。商。之。奴。隸。性。亦。有。可。觀。者。見。日。本。警。察。必。稱。老。爺。若。見。便。服。之。巡。查。則。稱。大。人。但。此。無。知。識。之。徒。如。此。耳。與。香。港。粵。人。較。以。自。命。開。通。者。而。滿。口。督。憲。恩。准。不。絕。則。大。連。之。人。猶。可。恕。也。

大。連。之。苦。力。凡。初。至。大。連。之。人。見。之。未。有。不。吃。驚。者。其。齷。齷。襤。襤。之。狀。殆。非。筆。墨。所。能。形。容。或。吳。道。子。畫。地。獄。中。餓。鬼。能。肖。其。一。二。耳。此。種。人。思。想。之。奇。妙。在。中。國。人。中。亦。可。稱。巨。擘。予。嘗。乘。車。給。以。小。銀。幣。其。幣。爲。日。本。所。有。之。五。十。錢。伊。應。找。還。若。干。乃。語。予。曰。只。有。清。國。錢。而。無。日。本。錢。予。問。清。國。錢。何。狀。伊。探。囊。出。視。固。東。三。省。銀。幣。也。

予乃告以現在無清國伊堅不信語以中華民國伊又堅不承認問其爲何許人則應聲曰清國人此真奇之又奇者也

大連苦力之生活最爲單簡食最粗之麵粉日三四十文便足香港苦力每飯不忘燒豬燒鴨而衣服清潔過人此又香港現象可觀之一種也

大連賣零碎菜品之人其叫街之口號多用半通之日本語煞是難聽嗟夫此亡國奴之聲也胡爲乎來哉

大連以日本錢爲最高所謂中國之清國錢者乃至低每日本一元可易清國錢十五六角之東三省小銀幣然一比較其銀幣之大小日本之五十錢其重量乃等諸中國小洋三角相差無幾然其五十錢乃兌中國銀角七八角同是貨幣同是銀質而貴賤若此此無他國家信用不如人耳一嘆

大連者俄人所經營者也青島者德人所經營者也予游其地有一種特別之感喟蓋爲西式洋房叫屈也日人喜席地而居每每改洋房爲日式墊高一層上鋪一蓆敲去其玻窗而易以紙糊白木之推窗是可謂爲暴殄天物豈不可喟

香港。住。客。予。頗。佩。其。善。扒。蓋。香。港。屋。多。四。層。且。又。常。在。半。山。出。入。上。下。大。是。不。易。然。港。人。習。之。頗。慣。也。其。次。則。房。屋。狹。小。器。具。甚。多。卒。能。佈。置。清。楚。且。時。時。於。桌。下。供。土。地。燃。鞭。炮。而。不。畏。火。災。此。亦。一。種。長。處。也。

香。港。有。一。種。怪。事。廁。所。設。在。屋。頂。且。每。家。均。有。屋。頂。而。四。通。八。達。直。可。跑。馬。木。樨。香。隨。風。飄。蕩。上。達。於。天。亦。奇。觀。也。

上。海。租。界。凡。全。中。國。文。明。之。種。子。均。自。上。海。傳。播。而。來。然。種。種。罪。惡。亦。多。由。是。發。源。總。之。上。海。者。其。種。種。感。化。力。傳。染。力。之。在。中。國。實。爲。一。種。不。可。思。議。者。故。上。海。者。與。中。國。有。切。要。之。關。係。者。也。香。港。大。連。威。海。各。租。界。幾。已。與。中。國。不。相。連。屬。實。無。足。研。究。此。可。長。嘆。者。也。

夫。以。中。國。二。十。二。行。省。之。大。除。各。租。界。外。幾。無。大。埠。足。云。此。真。中。國。之。奇。恥。也。人。嘗。謂。中。國。苟。無。租。界。將。永。遠。不。文。明。然。有。租。界。而。僅。見。租。界。之。文。明。之。繁。盛。是。直。須。將。中。國。完。全。送。與。外。人。而。後。文。明。始。能。普。及。是。不。可。哭。孰。可。哭。者。

予。偶。談。各。租。界。現。象。忽。念。及。日。本。日。本。者。我。鄰。邦。也。近。年。留。學。生。亡。命。客。游。是。邦。者。

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故關於紀載日本風俗之筆記亦甚多。予姑以予所見所聞者稍述一二。

聞孫中山言日本風俗均脫胎自中國。此人所共知者。然究竟脫胎於中國何種部分。此可以供研究者也。苟細思之。當是做諸中國之船戶。故日本房屋類皆矮小。如舟子風。應是中國有海船。飄行。亦似船窗。而其人則挽髻短袖。類皆有舟子風。應是中國有海船。飄

中國有俗諺云：『天不怕地不怕。祇怕廣東人講官話。』夫以廣東人講官話之可怕。取而與日本詩翁比較。則日本所謂漢詩大家其所作之詩。當更爲可怕。聞劉藝舟言。日本人初原通漢文。後因書坊每將漢文加以上下顛倒之記號。以利便讀者。於是漢文學家無通人矣。違言詩。

聞尹仲材言。日本與歐美之外交。有一最好之比。喻譬如鄉下人與城中人締姻。自慚鄙陋。乃極力飾其外表。使其門楣廳宇。足以招待城中人者。均有城中人家庭之風。使城中人來者不厭。始得漸通往來。以自儕於顯者之林。故日本全國均尙儉樸。

而火車站大旅館等均有極富之歐風較諸外交部尤甚卽此理也。

中國人在日本人家中應酬有一極苦之事卽長跪不起是也然習慣於長跪不起之日本人欲彼坐高椅數小時伊亦有不快之感聞人言日本之電車火車卽爲日本人練習坐椅之實驗場以予觀之日本人坐火車亦多盤膝椅上者是爲練習坐椅實驗場中不勤學之學生。

日本人雨天必着高屐屐底爲二木板馬路受其影響乃泥濘不堪予嘗見馬關商埠之修馬路載碎石數車傾諸路上任人踐踏不加工作不數日而平矣其路政之不良如此。

有一笑話一日本人於一美國人之前賣弄其本國之文明自詡爲進步最速者英國人譽之曰誠然誠然日本人遇雨天必陡漲三寸豈非善於進步者哉。

世界各國浮浪子弟其衣飾上必有一種特別之標識獨日本無之其所着之印花布羽綢等幾全國一律欲求一最艷麗之品爲大嫖客章身之具不可多見此亦一種美德也。

初

集

中國近有提倡郵便貯金者。予以旅日所觀。覺此法實美善。無倫日本軍人婦人幼童工人無一人無郵便貯金簿者。自十文起至千元止。隨時可存。隨時可給。而郵票亦可代錢。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存儲及提取者甚爲擁擠。此足以見其節儉之風。日本人好游。提倡游者鐵路局也。全國鐵路所至其間。各地有特別之風景者。如某處之櫻某處之海浴某處之梅某處之祭祀。一屆其時。鐵路局則爲大刊廣告。並減少車資。招人往觀。而其有特別風景之地。內務部又妥爲照料保護。一舉數得。莫善夫此。中國亦有好風景。任其荒廢。又無鐵路可通。縱有鐵路亦不善爲提倡。引誘。遂使全國之人以游租界爲樂。可歎可歎。

中國人在日本者。其一種爲厭視日本者。每言必加以譏訕。每事皆不加以贊。可卒之不能見人長處。無益於旅游也。其一種則爲醉心日本者。衣必和服。言必和語。甚至一舉足一搖頭。均有日本風。苟有人於街頭與之講中國話。必視爲奇恥。則誠哉其爲一種有奴性之人也。予不才亦有前者一種人。傲大之病。書之以識。予過。予有最不能忘之死友二人。一浙江汪日菴。一陝西凌大同。同年長於予。而癡情。

稚氣。乃較予爲甚。遂視予爲畏友。民國二年夏。予與大同同辦大江報於漢口。大同助予作文。巨數十篇。大同死後。予擬錄其『國家社會主義與世界社會主義』一篇。付梓。名曰『大同集』。以傳我至愛之大同。汪日菴亦允助。予未幾贛甯事起。日菴橫死。予又奔走海外。此書遂不能付刊矣。

日菴爲人。天真爛漫。胸無城府。與予交。既深。幾無事不就。予商無言不從。予說予嘗慨然語人曰。世人真愛我者。惟吾日菴耳。日菴非文人。故死後無可傳。予他日將爲立傳傳之。

大同之書。予未能付刊。而予今日乃自刊其諛辭浪語。無補世道之作。予心實愧。作不堪偶翻。故篋出大同原稿。摘其數則。以告閱吾書者。使知大同之文。真有關世道。非我之諛辭浪語比也。

大同之論社會主義也。謂之曰漸進者。自然進步者。一洗他人咬牙切齒之習。誠灌輸社會主義之良教師也。其書中主要略分社會主義發生及漸進之時期爲四大時期。(一)人羣自利時期。(二)人羣自衛時期。(三)人羣自治時期。(四)人羣自化

時期而現。今中國僅尙在自衛時期中也。

大同之言曰：『社會主義者最慈善之事也。慈善者人羣最易吸飲之甘醴。其入於人羣也始終無厭棄之一日。而政府法律國界種族者極罪惡之事也。罪惡者亦人羣最易吸引之酖酒。其入於人羣也始則不解其爲毒而喜之。繼則知其毒而盡力拒絕之矣。』故其言又曰：『世界經人羣自治期之過渡。遂成一完全之統一態度。語言無以辨習俗。無以分種族。漸次而融洽。國界將至於自消。其爲完全之社會主義已於此時而無少許之缺陷。無少許之殘壞矣。然而融之之法。易化之之法。難也。所謂融者。甲種與乙種同居。彼族與此族共處。同居共處而無紛爭衝突之發生。融之之意盡矣。化也者。必不僅使之同居共處。且必使同居共處者若家人。若父子。竟忘其非一家之人。而後可也。然而統之之道。易一之之道。又難也。統者合數分子而成一大團體。而所謂分子之名義。無消滅。各分子之實質。仍存在也。一者並其分子名義。實質一併而歸於消滅。無少許之判別。無少許之芥蒂。而後可也。』

觀乎大同之言。乃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非漸進而使其自化。不爲功。故大同又言曰：

「社會主義固爲天然之進化而其爲始以造成此天然進化者提倡社會主義者之責任也社會主義固爲人羣所趨向而爲之首倡以致人羣之趨向者提倡社會主義者之天職也」

由此以觀大同誠有心人也其作此書殆盡其天職以救世也原書甚長予又荒於學僅能摘此少許告人不能多註釋之予仍負大同也嗚呼

大同又有短篇小說一篇名曰雁兒劫係贈我者補錄之

雲滿天空霧籠江滸長夜將半萬籟俱寂潮水沸沸作響大江兩岸人迹殆斷絕突有嗷嗷聲時斷時續發現於黑夜之大江沙洲者爲南來失羣之雁兒

哀鳴長嘶旅客聞者血淚俱下小月破雲若隱若現江邊羣鳥聞鳴聲而感集焉愈助之鳴其聲愈哀其節愈慘達大江之三萬里無地不知有此孤雁作長夜鳴者

叢林老梟奪小鳥之巢而居巨睛突頂凶惡甲於羽類聽雁鳴而愕然率其族以跡此雁欲得雁而食以果臬腹雁以善鳴不解藏跡卽爲所獲老鴉覩雁瘠不劇食意羅致其羣以供大嚼於是折雁羽拔雁毛杜雁喙縛雁足朦雁睛羈此雁於巢畔其

族類小鴉或啄雁或抓雁雁於此時欲鳴而不得垂首斂翼靜以待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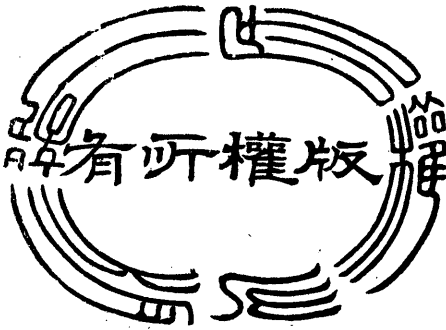
少焉月墮天意欲明江干小鳥素苦梟凌復以雁被擒其勢不敵脚之聯厥族類共
懷同仇磨喙抹羽以圖一報趁此天荒初破清風不來水波不興振翼急飛直攻鴉
巢老鴉自豪其喙爪小鴉復日肆侈佚略不以小鳥爲意小鳥迫其巢老鴉猶高臥
未醒迨驚覺卽倉皇遁去莫知所終小梟盡死於小鳥小鳥釋雁兒刮鴉皮衣雁兒
宰鴉肉飲雁兒喋鴉血飲雁兒雁兒以喜鳴作融融聲復鳴於大江之岸羣鳥和之
其樂何如

此小說係指予初次大江報被封予下獄事而言然第二次大江報未幾亦亡予幾
仍膏臬吻也

予初名衡陽孤雁後改曰一雁又曰雁兒昨年又改曰秋雁無復鳴矣今且作此詖
辭浪語以媚人得毋負良友當日推許之盛意休矣休矣求幸福齋隨筆初集止於
此矣

F 17326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一日再版



著 者 衡 陽 何 海 鳴

總 發 行 所 民 權 出 版 部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東口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代 印 者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印 刷 所

上海四馬路東首廿一號

求幸福齋隨筆初集

定價大洋七角



A541 212 0016 8384B

奇情 小說 雨濯蓮花出版

一小說家苦於小說材料之枯窘不惜降志辱身備於一守財虜虜
涎念秧者流之多金迫其艷女爲餌女勿善所爲乃挾小說家宵遁
經無數之波折卒成伉儷事實之複雜情節之離奇可謂得未曾有
尤奇者其佈局則山窮水盡其造意則柳暗花明其行文則絕幽涉
險撼山倒海令讀者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結構至此歎觀止矣
民權素中曾窺一斑茲以讀者多數要求全豹故重違其請發刊行
世每册五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部

114